

洪武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十八集



崇 有

正 血

黜 社

邪 會

寶

熙

題



康德八年十月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武俠
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十八集)

每冊定價一元

外埠加掛寄費八分

新京新市場新春客棧

編輯人

張清山

發行人

董德馨

印刷人

邵璽廷

印刷所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北門外東電車道路南

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洪武劍俠圖第十八集

第十八回

王師勇躍燕王大戰九門口
賊黨連橫匪賊群集五斗山

上集書正寫到燕王與教匪在列陣對峙的夾當。見賊人把陶隱雲與雷春聲二人，推出陣外揮刀欲一。急的燕王與尚老俠等，手足無措叫若不迭。究竟陶隱雲等，怎麼被賊人綁上了呢原來顧青白蓮月敗回之後便令欒尙夜探燕營，在欒尙探營時，正赶上尚老俠與燕王論戰車的事哪，他聽了個明白，暗自吃驚，心說呀，原來陶隱雲與雷春聲是燕軍的好細呀，多虧我有此一探，不然，豈不被這兩個東西，把我們都賣了，想罷忙離燕營，回歸本寨至後帳來見顧青蓮，把所探的事，秘密的報告了一番，顧青蓮聞聽，勃然大怒，站起身來，就要去殺雷春聲等，欒尙攔阻道，請教祖少安勿燥。兩個小輩，皆非等閑不可力擒，須以計取顧青蓮怒氣沖沖的問道，麼以什麼計取之呢，欒尙悄聲說道，須如此這般豈不省事，顧青蓮聞聽點了點頭，遂令人去雷春聲等，不大的工夫雷春聲與陶隱雲等一齊來到，問道，不知教祖喚我等有何事故，顧青蓮把氣忍住，換出笑容說道，我要與二位密議軍情，且共飲幾杯，以消永夜說着，一面讓坐，共一面吩咐擺酒不一時酒筵齊

，坐飲酒樂尙說道二位對於監造戰車諸多偏勞，待我與二位，各敬一杯，說着執壺斟酒，捧杯相勸陶隱雲等不知是計，都是雙手接杯一飲而盡，不想這杯酒一入腹中，頓覺麻木不仁動轉不得，齊向樂尙問道：教主給我們飲的是什麼酒，樂尙笑道我這酒是活祭二位呀。顧青蓮說道不用跟他等費話推出去斫了，就完啦。樂尙說道：兩個小輩已然被擒，逞能跑的，了麼？眼看天色將曉，少時列開陣勢，把他等推出陣前，當着敵人的面一殺，使敵人再不敢用臥底的陰謀了。顧青蓮說道：你這個辦法也對，可把他們用鹿筋網上，用解藥解了過來，不用押至別處，就在這裡看他等一宵吧。樂尙當時命人取過塵筋，把二人綑好，灌了解藥，二人麻木雖愈，身體已不能自由，雷春聲閉口無語，陶隱雲大罵不休，顧青蓮向陶隱雲厲聲喝問道：老匹夫你不用罵，少時我就要你狗命，陶隱雲張目說道：老太爺子的命屬於天，你未必要的了哇。顧青蓮冷笑道：你命今已在我掌握之中，你還能逃了出去嗎？樂尙說道：教祖何必跟他鬥口，少時把他置諸死地就是了。顧青蓮點了點頭，與樂尙飲起酒來，直飲到東方發曉，方才罷飲，又待了一會兒，旭日東升，顧青蓮傳令列陣，及至陣式列開，燕軍也排開陣勢，遂命刀斧手把陶隱雲等推出陣前開刀，刀斧手遵命把陶隱雲推出陣前，拿起斬馬刀，將要斫下，忽由陣後跑出四個人，乃是雷春聲手下四刺客，王登瀛，林登雲，周興，崔煜，各持軍刀，向刀斧手亂斫一陣，斫的刀斧手，

東倒西歪，四個人過去把雷春聲等捆繩挑開，一同。燕軍逃去。顧青蓮見不由大怒，忙由囊中，取出飛劍，連貫打出，周興與崔煜，應劍而倒，死於非命。雷春聲肩頭上，也中了一隻。尚老俠與飛龍道，忙上前去接應，一同回入營中，收兵。見樂尚杖劍來至，當場對戰，燕王命蓋元傑前去迎敵。蓋元傑遵命，由腰中抖出盤蛇棍來，至當場，撲嚙々把棍一抖，喝道：「惡道哇，你由海外逃脫性命，就該找一處深山老峪之中，退隱自修，以終天年。今你還敢到當場逞兇，你真是怙惡不悛，待小太爺捉拿於你，以正國法。」樂尚見陶隱雲等逃脫了性命，就氣的了不得啦。又見倒反龍虎島的蓋元傑來到，更是氣上加氣，幾乎氣昏，一句話也說不上來。正在這夾當，蓋元傑的盤蛇棍已然向脖項纏到，忙着縮頸藏頭，畧慢一些，九梁道冠，被棍抽掉，忙着捧劍進招，蓋元傑掄棍相迎，當時二人戰爭起來，兩陣上的人，見蓋元傑的棍，運用的腕蜒屈伸，如同一條怪蟒，裹住樂尚，又見樂尚的身法，走動如飛，在盤蛇棍的圍裏，應付，裕如用劍及把蓋元傑裹住，兩個人攪作一團廝殺，鬪了百餘回合，蓋元傑漸漸有些支持不住，尚老俠客忙上前接應，把蓋元傑替換下來，與惡道戰在一起。這一場苦鬥，非同等閑，只見一團白光，滾來滾去，兩道厲閃，忽高忽低，使人不敢逼視，鬥了多時，老俠客劍刺樂尚肩窩，樂尚的劍挑破尚老俠的脊背，兩個人均帶了傷，仍然鬥個不住，直鬥的一天黑幕罩下，方才罷

戰 各自收兵。尚老俠的傷勢不重，敷了些葯，止住疼痛，退歸自己帳中歇息。燕王發放軍情，料理軍務，至中夜方才安歇，旬顯旬耀保護中營，黃培基，賈世成把守前寨，蓋元傑往來梭巡，在梭巡之際，忽見一條黑影，急如飛鳥一般，由寨躍入，忙上前截住，喝問道，什麼人敢夜入營。聽那人站住說道，是我，蓋元傑走近一看，見是陶隱雲老俠客，遂問道，你老這般時候到那裏去了。陶隱雲說道，我去辦一件要緊事，現在不便說明，少時便知。蓋元傑不便再往下問，讓陶老俠入營去了，次日天明，燕王請雷春燕等至大帳，商議破賊之計，雷春聲說道，我與陶兄計劃失敗，那戰車反爲賊用了哇，燕王言聞言轉向陶隱雲問道老俠知造戰車之法，亦必知破法吧，陶隱雲笑道，我昨夜入賊營，已把戰車之圖盜來，雖造成沒有圖，他等不知使用之法，等於廢物一樣啊，燕王大喜，復問道，與賊相持日久，空耗廢許多錢糧，並未進取一步，孤甚憂之，但不知老俠客有何妙策教我，陶隱雲說道，賊人並不是據險以守，已破多時了哇，現在若攻之甚急，賊人退入套中，那時更不易破了，不如且退三舍，誘賊進迫，然後我軍分兵一枝，繞至後面，截其歸路，賊軍可破，賊巢可奪矣，飛龍道插言說道，無故退兵，顯然有詐，賊豈肯進追，此計怕瞞不住賊人吧，陶隱雲向飛龍道問道，依道兄應以何策破賊呢，飛龍道說道，在綏中縣有一山村，名叫許家屯，該屯有火鎗手百餘名，用以自衛，

遠近盜匪，皆不敢前去滋擾。該屯團頭，名叫神槍許仲衡，他自製了一把小火槍，長約尺許，靈便已極，且不用火繩戳火。只一搬機子，槍砂便能打出，他練的百發百中，指那裡就打那裡，異常準確。一百火槍手，都歸他統率教練，那火槍手用的火槍，就是他自製的那種短槍，每名各有一柄。還有一把斫刀，凡與賊戰，遠者槍擊，近者刀斫，賊人無不披靡。若把此人請來，作爲前鋒，破賊無異摧枯拉朽了哇。燕王問道，道長可認識此人麼？飛龍道說道：貧道與他並不認識，與他一個朋友名叫飛將軍孫鈺的，是道義之交。燕王問道，人現在那裏？飛龍道說道：他現居紅羅峴千戶屯。在那裡充當團練長。燕王說道，道長何不把他也請來呢？飛龍道說道：我也這個打算，把他們都請來，共破賊兵。燕王問道，道長何時起身前去呢？飛龍道說道：現正用人之際，我即刻前去走一遭。燕王說道：待孤與道長錢行，遂命人擺上酒筵，一同入坐飲酒。少時酒飯用罷，飛龍道起身告辭，離大營，直奔紅羅峴而來。這日來到，入屯至團練所，向團兵說明來歷，團兵報入裏面。孫鈺聞報，倒履相迎，互叙寒溫，携手入內。至客室，分賓主落坐，從人獻茶，茶罷。孫鈺問道：道兄怎麼這麼閑暇枉駕來顧呢？飛龍道說道：我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呀。孫鈺問道：道兄有什麼事呢？飛龍道說道：現在燕王兵紮九門口，道勳白蓮教的事，賢弟可曾有耳聞否？孫鈺說道：小弟早就聽說了哇。飛龍道說道：

愚兄現助燕軍，以滅教匪。無奈教匪勢力甚大，一時難以撲滅。爲兄特意前來，請賢弟援刀相助，並請賢弟同兄前往綏中，去請許中衡，一共前往燕軍，共破教匪。望弟慨允，勿却爲荷。孫鈺說道：國家安危，匹夫有責。弟本應隨兄前往，以盡人天職。奈弟有纏身之事，一時擺脫不開，實難惟命是從。弟可與許兄修書一封，請兄持書前去邀他相助就是了。飛龍道驚問道：賢弟有何事纏身，何妨對愚兄說知。孫鈺嘆了口氣，說道：唉，與兄說也無益，請兄趕快辦理要緊的事去吧。飛龍道說道：你我乃是道義之交，向無不說之話。怎麼現在不肯對我說明呢。孫鈺說道：小弟並不是不肯對兄長說知，實因此事不堪告人哪。飛龍道說道：他人不可告，難到說愚兄也不可告嗎。孫鈺說道：此事若對兄說知，兄必要出頭干涉。豈不有悞軍料大事麼。飛龍道說道：賢弟若對兄說明，兄先把賢弟之事解決完了，再與弟會同許仲衡，一同赴軍前，也悞不了什麼軍務。孫鈺說道：既然兄長如此說法，我也不便再爲隱瞞了，遂細說了一遍。飛龍道聞聽，甚是訝異。究竟是什麼事呢。原來孫鈺在紅縲幌開設一坐客寓，字號是孫家老店，前幾天去了一個道姑。在店裏住了一宵，第二天到了午後的時候，尙未起床，店夥知是有異，遂由窗隙，往裡窺視，不看則已，一看哪，連個人影也沒有了，忙去報知掌櫃的，掌櫃的門撬開，裡面查看，什麼遺物也沒有，只是後窗戶支着，材着是由後窗戶走的，看罷，回歸。

櫃房，命夥計去千戶屯與孫鈺送信，孫鈺聞信，忙趕至店中，到道姑住的那間屋子查看，查看了一番，斷定不是邪匪，就是下五門的夜行人，遂退歸櫃房，令夥計去問各住客，有無失盜的情事，店夥去了半天，回來報稱，各住客查點東西都缺少，並沒失盜的事，情孫鈺聞聽，心中畧安，正要回屯，忽有本屯的團兵跑來說道，請團練趕緊回村，咱們本屯的鄉長，請你老有緊急的事面商。孫鈺聞報，遂乘馬回屯，展眼來到，翻身下馬，把馬交與團兵，邁步走入鄉長的家中，好長出來迎接，一同進入客廳落坐。孫鈺見鄉長面現愁容，料必有煩惱的事，遂問道：鄉長找我有什麼事呀。鄉長嘆道：唉，我有一個侄媳婦，在上月往娘家去，因為他娘家的孀子病重，致未回歸。今天他娘家父親前來，說他女兒在今天早晨起來的時候，踪跡不見了，特意到我侄兒家中，打回來沒有，我侄兒一聽，認為他岳父何洛玉把女兒隱藏起來，詐稱失踪，遂扭着他岳到我這裡，叫我送他們到縣裏去打官司，我素知他岳父是個忠厚長者，決不能有隱匿女兒的行爲，遂給從中排解，令雙方極力尋找，我把他們的交涉了結完了，方派人去請你老來，商議的相當的辦法，孫鈺聞聽，沉吟了沉吟，抬頭問道，令侄婦的娘家，住在什麼地方啊。鄉長說道，紅繹屯東，一里許，地名叫何家屯，他們就住那裏。孫鈺說道，咱們先到那裏查看一番，有什麼話再說罷，鄉長說道，也也，咱們就去一趟吧，說罷，命八備上兩

匹馬二人乘馬直向何家屯而來，馬走如飛，不大的工夫，就來到了，至何洛玉門首下馬，鄉長上前叫門，打頭的把門開開，忙往裏相讓，鄉長問道，你們當家的在家哪嗎，打頭的說道，才回來不大的工夫，說着，走至院中，打頭的喊道，鄉長來啦，何洛玉忙出來迎接，苦笑着說道，爲我們的事，入勞動鄉長一趟，說着，往裡相讓，一同來到屋中落坐，聽裏間屋中隱々有哭之聽，又聽有人勸道，媽呀，你不要哭了，慢慢的就把我姐姐找着啦，他怎麼大人，還丟的了嗎，孫銓聽着，心裡甚是離過，遂向何洛玉問道，你老沒找一找今愛去嗎，何洛玉皺眉說道，我是親戚朋友都找到了，也沒找着，我剛回來不大會兒呀，孫銓點了點頭復問道，令愛在那間屋子住，請你老同我們驗看驗看去，可以不可以呢，何洛玉說道，那怎麼不可以，小女就在東廂房跟他，妹妹一塊兒住，請你們二位隨我來，說着，站起身來，頭前引路，孫銓與鄉長在後跟隨，來至東廂房中，孫銓在屋中週視了一遍，向何洛玉說道，你老把二令愛請來，我有話問他，何洛玉連聲應，退了出去，不大工夫，把次女帶來，孫銓向何洛玉的次女問道，你與你姐姐在這屋裏麼，何洛玉的次女答道，是的，我與我姐姐在這屋裏住，孫銓問道，你幾時才發覺不見你姐姐的踪跡呢，何洛玉的次女答道，在月亮時候才發覺的呀，孫銓問道，在你醒來的時候，你感覺着你身上爽適不爽適呢，何洛玉的次女答道，我醒來時，覺着頭暈眼

迷心裡還要作嘔，吐許多酸水子，孫鈺聽罷，神色頓變，搖頭不已，鄉長見孫鈺那神氣，料着必有意外之變，尙着何洛玉，又不便明問，兩隻眼睛只注視着孫鈺，聽孫鈺又問何洛玉的次女問道，你們每夜，臨睡覺時，把屋門不呢，何洛玉的次女答道，每晚響臨睡的時候，把門都闔的很結實呀，孫鈺問道，那麼你姐姐失踪的那天早晨，屋門開了沒有呢，何洛玉的次女說道，門不但沒開，門也仍然上着呢，孫鈺聽罷，點了點頭，又响屋中仔細查着，見前槽下層窗戶有一小孔，小孔週圍，被烟薰的黑了一塊，又見上槽窗戶，又啓閉的痕跡，看罷，當何鄉長說道，咱們與何親家送上房去談話吧，鄉長料何鈺必查出什麼頭緒，遂一同來至上房落坐，何洛玉將要去命人預備酒飲，孫鈺忙攔道，不要客氣，老兄家中遇上這逆事，我們幫忙尙恐幫不了，豈能再打攪，請先聽我判斷這件事情吧，何洛玉只得又坐在不旁，孫鈺向鄉長說道，我有一句話要問，請勿以搪突見責，鄉長說道，團練何出此言，你我乃共辦一村之事，何事不可以問呢，孫鈺說道，我問的活，於此案大有關係，也是研究此案的要點，鄉長說道，可是什麼事呢，孫鈺問道，請問令侄媳有無身孕，鄉長未及答言，何洛玉的老伴，掀起布簾，探着身子，說道，我的女兒，已有五個來月的身孕了，哇，孫鈺聞言，皺了眉皺，搖頭不語，鄉長見孫鈺的神氣現出一種憂色，忙問道，孫兄莫非料着我那侄婦，遭了什麼不幸麼，孫鈺點頭

怔了一怔，說道：「這個麼，也未必盡然，最好請何親翁，入城據實報官去吧，我們一面私行訪查，此事不難真像大白，鄉長點頭稱是，遂向何洛玉說道：『親翁可速去報官，不必私自尋找了哇，何洛玉本是個莊農人，向來很是怯官當央求道：』請親翁分神，替我報去也。鄉長說道：『這樣事豈是以替的呢？望親翁勿懼，據實呈報，決受不了什麼刁難。』即便要是刁難你的，我必能替你通融，何洛玉聞聽，苦笑了笑，說道：『親翁若肯與我通融，何洛玉聞聽，苦笑了笑，說道：』親翁若肯與我通融，一會兒我入城報官去就是了。孫銓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且回村去，想法給你們務必偵查明白。』說着，與鄉長起身告辭，至門外上馬，離了何家屯，回至團練所，一齊下馬，進至裡面，入客寶落座，稍事休息。孫銓命人到紅螺峴，去找店中掌櫃的，從人去後，不一時，把店中掌櫃的找到，孫銓向掌櫃的說道：『咱們店中昨夜失蹤道姑的事，你趕快去縣中報告，切勿遲延。』快去，快去，掌櫃的忙着去縣中報告去了，鄉長向孫銓說道：『怎麼，你們店中也丟了人嗎？』孫銓說道：『我的店中，伴有一個道姑，在今天失蹤，計夥把我找去，我正在查看間，不想兄長又把我找回，令侄婦又查無踪跡，我料令侄婦失蹤之事，與那道姑很有關係。適才我在令侄婦家中查問，更斷定爲不出我所料，鄉長問道：』何以見得呢？孫銓說道：『我見令侄婦所住的屋子，前槽窗戶，有用薰香的痕跡，且令侄婦之妹，醒來覺着，顯

暈足兒同時也被薰香所迷，不然醒來那能有那種作嘔的現像。令侄婦必是被薰過去之後，由前槽上層窗戶搯出，這是無鞋的，不過，斷不定。背到那裏去了。鄉長問道，賢弟怎見得此事與那道姑有關係呢，孫鈺說道，現在白蓮教到處皆是，漫散各地，扮有道姑或道士模樣，盜取嬰胎，以配迷魂藥，所以，適才我冒問一聲，令侄婦有無身孕，既然懷有五個月了，更斷定是被那道姑盜走了哇。鄉長驚問道，聽團練如此說來，我那侄媳，性命不保了吧。孫鈺說道，多一半，怕有性命之虞夫呀，要怎麼我叫你們親翁，與我們掌櫃的速去報官呢，報官是首先的手續，對於查仿此事，小弟願負完全責任，無論如何，我必辦個水落石出，不但為令侄婦報仇，且為一方除害，鄉長囑然說道，團練所料必不能差，親請多多分神吧。孫鈺說道，鄉長且請回料理鄉隊，此事我有辦法。鄉長稱謝，告辭去了，孫鈺用了些酒飲，天已昏黑，回家安歇。次日天明，起床漱洗，將要到團練所去。店中夥計，氣急敗壞的跑來，說道，愛呀，了不得，請團練趕快到店裏看一看去，咱們店裏出了人命了哇。孫鈺說道，你先用慌，詳細說給我聽。一聽，店夥詳說一遍。孫鈺聞聽，也是暗吃一驚，原來昨晚有三個由幽州去錦州，採辦凌川石器的老客，住在店裏，就是那道姑住的那間房子，一路蒙乏，用了些酒飯，就都放下行李，上炕睡覺，其中有一個老客，胆子最小，他一到這間屋裏的時候，就覺着有

些發毛，及至倒在炕上，夥伴都沉睡去，他更害怕了不得，抬頭看了看掉上的殘燈，半明不暗，且灯苗兒變爲綠色，灯花兒爆炸，灯苗的綠光，突起多高，又漸漸縮的幾乎欲滅，他此時心裏吓的生了種種可怕的幻想，猛孤丁又聞見一股血腥及腐臭的氣味，那裏還睡的着覺，身上時起暴粟，時出虛汗，實在耐不住了，把兩個夥伴喚醒，兩個夥伴齊說道，我們才睡着，你叫我們作甚，害怕的那人說道，我總着覺這屋裡不乾淨，有些毛骨悚然，你們看看那灯花兒，顏色怎麼發綠呢，那兩人齊說道，燭已將盡，灯苗不旺，馬能不綠呢，你真是疑心生暗鬼呀，得啦，別大驚小怪的了，睡覺吧，說着，倒頭又入了睡鄉，這胆小的人，仍然是睡不着，且被腥臭氣薰的直欲作嘔，好容易忍到東方發曉，那兩個睡醒，心裏纔張鬆寬了一些，那兩個人問道，你睡着了麼，胆小的人說道了我一夜不曾合眼，一張也沒睡呀，連怕帶薰，直够我受，那兩個人笑道，大概我們兩個人說睡語，吓的你，放屁薰的吧，胆小的人說道，那股臭味，比屁難聽哪，你們聽聽，這會兒更臭的厲害了，那兩個人用鼻子聽了一聽，一齊驚動說道，怪呀，果然，這屋裏怎麼有一股死人臭的味呢，說着，又用鼻子一吸，內中有一個人說道，這臭味是由炕箱裡發生出來的，我們打開炕箱看一看，大概不是有死貓爛狗，就有死耗子，說着，挪下行李，揭開炕席擎灯一照，炕面子的磚，都浮擺着呢，掀開一塊方磚一看，露出一隻人

手來，兩個三個老客，擲了釘，跑出房外，大駭道：「不好了哇，這裏是黑店哪，都出來看看囉，店夥鬧聲趕了來，向三個客人問道：三位客官，大清早晨的，別吵嚷了，店客還有沒起來的呢？」三個老客氣喘吁吁的說道：「你們這店裡害了人啦，還不叫我們吵嚷嗎？」我們非去報官不可，好哇，在這大鎮店的地方，你們敢開黑店，胆子也太大了，夥計說道：三位不要胡說，我們這店，在這裏開設多年了，那個不知，誰人不曉，是個善良的賣買，你們三位怎誣我們是黑店呢，正說着，掌櫃的也起了來，向夥計問道：什麼事，這樣向客人急眉瞪眼的，夥計轉臉答道：他們三位客官，顧說咱們這裡是黑店，還說咱們害了人啦，我不得不跟他們分辯，掌櫃的走至三個老客的切近，笑着問道：三位怎麼說我們這裡害了人了呢？三個老客說道：你不用問，你且到屋中看一看去，就明白了，掌櫃的說道：好吧，咱們一同進去看看，三個老客搖頭說道：我們不敢去，你自己看去吧，掌櫃的只得向屋中走來，一進門，就聞着一股腥臭氣撲鼻，情知有異，忙用手堵上鼻子，走至炕前，見炕席與毡子，掀在一邊，揭着一塊坑面子，探身往裏一看，果然露着一個女人的手，此時天已大明，仔細辯認，那手指上帶着戒指，這一驚非同小可，忙退出屋來，向夥計說道：別叫這三個人走了，屋裡盜死屍，一定是他們害的，他們反悔哩，等我找東家去，跟他打官司就是了，說着，一逕去了，不大的工夫，把孫鈺找

來，孫鈺向三個老客，細問情由，老客把經過說了一遍。孫鈺聽罷，沉吟了沉吟，緩緩的說道，此事也不是你們三位做的，也不是我們店裡做的，咱們一同去報官，一俟檢驗完了，真像自然大白，你們三位先請櫃房去坐，我到屋中看一看去，回頭好去報官。說着，來至屋中，縱上坑去，查看了一番，心中已料看八九，遂走出屋來，同三個老客去到有司衙門投案，有司衙門，一聽是休無頭案，忙到店中檢驗，命人在院中鋪上蘆蓆，把屍首扒出來，抬至院中，放在蓆上，此時看熱鬧的已成人山人海。檢驗官用水把死屍滌說了一遍，用筷子戳着，仔細驗看，由頭至足驗了手天，方才驗罷，向孫鈺說道，此女屍乃是被人剝腹取胎而死，餘無別故，我們且到屋中查看查看去，說罷，同孫鈺向坑上查看了一回，向孫鈺說道，查此情形，兇手是把坑面子揭開，把人仰放在坑箱裏，剝腹取的胎，然後把磚磚鋪上，坑蓆坑毡放好，所以，一屋中一些血清沒有，兇手把人害了，棄兇而逃，我料此人必是你昨日報逃的那個道姑，孫鈺點頭稱是，檢驗官注續說道，這個女屍，多一半是何洛玉的女兒，你去派人把何洛玉與鄉長及鄉長的姪子找來，認一認屍心，孫鈺說道，我也是這樣料想，我這就派人前去先請到櫃房坐吧，說着，把檢驗官讓到櫃房之中待茶，一面派人去請何洛玉等，不一時，何洛玉與鄉長等，先後來到，檢驗官會他們去屍場認屍，何洛玉來至屍場，見屍身雖然模糊，看那戴的戒指，與監

上的首飾，早看出是自己的女兒來，跑過去不顧乾淨與，不乾淨撫死大慟，鄉長的姪子，見死屍至是髮妻，也是放聲大哭，孫銓忙出來勸解，好半向才止住哭聲，同孫銓來至櫃房，見檢驗官，詳問了一番，取了供結，填了屍格，發給抬埋執照，釋放了三個老客，回衙上詳，下簽票，捕拏兇手不提，何浴玉無鄉長的姪子，把屍身領回，備棺盛斂，抬回家中，發喪去了，孫銓向鄉長說道，此案衙役怕破不了，必後我出外去查訪纔行，鄉長說道，圍練要出去訪查兇犯，幾時起身呢，孫銓說道，我把一切的事，都安置安置，後天使起身外出，鄉長說道，那麼咱們先回屯吧，孫銓點了點頭，遂與鄉長回歸屯中，第二日，正料理團務呢，飛龍道長就來了，本不欲把此事，對飛龍道說明，怕是出頭協助，就悞軍務，被飛龍道逼問不過，始把始末說了一遍，飛龍道聽罷，說道，這個案我若幫助賢弟破了，不但就悞不了軍務，而且還能於軍務也有益呀，孫銓問說，怎麼會能有益軍務呢，飛龍道說道，我料那道姑必是白蓮教的黨羽，一定於顧春蓮有關係，拏住他，也可以能得着顧春蓮的底蘊，孫銓點頭說道，道兄說的也是，請歇一宵，我們明日就起身去訪賊踪吧，飛龍道說道，賢弟何必忙在一時，先研究研究往那裏去訪賊人去呀，孫銓說道，那怎麼研究，只得走一遭罷了，飛龍道說道，賊人往東，我們若是往西找去，豈不是越找越遠，所以，必須得先研究一下子，孫銓說道，並不知賊人去相，

「無非研究吧。」飛龍道笑道，「天下事都有個理，那有研究不出來的，我料那道姑是沒打算晝夜逃走哇。」孫鈺問道，「兄長何以見得。」飛龍道笑道，「他若是打算晝夜遠逃，他就不做的那麼嚴密了，他是仍然還要在店裏住着，再容個孕婦，剝腹取了胎再走，所以第一次辦的毫無痕跡。」孫鈺點頭說道，「道兄所料不差，可是怎麼又晝夜逃走了呢？」飛龍道說道，「他晝夜逃走，大概是有人把他趕走了，若是沒人趕他，他就是不再在店裡居住，也得第二天大模大樣的走，以後坑中屍發現了，不能專猜疑到他的身上，他這麼一走顯係是他做的勾當了。凡是這路賊匪，決不能這麼出，必是有高人發覺他的行藏，要捉拿於他，他是賊人胆虛，見機逃走，再說這個道姑，他是有意跟你開玩笑，打算叫咱打這場人命官司，這個賊必與你有仇，才要移禍於你。」孫玉問道，「山那裏見出他與我有仇呢？」飛龍道笑道，「此點更顯而易見，賢弟在紅繃峴一帶，可稱爲是個人傑，賊人聞風遠避，差不多都不敢在賢弟的勢力範圍以內作案，今這個道姑他不但在你界內作案，而且還在你的店居住，這非不是要移禍於你。不然的話，有的店，怎麼單住在你的店裏呢？你想想，我說的對不對，你再想一想你得罪過這路人沒有。」孫玉聞言，沈音了半天，猛然想起，台頭說道，「不錯，我得罪過這路人，這話有好幾年了，在我初到此當關練時，忽然來了一個道姑，年約六七十歲，帶着一個徒弟，他在這村西貓耳山結草廬爲

施捨符水，且說能畫畫捉符，並募化金錢，要在那山上蓋廟，一般村民無知，視如神明，每日求符水的連續不絕，沿途載道，我遂帶團兵，把他趕走出境，莫不成這個道娘，與當年那老道娘，有關係麼，飛龍道長點頭說道，這個道姑，當然與那個老道姑有關係，請問賢弟那老道姑長的什麼樣，臉上有無特徵，孫玉說道，那個老道姑，長的倒是鶴髮童顏，兩眉間有個黑痣，飛龍道說道，如此說來，那個老道姑，是顧青蓮了，現在逃走的道姑，一定就是當年他那徒弟，這麼看來那道姑是奉顧青蓮之命，出來盜取嬰胎，不定又要配什麼損德的藥，我想他必往回路逃去，沿途他還得尋找孕婦，決不能一直的就回九龍口，我們跟踪追去，必有所得，孫玉笑道，道兄料賊如指掌，真非小弟所及的，我們明天就向他的回路查訪，即便會合許仲恒，一同趕奔軍前，計議妥當，各自休息，第二日，孫玉把事務委託離鄉長理，自與飛龍道起身赶路，一路上，凡是菴觀寺院，無不查看，這日行至綏中界，小孤山子，天色已然昏晚，依着孫玉要趕到許家屯許仲恒那裏去住，飛龍道說道，這個地方甚是僻靜，我們且入山，看一看，有無廟宇，好訪查那道姑的下落，說着，直向山中走來，行出里許，忽見前面黑牙牙一片密林，緊行幾步，穿過林去，見是一個很大的村落，正觀看之間，聽村裡犬聲狂在，狂吠不止，孫玉說道，這犬聲吠的甚緊，村中必有事故，飛龍道說道，那犬聲在村東吠的緊，我們可由村

東頭進去，說着，向村東而來。將至村子的東角，忽見有雙條黑影，由村中躍出，仔細觀看，見頭裏跑的，是個道姑模樣，後面追的，是個捕快打扮，二人看明白了。隨後也追了下來，直追至叢山中，遙見那道姑立住身形，披劍以待，那個捕快，追上前去，在山坡上，與道姑鬥了起來，鬥了多時，那個捕快有些支持不住，那道姑是越逼越緊，飛龍道向孫玉悄聲說道，賢弟可如此這般，我去如此辦理，准把賊人捉住，說罷，把寶劍由背後抽出，搶至近前，向那捕快喝道，那裏來的狂徒，敢與我們道門中人動手，這還了得，遂又向道姑說道，請道兄閃開，待我捉拿於他，那道姑聞聽，只得縱出圍外，飛龍道連三並四，向捕快斫了數劍，那捕快那裏抵抗得住，縱身出圈，抹頭就跑，那道姑將要追趕，飛龍道攔道，道友莫追，我已安排下埋伏了，道姑止步步打了一個稽首，稱謝說道，多蒙道友相助，實深感荷，請問道友貴姓高名，飛龍道說道，貧道姓龍名玄真，乃是由九門口到此，那道姑訝問道，你老是由顧教祖那裏來麼，飛龍道點頭稱是，遂問道，請問道友道號怎麼稱呼，怎麼會與顧教祖相識，道姑笑道，小道名叫裴曉雲，那顧教祖，是我的師傅我怎麼會不相識，敝觀就在此山中，請到敝觀一叙吧，飛龍道說道，我正要過訪，請頭前引路吧，裴曉雲說道，請隨我來，遂一同向叢山中行來，行至一道山崖，到了山崖上，進入廟中，至鶴軒，分賓主落座，裴曉雲呼小道童倒茶，小道童

把茶倒上，茶罷，飛龍道長問道，貴廟是什麼名稱，道友在此住持多少年了，裴曉雲說道，敝廟名爲小軒轅觀，我在這裏已住持十數年了，請問道友來此何事，飛龍道說道，我是奉顧教祖之命，去錦州連路綠林的英雄，前去九門口助戰，裴曉雲說道，現在那裏的戰況怎麼樣啊，飛龍道說道，正在對峙之中，不分勝負，裴曉雲說道，我正要去呢，因爲尚有未完之事，致未起身，飛龍道問道，道友大概是對嬰胎的事還未辦完咧吧，裴曉雲訝問道，道友何以知之，飛龍道說道，我臨來的時候，曾聽教祖談及此事來着，裴曉雲說道，這個事，實在不易辦哪，教祖派人來，命我辦這件事還是急等着用，因爲要用此物配藥，製造製魂筒，好破燕兵，前者我在錦縣周家屯得了一個，又在紅縹峴何家屯盜取了一個，在今天白日，我又在山下，老虎勾屯，看見一個孕婦，及至天黑去盜胎，竟被那錦縣的捕快給攪了，可是道長，派誰在那裏埋伏拿那捕呢，飛龍道說道，派我們同來的夥伴，在那裡等着拿他呢，大概這時已然把他拿住了，請道長放心，快叫他他跑不了，請問道長所盜的胎，都放在那裏呢，裴曉雲說道，都在裏屋罈磁子裏放着呢，飛龍道點了點頭，冷不防伸開二指，用點穴法，把裴曉雲點倒在地，在這個夾當，孫鈺與那個捕快走了進來，飛龍道向孫鈺問道，把廟中人都拿住了麼，孫鈺說道，完全都拿住了哩，遂又給捕快向飛龍道指引了一番，捕快忙上前與飛龍道行禮，飛龍道還禮不迭

，一同落坐，孫鈺向飛龍道說道，我在山坡把這位差官截住，對他說明是穩軍之計，遂同至廟中把兩個小道童，與兩個火工道，都捆上，放在廚房裡面，又到各處查找了一遍，並不再見一人，及至來至這裏，恰好道兄已把這道姑點倒了，飛龍道說道，我們等看天亮再說，先歇一歇吧，孫鈺說道，我看廚房裡有少的菜，要有一罈子酒，待我取來，喝兩杯酒吧，捕快起身說道，我取去吧，飛龍說道，你們把拿住的那幾個，就手也脫到這裏來吧，孫鈺與捕快，連去了幾聲，把拿住的從賊，與炒菜，都運了來，飛龍道用分筋挫骨法，把裴曉雲的膀環挫下，然後用絨繩捆好，放在床上，這才入坐，飲起酒來，飛龍道把杯向捕快問道，請問差官，高姓大名，因甚跟下這道姑，請道其詳，捕快說道，我姓柴名英，我兄弟叫柴俊，我們弟兄兩，都在錦縣當捕快班頭，只因周家屯周洛果的媳婦王氏，素日齋僧佈道，這道姑到在那裏投宿，正趕周洛果進城賣糧王氏就把這道姑留宿家中，這狠毒的道姑，竟在夜間，把王氏用藥迷住，割腹取製而去，王氏的小姑，次早發覺，報與鄉長，鄉長轉報府衙，府台大人派員驗屍之後，出海捕公文，令我弟兄捉拿兇手，我弟兄不分晝夜，各處訪拿，求籤問卜，斷定賊落西方，我弟兄二人，遂向紅繹觀一帶鄉訪，這日天黑，行在何家屯外，見這道姑背着一個婦人出屯，我弟兄二人，遂在後面跟隨，跟至半途，我兄弟柴俊心急，盡力在後面緊追，不想，賊人早已知

這後面有人追趕，猛然扭身打出一飛劍，把我兄弟打倒，我顧不得追賊過去，先看我兄弟，已然中鏢身亡，忙用刀刨了一個坑把我兄弟的屍身掩埋，遂向紅螺峴鎮上追來，縱入各店查找，找至孫家老店，見上房一間屋子，燈光很是明亮，到在窗前戳破窗紙一看，見這道姑背的婦人，已然不見踪跡，我打算等他睡着了，再伸手拿他，誰知他已發覺，看了窗孔一眼，把燈吹滅，我料他必要由後窗逃走，急縱身上房，打算在後窗下等他，誰知他已由後窗縱了出去，我在後緊追，追出店外，見他向綏中大路奔，我隨後給他掛着樁，直掛至此處，料着這裏必是他的巢穴，我一個人也不敢去拿他，到許家屯請求許團練幫住，不料許團練奉縣令去望雲山前去剿匪，得個四天才回來，我怕道姑竄逃，今晚又到廟中探看，至山下村前，忽見他縱入村中，我隨後也跟了去，見他躍入一家院內，我大喊了一聲，把他驚走，我又在後追隨，追至山坡，他忽然止步待戰，我只上前與他拚鬥，正在鬪他不過的當兒，仙長趕到，他我殺敗，我正往山下跑，被孫團練把我截住，說明是仙長用的計策，我才轉憂爲喜，隨孫團練入廟，今幸蒙仙長把他拿住，可與這一方除一大害呀，飛龍道說道，明天你去找地方官，叫他們來查抄廟產，並向他們要一輛大車，與幾名官兵，好把他解回府衙完按，我們在這裡給，你看守他，站你回來，我們再趕路就是了，柴英千恩萬只，感激不盡，少時天明，柴英找地方官去了。

去了多時，方才回來，地方官查抄賊廟，柴英押解差事趕路，諸事完畢，飛龍道長，由賊廟中得了許多解藥，帶在腰中，始與孫團練，起身離廟，趕許家屯，及至來到，許團練尙未回歸，在團練所中站了兩日，許團練方才返回，相見之下，互叙寒暄，許團練治酒款待，酒席前，飛龍道長，把經明及來意說明，許仲衡說道，仙長世外的人，尙不避辛苦，爲國効力，小弟更義不容辭了，飛龍道長聞言大喜，遂問道，聽說賢弟去望雲山剿匪，必然是大獲全勝吧，許仲衡說道，那裏不過有幾個跳梁的小醜，已然掃滅殆盡，飛龍道說道，這裏匪患已平，我們明日就起身吧，許仲衡說道，謹遵道兄之命，說着用罷酒飯，又待了一宿，第二日，飛就道與孫鉅及許仲衡站，一齊起身，狂奔燕軍大營，這日來到，進入營中，見了燕王，飛龍道與許仲衡站引見了一番，許仲衡站向燕王行禮，燕王以優禮相待，賜了坐位，衆人落坐，燕王命人擺上酒筵，與飛龍道長接風，酒席前，飛龍道把經過說明，燕王聞聽，笑道，若非道長去這一遭，我軍必要受賊人迷魂筒之害，且不知要被妖道娘害死幾多孕婦，飛龍道說道，雖然道姑裴曉雲被擒，賊人的迷魂筒，也不可不防，形現在貧道在小軒轅觀得了些解藥，用以防賊人使用米魂筒，說着，由腰中解，下一個包袱，打開與燕王觀看，燕王見十數瓶藥，心中大喜，命人收存起來，這才向許仲衡說道，孤素知你慣用洋槍，又能製造，請你替長教練這麼一隊人吧

許仲衡說道，少時我把製槍之法，詳細寫明，請王駕撥派人工，連夜製造，一俟造成，我當盡心教練，以便破賊。燕王點了點頭，說道，你如此効勞，成功之時，製必特殊的保舉，扭過頭來，又向孫鈺說道，孤聞你身輕如燕，是一種絕技，請你休息幾日，爲孤一探賊軍吧。孫鈺說道，值此軍書旁午之時，何暇休息，今晚我就去探一遭，必有以報命。燕王稱讚不置，少時宴罷，許仲寫明製槍之法，呈與燕王，燕王命人趕造，候至天晚，孫鈺收拾緊襯俐落，離燕營，直奔賊軍，急如閃電，那消片刻工夫，已然來到賊軍中，直至後帳，縱上帳頂，隱身旗下，由帳縫，往下窺視，見當中坐一道姑，料着必是顧青蓮，聽向群賊說道，那戰車的圖失去，不能使用，已成物了哇，聽一個賊人說道，沒有圖也不要緊，我們也能研究啊，聽顧青蓮說道，不必費那個心思，用不好，反資敵用，現我正練習迷魂筒隊，不日練成，只是藥不足用，我已派人知會曉雲，令他盜取嬰胎，不久也能送到，孫鈺聽惡道這樣說，不由暗笑，心說，你這不啻癡人說夢啊，又聽顧青蓮說道，現在燕軍沉寂的很，你們明晚，誰去探個虛實，聽有一個賊人說道，我明晚前去一探，聽顧青蓮說道，好，候回你來，我們再定破敵之計吧，聽那賊連稱是是而退，見群賊也都陸續退去，顧青蓮打坐用內工，再也沒有動靜，只得由帳上縱下，離賊寨，回歸大營，入帳向燕王報告敵情，燕王說道，你且去歇休，明晚加意防範就是。

了，孫鈺退歸飛龍道的帳中安歇，次日天明，顧王令蓋元傑，旬顯，旬耀，黃培基，賈世成，朱能等，於晚間在四下埋伏，以防人窺探，吩咐已畢，始與尚老俠，飛龍道，陶隱雲，雷春聲，許仲衡，孫鈺，廉斌等共講軍情，尚老俠說道，賊軍既然要用迷魂筒，我們可以短鎗隊抵發，把飛龍道長所得的解藥分給短鎗隊，賊人的迷魂筒便無能爲了，燕王點頭稱是，遂向廉斌說道，你可去監製短鎗，限半月內要造成百隻，不得有悞，廉斌遵令去訖，展眼天黑，蓋元傑等，分往營中各處埋伏，至二更時，黃培基與賈世成，正在營外壕中潛伏，忽見一條黑影，如飛的一般，跳過戰壕，一躍入營，忙在後面追隨，追至中營，把賊人追上，各亮軍刀，上前就斫，賊人躲開軍刀，轉身就跑，跑至營左，被蓋元傑與朱能，截住去路，賊人吓的向後逃去，將要跑出後營，被旬氏弟兄迎面擋住，三面包圍，跑無可跑，只得亮出軍刀，硬往出闖，旬氏弟兄，那能容他闖出，各舞軍刀，直取賊人，鬪了幾十個照面，被旬顯一脚踢倒，解賊人身上的絨繩，把賊捆上，與蓋元傑會合在一處，押着賊人來至大帳，燕王見賊人長的兔頭蛇眼，鼠耳鷹腮，就知是個奸狡的惡賊，遂把面一沉，喝問道，你叫什麼名字，胆敢前來入營窺探，那賊答道，我叫三隻眼馬分，望王駕開天地之恩，直當我是個屁，把我給放了吧，燕王說道，我要把你放了，你能降順我嗎，馬分說道，情願降順王駕，燕王說道，我這裡的規矩，

凡降者都得先章下一個功勞，不然，是不允許降的。馬分說道：「我情願先立功報効，燕王請開道，你怎樣的立功呢？」馬分說道：「如果王駕肯把我放了，我回去率我手下的妻妾，作爲內應。明晚二更時分，如見賊營火起時，請王駕率兵進攻，管保殺他一個措手不及。」燕王大喜，說道：「破賊之後，我必重用於你呀。」遂命人解開馬分的綁繩，馬分磕了一個頭，出帳回賊營去了。蓋元傑問道：「那賊人並無降意，王駕怎麼把他放了呢？」燕王但笑而不言，尙老俠接言說道：「這是將計就計之計，你是不明白呀。」燕王笑向尙老俠說道：「老俠客實獲我心。」遂又向蓋元傑等說道：「你們可仍去輪流防守，以防再有賊來窺探。」蓋元傑等退了出去，燕王散帳，各自歇息。第二日，燕王升帳，提起令箭叫道：「朱能聽令。」朱能起身說道：「伺候駕王。」燕王說道：「今晚如見賊營火起時，你率輕兵一枝，去截殺賊營左側的埋伏。」朱能接令在手，退回原坐。燕王又提起令箭一枝，叫道：「蓋元傑聽令。」蓋元傑起身至軍書案前，口稱伺候王駕。燕王說道：「你今晚見賊營信火一起，可速率輕兵一枝，去截殺賊營右側的埋伏。」蓋元傑遵令退下。燕王又令陶隱雲連稱：「是。」燕王又向飛龍道說道：「請道長與蓋元傑作個接應，以免有失。」飛龍道：「連聲應諾。」燕王又命曾仲衡率一枝重軍，埋伏本營之左，命孫鈺率一枝輕軍，埋伏本營之右。分撥已畢，候至天晚，自與尙老俠等，率大軍去營後後紮，至三更時，賊營信火突起。

朱能率隊，直向賊營之左殺去，蓋元傑逕向賊營之右殺去，許仲衡與孫鉦，分往大營左右埋伏，此時朱能與蓋元傑，與賊人殺在一處，原來馬分逃回賊營之後，向顧青蓮回明一切，顧青蓮怒道，你怎麼今官軍來劫我營呢，馬分說道，我這乃是誘敵之計呀，請教主於明晚，設下空營，左右翼下奇兵，必殺把一個片甲不回，顧青蓮點了點頭，說道，你這個計策，却也使得，就怕瞞不過燕王，也罷，待我分佈一番吧，說道，遂命白必顯在左翼埋伏，命黃學巢在右翼埋伏，命欒尙去覘官軍大營，又命邱建章去燕營之左塔擊，命邱建業去燕營之右塔擊，請蓮月爲欒尙的後路接應，分派已畢，自率軍退至山腰屯紮，展眼天色已黑，至三更時，欒尙率兵，在暗地屯紮，俟燕軍向本營襲去後，遂向燕營殺來，將至營前，忽然砲聲一響，左有許仲衡率兵殺到，右有孫玉率兵殺來，欒尙見勢不妙，忙撤軍退回，正退之間，救燕王親統大軍截住去路，原來燕王覘營是假，聽本營砲聲一響，率隊殺回，尙老俠仗劍當先，與欒尙戰在了一處，正在爭戰之間，許仲恒與孫玉，又夾攻上來，欒尙的兵，那禁得起，三路燕軍兜殺，當時大亂，在這危急之際，蓮月率婁兵接應來到，殺開一條血路，與欒尙合兵一處，闖出重圍，向本營奔逃，逃至本營前，忽然一聲砲響，顧青蓮率隊衝出陣外，誤任爲是官軍來襲，急令施放洋槍火砲，迎頭痛擊，這一陣槍砲，打死婁兵不計其數，欒尙忙命婁兵吹起畫角，顧青蓮辯

畫角的聲音，方知是自己的隊伍，急令停止施放，讓欒尙等的殘軍過去，上前抵抗追趕的燕軍，誰知燕軍已然收兵回去，只得撤隊回營，而至營外，見營中火光四起，直冲霄漢，急得顧青蓮叫苦不迭，忙道退回山中去了，原來朱能殺至賊營左翼，與邱建章的隊伍混殺起來，蓋元傑殺至賊營右翼，與邱建業的隊伍混殺起來，兩下裏戰了多時，陶隱雲向左接應上去，飛龍道向右接應上去，邱建章，邱建業兩路賊兵，那裏抵抗得住，都是紛紛向後逃竄。朱能，蓋元傑，各率兵追殺，陶隱雲，飛龍道，各率兵衝入賊營，亂殺守營的賊兵賊將，殺至中營，恰遇欒尙等逃回，夾攻了一陣，欒尙等率殘兵，穿營逃走，陶隱雲與飛龍道，合兵在一處，火燒賊營，率兵退出，正欲撤回，聽賊營的右方，賊殺連天。料着必的蓋元傑的隊伍，與賊廝殺，忙率隊趕去接應，借着火光一看，蓋元傑被賊兵，圍在當中，皆因蓋元傑追殺邱建業那一枝賊軍，追至山口外，不敢再追，遂收兵返回，適與顧青蓮的大軍相遇，顧青蓮欺蓋元傑的兵寡，揮軍衝殺，把蓋元傑的隊伍，團團的圍住，蓋元傑正在危急之際，見陶隱雲等接應來到，乘勢往外衝殺，裏迎外合，把賊兵殺退，始撤兵回歸，中途與朱能的隊伍相值，原來朱能把邱建章那一枝賊兵，追入山口，始收兵而返。至在行走之間，聽後面有軍行之聲，恐是賊兵，當整隊以待，來軍至切近，方看出是陶隱雲率隊趕到，合兵一處，同回營中，紮住隊伍，入帳交令。

此時天已大明，旭日東升，燕王發放軍情已畢，犒賞三軍，大擺酒筵，與衆人共飲得勝酒，少時飲罷，與飛龍道等，共議軍機，飛龍道說道，我想賊人經此一敗，最近期間，必不敢出戰，燕王笑道，道長所料是在情理之中，那顧青蓮那個賊機變的很，他必由情理之外用兵，我們在情理之外防備，方保無失，尙老俠插言道，王爺所謂情理之外，却是用兵之變，道長所材在情理之中，却是用兵之常，我們寧防其變，不可以常理測之，但是賊人在最近期間，出兵與不出兵，尙無妨事，恐經此一敗，又另想陰謀，使我們防不勝防，我們應慎防之，燕王問道，應怎樣的防法呢，尙老俠說道，應防其攻擊我後，斷我糧道，我今有一計，使賊必吃個大虧，燕王問道，老俠客有何妙計，尙老俠說道，必須如此這般，方保無失，燕王聞聽，連稱善，善，遂向陶隱雲，許仲恒，秘密的分咐了一番，又向朱能授以密計，朱能與陶隱雲等，都準備安排去了，不言燕王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鯢之事，且說，顧青蓮敗回山中之後，把山口用重兵封住，在山裏重紮營寨，盛怒之中，把馬分斫了，怒仍未消，恨々不已，蓮月說道，勝敗乃兵家常事，道兄何必忿怒，顧青蓮說道，我並不是因戰敗生氣，我所恨的是那馬分，被捉之後，若是寧死不降，怎能有此一敗，那厮必是向燕王乞命，燕王纔利用他，將計就計，以破我軍，爾後倘有殺我軍釋我軍來歸，我必處之與死，決不寬貸，衆賊聞聽，默然無語。

心中大不謂然，蓮月說道，過去的事無須再提，以後應怎樣應付敵人呢？顧青蓮說道，我此番戰敗，燕軍必料我軍銳氣已挫，不敢出戰，我們不妨乘彼不備之時，派一枝人馬，去截斷燕軍的糧道，並截其歸路，燕軍必不戰自亂了，蓮月稱善，當命黃學巢率本寨之衆，由山上繞至燕軍之後，在獨石嶺後埋伏，倘遇燕軍的糧車通過，突出奪取，即遮斷其糧道，黃學巢遵令，調齊本寨衆兵，命邱建章爲前軍，命邱建業爲合後，自統中軍，由山道紆迴，向獨石嶺開來，及至來到，向度地勢，在嶺後寨紮下大營，派探子扮着居民的模樣，前去打探，這日探子回報道，現有五百燕軍，一將率領，押着數十輛糧車，由大道而來，眼看就到嶺前了，黃學巢聞報，立時調齊隊伍，預備奪糧，自率一枝衆兵，伏在嶺上等候，不大的工夫，果然見糧車緩緩而來，忽縱身而起，把紅旗連搖幾搖，邱建章率一枝衆兵，殺出山環，來奪糧車，邱建業率一枝衆兵，隨後殺出，直取押糧的燕軍，殺至近前，燕軍棄糧車而走，此時黃學巢已率兵，衝至嶺前，紮下大營，邱建章與邱建業，合兵一處，趕着糧車，回營交令，糧車將至營前，忽然暴發數聲巨響，震動山岳，邱氏二賊與所率的衆兵，當時炸成碎粉，惡賊黃學巢，在中營之中，也被震了個耳聾目瞶，胆裂心驚，連說不好，不好，忙率兵向嶺後撤退，正退之間，左有陶隱雲，右有許仲衡，率兵殺到，直殺的衆兵叫苦連天，朱能隨後也殺了上來，三路夾攻，賊

兵大敗，黃學巢奮兇威，掄動大刀，拚命相爭。燕軍始不敢進逼，率敗兵由山道，逃回去了。朱能與陶隱雲合兵一處，回營交令，原來朱能所許的糧車，其中數輛藏有地雷，這些糧車都是由營中而來，在離獨石嶺二十里以外，小黃村埋伏，這。探知賊兵開至獨石嶺，遂驅車而回，行離獨石嶺不遠，嶺上鴉雀驚飛，知道賊兵發動，忙把地雷的機軸擰開，估量度數到賊營中，始能爆發，誰知沒估量准，在營前就爆發了，也是黃學巢的命不該絕，這地雷一響，預先在業山中埋伏的陶隱雲與許仲衡，聞聲率隊殺出，這種疾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賊人雖兇，也抵抗不了哇，燕軍大獲全勝，回歸營中，燕王自然是喜不自勝，擺酒慶功，犒賞出力的士卒，賊人經此一敗，約十數日並未出戰，這日廉斌入帳交令，向燕王回道，短槍已然造成，請王駕臨看，說着，呈上短槍一枝，燕王反復看了一遍，見槍的機關，構造的靈活，甚是誇讚，遂分給許仲衡健軍一百，令其教練，不多日，已然練精，燕王又發給了解藥，分散與短槍隊，將安排好，探子入報道，賊人又在山前佈陣，勢欲進攻，請王駕臨，燕王把探子揮退，傳令出兵列陣，當時把陣勢列開，見由賊陣上，走出一賊，來至當場，厲聲喝道，我乃是萬里集程郁騰龍的便是，那個敢來與我戰，說罷，手擎方天雙戟，雷春聲擺五股烈燄雙叉，出陣來至當場，喝道，郁騰龍啊，你我共處一場，我今有良言相勸，你可聽否，郁騰龍圓睜二目，咬牙喝

道，你乃是反復的小人，還有什麼良言，你赶快拿命來吧。雷春聲大怒，左手又一恍，右手又分心就扎，郁騰龍躲又，舉戟還招，打在一處，這兩個人的兵器都是雙的，而且都不好使，他們倆相鬥，正是勢均力抵，鬥了個不分勝負。孫玉忙提離虎缺尖刀，趕至當場，把雷春聲替換下來，與郁騰龍殺在一起，尙老俠在陣前，見孫玉的刀法精妙異常，身法走動，捷如猿猴，身刀合一，把賊人裏住，賊陣上敗逃回歸的黃學巢，倒提着大刀，喝道，郁寨主退下，待我殺這老匹夫，郁騰龍撒步出圈，回歸本隊，黃學巢掄刀向孫玉便斫，孫玉見賊人來的勢猛，捧刀繼進，單刀對大刀，當時苦鬪起來，鬪了一百餘合，黃學巢漸漸不支，皆因他使力過猛，後力不佳，被孫玉以游戰，累了個力盡筋疲，受數創，敗了回去，孫玉將要追趕，見賊陣衝出一隊賊兵，各捧一個竹筒，衝了出來，夾身大約着，必是迷魂筒隊，忙轉身回隊，燕王令許仲衡率短槍隊迎戰，兩隊相接，賊隊施放迷魂筒，撲々々，打出許多迷團，誰知越打官軍越往上攻，攻至切近，各把短槍取出，當々々，一陣亂擊，迷鬼隊整個的都魂歸地府，短槍隊全隊衝向賊陣去，燕王揮軍進攻，正攻之間，見短槍隊紛紛後退，賊陣中推出戰車，攻了上來，那車上火箭雖施放不出，轉旁的輪刀却旋轉個不住，推車的有擋板護着，短槍擊打不透，戰車一個勁個往前推，短槍隊那裏抵抗得住，只得倒退下來，燕王忙把隊伍分開，用二龍出水勢，

命廉斌由左抄殺，命朱能由右側兜殺，繞至車後，把車手亂殺一陣，陶隱壽率兵把戰車奪過，此時顧青蓮分三路衝殺上來，燕王把令旗一展，隊伍往兩旁一分，廉斌殺奔賊人右翼，朱能死奔賊人左翼，陶隱雲督隊戰車，直向賊人中路衝去，施放火箭的機關雖然一時不能收拾，後面繼之以短槍隊，比那火箭的厲害也不差上下。燕王揮大隊隨戰車殺上，賊兵那裏抵擋得住，中路首先退去，左右兩翼，被牽連的，同時也敗入山中，燕王傳令收兵，打得勝鼓回營，顧青蓮此次出戰，是打算利用迷魂筒命飛毛腿張寧率領爲先鋒，又有都騰龍獻策道，那戰車火箭的機關雖然沒造成，圖樣就失了，可是那轉輪刀却是有效，何妨隨迷魂隊之後，用以破敵，憑那車上的轉輪刀，也足可破敵，顧青蓮說道，這也使得，你就派兵戰車，聽令前進吧，都騰龍遵令退下，顧青蓮遂命欒尙爲左翼，請連月爲右翼，分派好了，列開陣勢，都騰龍首先出陣敗回，黃學巢也被殺敗，顧青蓮見單打獨鬥，不能得勝，遂傳令迷魂筒隊，攻上前去，戰車也隨後繼進，怎奈迷魂筒隊不倒，反被短槍隊用槍打了個個餘無幾，及至戰車攻上，被燕王用陣勢兜殺，奪了戰車，顧青蓮見事不妙，分三路沖殺，誰知燕王用兵巧妙如神，忽分忽合，合而又分，截住左右兩翼當中戰車與短槍隊沖殺，約着不能取勝，忙傳令撤回，三路大兵，撤回山中，顧青蓮人帳滿座，悶悶不樂，欒尙說道，我們連輸數陣，兵的銳氣，已然拙盡，不如退

守連環套，此處如此這般的佈置，管教燕軍盡成釜中之魚，顧青蓮，連稱善，善。此着早應當用，變尙笑道，要不遭這幾次慘敗，也想不到來呀，顧青蓮說道，就命你與蓮月敵，祖按你的法子去埋伏吧，我就就兵撤連環套，變尙與蓮月，率一枝洋槍火砲，火弩火箭隊，照預定的計劃，埋伏去了，顧青蓮隨後拔營起寨，收兵退入連環套，燕軍的探馬，探明山口中，已無賊人的踪影，忙回營報與燕王知道，燕王聞報，把探子退去，向尙老俠說道，賊人此退一定有詐，我們可否，驅軍深入呢，尙老俠說道，我軍可進紮道口外，不可深入，飛龍道說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軍大可入山，燕王轉頭說道，山長之言，甚是有理，倘若賊人有埋伏，應當怎麼樣呢，飛龍道說道，可如此這般，必保無失，燕王大喜，說道，就請道長與陶老先生及許團練，照計劃安排吧，飛龍道遂與陶隱雲等，按着預定的計劃安排去了，燕王統大軍，直入山口，擇地紮營，至天交初鼓之後，探子飛報入道，現有賊兵，在山口外，把山口封鎖，誰令定奪，燕王點了點頭，把探子遣去，遂命廉斌朱能率手槍隊去山口防堵，以防賊人襲入，廉斌朱能二人，遵命，至山口不遠，命軍士堆土爲壘，以防賊人用槍砲攻擊，分佈已畢，加意防守，這路賊人是誰呢，著者不用表明，諒讀者也知道是變尙何蓮月吧，究竟變尙他等在那裏埋伏來着呢，原來九門口外，有一巨洞，名石佛洞，變尙等就在那裏埋伏，探知燕軍入營，遂

在夜間，潛出洞外，把山口用砲封住。重兵防堵，紮下營寨，蓮月與欒尙把隊以佈置妥當，歸入營中。自以爲得計，高興異常，正高興間，猛然砲聲大作，婁兵入報道，啓稟教相得知，大事不好，現有燕軍分三路，殺入營中來了，蓮月與欒尙聞報，把一圍高興打銷，忙出帳督兵迎戰，將至帳，左有陶隱雲督戰車衝入，右有許伸衡督短槍隊殺來，正要分兵拒敵，飛龍道又由正面上殺到，三路夾攻，混殺賊兵，廉斌未能聽山口外，砲聲襲々，喊殺連天，知道是飛龍道等，襲擊賊軍，急率隊殺出山口，奪了賊砲，命八運入山口，然後殺上來，蓮月與欒尙雖然都是登峯造極的工夫，怎奈處此四面楚歌的局勢，也是難已抵抗，拚着命殺出重圍，棄營逃走，另投他處去了。所嘍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傷的傷，燕軍又是一個大勝仗，得了軍器，馬匹，輜重等，不計其數。飛龍道收兵入山，回營交令廉斌朱能，仍然在山口把守，燕王犒賞三軍，擺筵與飛龍道等慶功，酒席前，燕王說道，可惜蓮月與欒尙，沒被獲遺擒，終是心腹之患，飛龍道說道，我料那蓮月與欒尙，一一定遠逃，決不能回在連環套了哇，燕王問道，何以見得呢，飛龍道說道，這連環套眼看大勢已去，那樣狡賊，那能復入死地呢，燕王皺眉說道，如果那兩個兇徒遠逃，不定要生什麼枝節，飛龍道說道，王駕勿憂，兩個兇徒雖兇，勢窮力孤，無能爲了，並且我朝在國連昌隆，之時，邪教豈能成事，終必爲官軍所擒，

無非遲早而已，爲今之計，先捉顧青蓮要緊，燕王問道：「應以何策捉之？」飛龍道：「說道：連環套之套有四，每套設有一寨，我軍可分兵四路，分攻他四寨，四寨一破，再攻軒轅洞，就易如反掌了哇。」燕王點頭稱是，休息一宵，第二日燕王請尙老俠代爲調遣一切，尙老俠謙遜了一番，始命蓋元傑率兵一枝，攻取羊腸套，命甸顯率兵一枝，攻取玲瓏，套命甸耀率兵一枝，攻取蜿蜒套，命黃培基率兵一枝，攻取廻龍套，遂又分咐道：「於黃昏後，必須一齊發動，倘五個時辰內，攻取不下，以軍法從事不貸。」蓋元傑等遵命去訖，尙老俠向飛龍道：「陶隱雲孫鈺，許仲衡等說道：我等今晚不用帶兵，直入軒轅洞，拿顧青蓮，飛龍道等，齊應了一聲話，分派已畢，世成起身，尙老俠問道：「老俠客對於衆人，都派有專責，怎麼不派我賈世成呢，豈不視我賈世成無用了麼？」尙老俠笑道：「老夫重視你的很，怎麼視如無用呢，世成問道：「既海不曾視我如無用，爲什麼不派遣我呢？」尙老俠說道：「此番破山，用不着大軍，王駕統大軍在此防守，特留你與雷春聲保駕，請問這個責任，不爲不重吧，賈世成雖要成言可說，終是怏怏不快，轉身回自己帳中去了，尙老俠向雷春聲悄悄囑咐了一片言語，雷春聲連稱：「是，是，尙老俠諸事分派就緒，燕王命人擺上酒筵，一同入座飲酒，少時宴罷，蓋元傑甸顯等說道：「老俠客傳這限制時間的軍令，是非一戰成功不可，我們誰先成功，誰使必協助誰，這樣互方能收全功。」

顯等甚以爲然，計議已定，一齊出發，蓋元傑率隊來至羊腸套，把隊伍排開，遊遊擊李雲說道，待我先入賊寨，如見寨上火起時，可率軍攻寨，不可有悞，分咐已畢，遂施展輕工，由側面爬至寨上，現在守寨的，乃是天邊雁張宏，正在寨上巡視呢，見蓋元傑縱了上來，忙上前截住，拿刀就斫，蓋元傑抖盤蛇棍還招，當時在寨上戰鬪起來，鬪了數十回合，蓋元傑殺得性起，把棍一裹，纏住賊人的腿，用力一抖，把賊人直抖了兩個脚朝天，頭朝下，擗下寨去，遊擊李雲見由上面擗下一個賊人來，也沒等信火放起，率隊衝殺寨上，此時寨上的婁兵，與小寨主，被蓋元傑殺亂，那裏有工夫抵抗攻寨的官軍，官軍毫不費事，一擁而上，大刀斧，亂斫一陣，婁兵當時烏飛獸散，棄寨逃走，蓋元傑奪過羊腸寨，命遊擊李雲，率兵一把守，自率兵一半，去玲瓏套接應旬顯，及至來到，見寨上已插燕軍旗號，原來旬顯率兵到了玲瓏島之後，命千戶韓翼，率兵一半去攻後寨，並分咐道，只以鎗砲轟擊，不可以兵力攻打，切要切要，韓翼遵命去訖，蓋元傑在前寨下把，隊伍散開，伏在山麓待機而動，待了會子，忽聽山後砲聲大作，遙見前寨的婁兵，如螞蟻盤窩的一班，紛紛的跑下寨去，料着必是往後山調動，趁勢率兵攻寨，此時黃學巢率兵去防守後寨，留邱建章邱建葉等在前寨把守，見燕軍攻了上來，忙令婁兵往下砸打滾木雷石，旬顯一手挽牌一手提劍，親冒矢石，首先登寨，亂斫婁兵，婁兵大亂，

燕軍攻了上來，邱建章等制止不住，只得隨亂兵逃下寨去，旬顯命軍卒接去賊轍，遍插官軍旗號，留兵一半，命遊擊吳萬通把守，自率兵一半，追來寨來。正進至中寨，黃學巢聞信趕了回來，截住旬顯，揮刀便斫，旬顯捧劍還招，當時戰在一處，邱建章等也率兵殺回。旬顯獨開群賊，毫無懼怯，把一口寶劍，運用如飛，捨命相拚。正在酣戰之間，蓋元傑率兵趕到，上前助戰，抖手一棍，把邱建章纏倒。見邱建章拿兵刃斫來，側身躲開，甩棍就抽，吧喳一聲，把賊人打了個頭骨粉碎。當時身亡，黃學巢一見，氣忿憤胸，撇了旬顯，向蓋元傑撲過去。掄刀就斫，蓋元傑躲刀還招，旬顯趕上前去，登劍就扎。黃學巢力抵二人，應付裕如，苦戰多時，不分勝負，在這難解難分的當兒，恰好旬耀與黃培基率隊趕到，上前助戰。原來旬耀率來至蜿蜒，把兵埋刃在寨外山環之處，合一幹卒，假扮婁兵的模樣，詐稱是奉羊腸寨主之命，前來請救兵的，幹卒改扮好了，來至寨前，仰面向上喊道，我乃是羊腸寨主的頭目，奉張寨主之命，特來請你們郁寨主前去接應。現有官軍攻甚緊，郁騰龍本是知識簡單的人，不加考慮，忙點齊一隊婁兵，出寨前往羊腸寨去接應。行過山環，猛聽梆聲大起，官軍的仗兵笑起，由後面截斷歸路。情知中計，忙率隊翻回，首先闖將過來。被旬耀接住，斫殺。開了數十合，寨上信火高飄，知道山寨有失，心中一慌，被旬耀一槍刺死，官軍乘勢殺去。婁兵四散奔逃，在旬耀截斷郁

騰龍歸路時，遊擊劉大勝，千戶馬得山，率官軍攻直向山寨攻去，守寨的賊人，猝不及防，被官軍攻陷，胡弘等在寨上與劉大勝等攪作一團的廝殺，在難解難分的夾當，旬耀趕殺上來，舞動練子雙槍，殺的賊人，屍橫寨上，胡弘等見勢不妙，率婁兵抹頭就跑，旬耀分咐放箭，一陣亂箭放過，賊人已無遺類，旬耀命劉大勝等把守山寨，自率兵去廻龍套接應黃培基，及至來到，黃培基正與白必顯，在寨前廝殺呢，原來白必顯這個賊，却甚精幹，他命四個小寨主，在寨中分守寨欄，自率一枝婁兵，在前防守，並派出探子去，這晚探子回報道，現在官軍分路攻寨，請寨主定奪，白必顯聞報，整隊以待，將把隊伍列好，黃培基已然殺到，白必顯提一對紫金鹿角雙棒，上前喝道，那裏來的敵軍，敢來襲我山寨，黃培基聞言捧當先答道，現有黃太爺取有山寨，並要你的狗命說着，捧劍就扎，白必顯說聲來的好，側身躲過，掄捧兜頭便打，捧劍往來，殺在一處，正在不可開交的當兒，旬耀率兵趕到並不上前助戰，由賊隊的側面，直向山寨攻去，白必顯見有一隊官軍，去攻山寨。那裏還敢戀戰，虛幌一捧，縱回隊中，意欲撤隊回守山寨，黃培基怎肯稍縱，率兵逼了上來，白必顯只得催兵應戰，旬耀攻寨是假，率兵由賊隊後兜殺，兩下夾攻，賊兵大敗，黃培基掏出一隻飛劍，暗向白必顯打去，白必顯只顧制止逃退的婁兵，不防飛劍打倒，不響不倚，咽喉上被飛劍打中，嘔了一聲，死屍摔倒，婁

兵死走逃亡，旬耀與黃培基合；一處，一鼓作氣，攻至寨上，賊兵抵抗不住，紛紛亂竄，黃培基進殺一陣，賊兵除死傷外，已無踪跡。這才收兵，命遊擊李老強把守山寨，自與旬耀，來玲瓏島，接應旬顯因爲知道那黃學巢，是兇猛異常，恐旬顯不能取勝，及至來至，果不其然，那黃學巢正逞兇威，與旬顯蓋元傑等苦鬥呢，忙趕上去助戰。道個八群戰兇賊，尙戰不倒，黃培基打三隻飛劍，方把兇賊打死，餘賊那敢再戰，四散奔逃，被旬顯兜殺一陣，所餘無成，棄戈投降，四寨已破，派人去大營投捷，黃培基等各歸各寨把守去了，不提，單說尙古俠，飛龍道，陶隱雲，孫鈺，許伸衡等，自蓋元傑等去後，便起身離營，順着崎嶇的老道，直向深山而來，越過幾道小嶺，始達頭道洞去，飛陶隱雲當先欲入，飛龍道一把拉住說道，且慢其中必有埋伏，請勿魯莽從事，貧道對於消息埋伏，畧知一二，待貧道先探一遭，破了埋伏，大家再進去不遲，孫鈺說道，道長一人前去，未免太孤，我隨着吧，飛龍道不好再攔，只得應允，說道，請隨我來，孫鈺遂着飛龍道入洞，那洞中先沒有燈燭，因爲顧青蓮退入軒轅洞之後，把燈都熄滅，飛龍道取出火種，照着亮兒，往裏走，走至半，見有一道木檻，甚是蹊蹺，料着必是埋伏，遂用脚在木檻上一探，抽身退回，猛聽咯支支的一響，由上面落下一鐵板，噹唧一聲，鬧了個嚴照合縫，孫鈺訝道，果不出道長所料，真有消息呀，飛龍道說道，這還是輕的呢。

看四厲害的在後面呢。孫鉅說道：「怎麼句氏昆仲來沒有息呢？」飛龍道說道：「他們弟兄來時的時候，那惡道並未把機關開放，所以才來去自如。」孫鉅點了點頭說道：「那時怎麼不把機關開放呢？」飛龍道說道：「那時官軍還不知他的機秘，也沒有探他的巢穴，他開消息作甚？」孫鉅復問道：「這個鐵閘可怎麼破呢？」飛龍道說道：「你不用忙，待我且查看查看，說罷舉火種沿石壁，細照了一回。見右邊有一個石穴，用手捫了一捫，裡面有一個鐵環，用手指住，向孫玉說道：「你鈺快的伏在石壁下罷。」孫玉不暇細問，忙着貼着石壁伏在了地下。飛龍道往外一揪鐵環，也伏下身去聽咯支支一響，鐵板自動的提了上去，一陣弩箭亂射出來。飛龍道長，俟亂弩放盡，站起身來，縱身躍過，見一個弩匣懸在當中，孫玉問道：「適才沒有這箭匣呀，這會兒打那來的呀？」飛龍道說道：「那鐵板提上去時，弩匣便垂下來了，待我給他損壞吧，說着，用劍把弩匣斫落，繼續往裏前進，走了數步，忽見前面道路異常平坦，情知必有埋伏，查看一番，方查出機關，見那平坦道路以前，有一個臥牛石，遂拾起一個石塊，聳身縱至石洞上，運用氣工，繃住身子，也命孫玉縱至洞上繃住，遂對準那臥牛石，用石塊打去，當的一聲，那平坦的道路，木板掀開，鑽出一隻猛虎，吼了一聲，張開大嘴，噴出一股毒水，毒水噴過，繼續發出無數火箭，火箭放盡，始縮入穴中，木板瓜答一聲，閉考穴口。飛龍道與孫玉躍至地上，找着穴虎的機關，把機

斷所毀，姑走出洞外，至二道洞口，見洞門緊閉，飛龍道令孫玉躲在一旁，始向洞口查看，查看了半天，並未查出機關，料着，那洞口前，階石上，必有隱伏，遂運用輕工，往階石上一縱，輕如蜻蜓點水一般，在末層石階一踏，縱在旁邊，洞門大開，一鬼托叉探出，嘩楞嘩楞，亂刺個不住，飛龍道在洞口旁看的真切，掄劍一揮，把叉頭斫落，那鬼嘔了一聲，由眼鼻口各孔中，射出火彈，火彈射盡，那鬼探着腦袋，分絲不動了，飛龍道手起劍落，把鬼頭砍下，一閉身形，見由腔子裏，撲的一聲，噴出一團烈火，烈火噴完，咯支々一響，縮了回去，洞門復又閉上。孫玉一見，向飛龍道說道：「這洞門又關閉了，怕不易開開了吧，飛龍道說道：『不要忙，我先參詳參詳再說，說吧，參詳了半天，並未查出一些痕跡，心中甚是着急，用劍彈了彈石門，也無異狀，正在道無可如何的當兒，』尚老俠與陶隱雲許仲衡等趕了來，齊向飛龍道問道：『這道洞門，開不開了麼？』飛龍道說道：『開是開了，可是又關上啦，這一關上，再也開不開了，』尚老俠說道：『那可怎麼辦呢？』許仲衡說道：『我們不會由山上越過去嗎？』飛龍道說道：『這峭壁聳天，立陡石崖的山，而且都是鷲頭峯勢，如何能上的去呢？這洞乃是必由之路，不由此通過，恐別處是過不去的呀，』尚老俠說道：『洞門不能開，也是枉然哪，』飛龍道說道：『我們且退回營去，必須如此這般，』洞門自然開了，那時我們再深入不遲，尚老俠點頭稱是，遂一同返回。

·回至營中，天已大亮，燕王起身向飛龍道與尚老俠等問道：諸公這時才回，諒必破了軒轅洞了吧。飛龍道說道：我們是半途而廢呀。燕王問道：怎麼半途而廢呢。飛龍道遂把經過述說了一回。燕王問道：請問道長，還有什麼法子沒有呢。飛龍道說道：請千駕分給貧道工兵二十名，我帶去在石洞前安設炸藥，用炸藥轟炸。石門何愁不開。燕王說道：請諸公暫且休息，明晚再去吧。好在四寨已破，成功已有一半了。哇，飛龍道長聞言，也自欣喜。正要退回已帳，忽見雷春聲，走入帳中，向尚老俠說道：果不出老俠客所料，那賈世成居心不良，意欲行刺。被我用飛叉打傷，他逃走了。尚老俠問道：那厮怎麼行刺來着。請道其詳。雷春聲詳細說了一回。尚老俠慨嘆不已。原來那賈世成見衆人都有派遣，獨對自已置諸不理，暗生嫉心，尚老俠等去後，心中想道：我自投誠以來，也立下了幾件奇功，自由開兵到此，那尚浩然大非昔比，甚是淡薄，那燕王也不肯重用。以我有用之身，置於無用之地，我何顏再在此存身，不如離開此處。他去了吧，復又一想，我若一走，必辦我個臨陣脫逃之罪，也吧，反正是有罪，我何不刺殺燕王，棄兇逃走，看那尚浩然怎麼辦此善後。把主意拿定。候至夜靜更深，帶了雙刀，潛至中軍，邁步走進帳中。見燕王正辦理一切軍務呢，遂叫了一聲：王爺呀。此時怎麼還不安歇呢。燕王聞言，台頭一看，見賈世成手執雙刀，一臉兇氣。料着他不懂好意，忙把公事放

下。撫劍問道，你來此作甚。賈世成冷笑說道：我來欲送王駕西歸，燕王大怒，喝道：大胆的賈世成，你敢來無禮麼，說着，把寶劍抽出，推翻棹案。賈世成不再還言，上前捧刀就刺，燕王側身躲過。將要還招，忽見一道白光，由帳外飛入，直奔惡賊的後頸，惡賊也真不善，却有眼觀四路，耳聽八方的能耐，不暇回頭觀看，側身一閃，畧慢了點，一隻飛叉，正打在肩頭之上。賊人忍痛，轉身往帳外要闖，叟的一聲，又是一隻飛叉打到，忙用雙刀打落地下，縱身出帳，見一人攔住去路，細一看，乃是雷春聲，不由的大怒，喝道，你這老匹夫，敢暗算我麼，待我要你的老命。雷春聲怒道，你這反復無常的小輩，既然棄了故主投降了官軍，又意圖不執，前來行刺，我雷春聲豈能留你，賈世成說道，你也是跟我一樣，也是投降的人，也沒見怎麼重用，你怎麼還這麼懷心効力呢，不如同我把燕王一殺，另投他處吧，在此待久，怕你沒有什麼好結果呀，雷春聲唾道：呸，你這兇賊，休要信口胡說，看叉取你，說着，左手叉一幌，右手叉刺去，賈世成躲叉，掄雙刀就斫，當時戰在一處，戰約數十合，雷春聲的叉招一緊，逼的賈世成無法還招，賈世成不敢再戰，虛恍一刀，轉身就走，雷春聲隨後就追，追至營外，見賈世成已入森林逃去，不便再追，回歸營中，向燕王請救駕來遲之罪，燕王笑道：若非老英雄趕到，孤必遭狂賊毒手，老英雄何罪之有，此時護衛們，已把棹子扶起，公事放好，燕王

分附排酒，少時酒席擺齊，與雷春聲對座飲酒，飲至天將發曉，方才吧飲，雷春聲起身離席，出去巡查去了，又待了一會兒的工夫，尙老俠等趕到，與燕王說明經過，將要休息去，雷春聲入帳備說賈世成行刺之事，尙老俠聞之又惱又愧，惱的是賈世成賊性不改，愧的是若不是自己把他小看了，那能發生此事，燕王看出老俠客的意情，忙安慰着說，老俠客不要難受，這乃是孤沒重用他的過錯呀，尙老俠說道，這樣的惡賊，多虧沒重用，若重用了，將來更不堪設想了，燕王點頭說道，老俠客說的也是，只是不要介懷至了，請與各位請先休息去，少時再談吧，尙老俠等退出，回歸自己帳中去休息去了，待至天晚，用完酒飯，尙老俠仍命雷春聲保護燕王，自與飛龍道長，率人帶着炸藥，重吧洞門前，工兵在洞門下，鑿石爲穴，下了炸藥，安上藥線，拉至頭道洞內，老俠客等，也退回頭道洞中，工兵點着藥線，不一時，引着炸藥，轟隆一聲巨響，炸藥爆發，尙老俠等出洞觀看，見那石門已炸粉碎，現出錢缺的一個洞口來，尙老俠令工兵退回，飛龍道仍與孫鈺先入，舉着火種，小心行來，並無消息埋伏，遂至洞的盡頭，現出洞口，飛龍道縱身出洞，轉身向洞口一看，忙喊道孫團練先別出來，這話未說完，孫玉已探出身子。聽咯噠一聲，落下一口月牙式的加刀，孫鈺躲身不及，被加刀加爲兩斷，飛龍道跌足不己，甚是悲傷，忙過去把加刀的黃新斷，把孫鈺的屍身，拉出閣外，放在一旁，寫

到此處，有人疑問道，飛龍道出洞的時候，那甲刀怎麼沒落下來呢，皆因飛龍道，步退都是找着實地走，縱出洞外，方看見洞口上懸有甲刀，打算破了甲刀，再叫孫鉅出來，孫知已來不及了，這也是孫玉的命裏該然，飛龍道異常悲傷，在這個當兒，尙老俠等已然來到，見這種慘狀，無不悽然流淚，飛龍道說道，大家不要傷心了，咱們給他報仇就是了，尙老俠點了點頭，一個向軒轅洞而來，不大的工夫，已然來到，見廟門大開，異常靜沉，此時明月的光輝，由林間篩出，甚是明亮，尙老俠先縱入，衆人後隨，到在廟裏，縱上大殿，往四下觀看，各處都是空落落，靜悄悄，暗無燈火，陶隱雲說道，這真是古廟無燈憑月照，禪門不鎖待雲封了哇，尙老俠說道，看此光景那願青蓮，大概是棄廟逃走，我們且下去察看察看，便知詳細，衆人遂隨尙老俠縱下大殿，到名處察看，果然是寂無一人，飛龍道說道，那惡道可是由那裏逃走的呢，尙老俠說道，一定是由廟後，爬山越嶺逃走的不咧，我們且到廟後看一看去，說着，來到廟後，見山峯下，一股曲曲的小道，直達峰巔，尙老俠遂指着說道，賊等必是由這股道逃走的，飛龍道說道，我們可到上面察看察看，尙老俠點了點頭，一同由山道，來到峯上，只見萬笏朝天，群峯峭立，借着東邊峯頭掛頭的明月光，往底下看去，見除去古木怪石，並無房舍，隱隱聽叢山中，猿啼虎嘯之聲，不堪入耳，陶隱雲猛一只頭，見樹牙上座着一人，細看乃是

一個老尼，忙問道，你這老尼，黃夜之間，怎麼在此深山中睡覺呢？尙老俠台頭一看，不由的大喜，忙叫道，波羅上人，請下來一談罷。波羅老尼哈哈大笑，說道，想不到在此與尙老俠客相遇，真是巧的很哪，說着縱下樹來，與尙老俠互叙寒暄，尙老俠給衆人引見，見禮已畢，尙老俠問道，上人如何到此？可遇見那顧青蓮否？波羅老尼說道，我因有一件要事在身，致一步來遲，我把事情辦完，由廟中起身，趕奔這裏，由山道來的，此處你曾雲遊過幾次，輕車熟路，越過幾道斷崖絕壁，打算先到軒轅洞窺探一番，再去燕營，誰知來到之後，聽有轟炸之聲，約着必是官軍進攻，我正要向廟中去，忽見那顧青蓮帶着手下徒弟與賊，由廟後縱出直奔峯上，我在後暗地跟隨，說着用手一指，復又說道，我直跟至那個山嶺後，見顧青蓮都走入一個洞中，我至洞前一看，洞的石門已然關，關的異常結實，怎麼也推不動，且找不出開的機關，我這纔往回路走，到在這個峯上，見你們幾位走來，我纔隱身樹上，這是以往的經過，尙老俠聞聽，忙說道，請上人同我們到那峯後洞前看一看罷。波羅老尼說道，請諸位隨我來，說着飄揚潤袖，當前先行，衆人在後跟隨，下了山峯。越過一道山嶺，穿過樹林，至一崖下，過然見一石洞，洞門緊閉，飛龍道仔細察看，也沒找出洞門的機關來，越找越着急，愈着急，越找不着，急的一頓足，誤觸機關，石門大開，心中大喜，取出火種，首先走入，衆人

在後跟隨，行出約有十數里，行出洞外，猛然開朗，見山環抱之中，有一座古剎，波羅老尼說道，賊等一定在那廟中，我們且去探看。果真在那裏的話，我們就伸手捉拿他們。尚老俠連稱是，是一齊向古剎而來，到在切近，飛身跳入，過了一層大殿，至一所院落，見裏面燈光閃閃，人影搖搖，聽正談論呢，老俠回手取出寶劍，縱至廳前，將到窗前探看，忽由廳中縱出一人，喝問道，什麼人敢來此處，裏面的眾賊聞聽，忙把燈光吹滅，各拉軍刃，縱出廳來，尚老俠已把先出來那賊殺死，捧劍觀看，見顧青蓮站在當中，羣賊兩旁分列，遂用劍一指，說道你這惡道，已勢窮力竭，還不過來受死，一言未了，由賊中縱出一賊，拿一對虬龍槊，來至近前，說道，老匹夫休要無禮，待我九尾狐狸馬如雲，取你老命尚老俠見來的乃是個道姑，年約四十餘歲，一臉的妖淫氣色，知曉必是顧青蓮的徒弟，並不還言，捧劍上前欲刺，忽聽噹的一聲，妖道倒地而死，原來是許仲恒在房上給了妖道一槍，妖道飲彈身亡，當時怒惱了顧青蓮的大徒弟，褚秀雲，由身上取下插把弓，取出火彈，順槍聲向房上打去，吧吧吧，連着就是五個火彈飛出，許仲衡縮身隱在後坡，又把短槍的火藥，與槍單裝好，見火彈飛過，復由後坡穿出身，對準褚秀雲就是一槍，褚秀雲連打出五個連珠單，見許世恒退回後坡，灣弓以待，乃至許世恒探身發槍之時，褚秀雲的單子也打去，褚秀雲中槍身死，許世恒也被彈打傷。

窗門 咕魯魯，摔下房去，陶隱雲忙棍下房去，扶了起來，許仲恒搖頭說道：「不妨事，待我坐在這牆角，定一定心神，也就好了。」陶隱雲把槍拾起，還與許仲恒說道：「你在這裏靜息，可要防備賊人，前來暗害呀。」許仲恒接槍在手，苦笑笑道：「就憑我這個槍，賊人也奈何我不得。」陶隱雲這纔放心，縱至房上，一看尚老俠與波羅老尼，雙戰顧青蓮，皆因顧青蓮看連死兩個徒弟，不由得怒火中燒，拉出一對喪門雙劍，來至步前，直取尚老俠，尚老俠捧劍迎戰，波羅老尼，忙縱下房東，掄羅漢拐，加入戰團，雙戰妖鬼，衆賊也擁上前來，被飛龍道擋住，陶隱雲忙由房上跳下，幫助飛龍道與群賊酣戰，戰了多時，羣賊死傷無數，顧青蓮見天色將明，不敢戀戰，虛幌一劍，縱出圈外，呼哨一聲，牽羣賊便走，尚老俠前隨後追，追出約有數里，顧青蓮已鑽入密林深處，不便再追，回至廟中，至許仲衡進前一看，已然絕氣身亡，查看面上傷痕，方知中毒藥彈，毒氣歸心致死，衆人傷慘出廟，尚老俠把廟焚毀，與波羅尼等，縱了出來，一同穿洞回歸，至軒轅寺，放了一把大火，回至洞口，飛龍道脫了道袍，把孫鈺的屍身裏上裹抗在肩頭，隨衆人出洞，回歸大營，把死屍下，命軍士看守，入帳來見燕王，尚老俠無波羅老尼見燕王優禮相待，尚老俠述明經過，燕王淚說道：「想不到孫許二團練，爲國捐軀，令孤着實傷感哪。」遂命匠人趕造棺木，把孫許二團練的屍身，裝殮起來，派人着隨

飛龍道，送回原處，諸事就緒之後，已有次日午初的時候，燕王派人把蓋元傑等調回，並命燒毀山寨，不一時蓋元傑先後歸營。燕王慰勞一番，大排慶功酒筵，又重賞三軍，休兵一日，第二天亦理一切善後。燕王俟飛龍道送靈回來，在接風酒席間，請到高人等去幽州一行，協助提拏在逃人犯，飛龍道等都慨然應允，燕王稱謝了一番，這才拔營起寨，退回幽州城而來，這來到，令廉斌率隊歸入營去，自與衆高人入城進王府，至大殿發座，漱洗已畢，落座吃茶，兩王命人與衆高人收拾出一間書室用了酒飯，各自安歇。翌日晨，燕王料理實了公務，預備酒筵，請衆人至大只飲酒，酒席前，燕王把杯向尚老俠說道：「欒尙與顧青蓮，不曾捉住，終是心腹大患，請問老俠應如何入手去訪查呢？」尚老俠說道：「我料他訪必離塞北，遠走高飛，我們只得四出查訪，必有所得。」燕子說道：「可是到那裏去訪呢？」尚老俠說道：「他等決不能逃往關外，必去內地滋擾，我們只好四出尋訪就是了。」燕王說道：「都是誰出呢？」請老俠客代爲派遠派還吧。」尚老俠遂把自氏弟兄、黃培基、蓋元傑、廉斌、朱能等拾集一處，分咐道：「你們先去冀北一帶查防查訪，如防出頭續，速來回報，以便捉捕。」蓋元傑說道：「我打算先回探望探望叔孀，然後再去訪賊，不知老俠客能應允否？」尚老俠說道：「那有何妨，你自管先回家去吧。」蓋元傑道謝離府，直奔家門而來，穿大街，越小巷，展眼來到，走至近前一看，見雙扉倒鎖，門何羅

雀，房屋依舊，景物皆非，又見左鄰老秦家，也是只但空房一所，不知移於何處，中是納悶，正在發怔之間，忽聽右邊的門呀的一向，由裏面走出一個老者，細看乃是開茶館的王掌櫃的，忙上身打一躬說道，王伯父一向可好，小侄蓋元傑拜揖。王掌櫃的還禮說道，噯呀，賢侄怎去了許久才回來呀，蓋元傑說道，小侄因從軍剿匪，致不暇回里，望看諸位父老，疎慢之處，千祈見諒，請問伯父，家叔現移何處，望祈示知。王掌櫃的說道，請賢侄到舍下坐，再為細談，蓋元傑說道，小侄正正要拜見伯母，請伯父先給通知一聲，王掌櫃的攔我來，說看，手挽蓋元傑的手，一同走入院中，至上房落座，由裏屋裏，走出一個老婆婆，向王掌櫃的問過，這位是誰呀，王掌櫃的說道，那不是咱們隔壁蓋二弟的侄兒嗎，出去這麼幾年，你就不認識了，蓋元傑忙着起身，與老婆婆行禮，老婆婆一邊還禮，一邊說麼，叻賢侄這幾年你上那兒去了，可把你叔父，孀母都想壞了，你也不給來封信，你叔父們因為你，差一點讓人家把命給要了，多虧秦大兄弟解救，始免拾難哪，蓋元傑聽老婆婆這一片着頭不着尾的話，越聽越糊塗，甚是驚疑，遂向王掌櫃的問過，我伯伯說的究竟是怎麼回事，請伯父詳細告知為荷，王掌櫃的說道，賢侄不要慌，請坐用茶，我慢々の詳細告訴你就是了，蓋元傑退回原座，王掌櫃的向老婆婆申斥道，你這老東西，咱太快，賢侄剛來，還後歇會，你就說上沒結沒完，真豈有此

理，老婆夕生氣說道，我說這麼幾句話，也不犯歹呀，不看你，就攔頭給我一槓子，這幸虧是賢姪，這要是外人，我這臉往那裏擱，說着，堵氣轉身進屋去了，王掌櫃的，向蓋元傑說道，你看見了沒有，我就說他這麼兩句，他就這麼氣兒摔兒的，唉，我跟他打了這麼一輩子糊塗纏，你說，可麼好，蓋元傑道，我這一來，惹起二位老人家吵咀，小侄於心何安，老婆夕揪着軟廉，向蓋元傑說道，我們一天到晚的，總是說不到一塊兒，每天都得打唧々，你不要多心哪，蓋元傑笑道，小賢怎能多心，不過，因為我二位老人家吵咀，我是很覺的過意不去呀，王掌櫃的說道，我們吵咀乃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請坐下，我們說正經的吧，說着，一同歸座，下人給倒上茶來，茶擺，蓋元傑問道，究竟我家出了什麼逆事，請伯父詳細對小侄說明為荷，王掌櫃的說道，這也是賢侄，你好打把不平，種下的禍根哪，當把經過的詳情說了一遍，蓋元傑聞言，直氣的神眉倒豎，虎口圓睜，自因谷適安被蓋元傑在妙華寺戰敗之後，進逃至大名府界，隱毒山佛光寺中棲身，那佛光寺的住持僧，神杖囉漢色空，曾在河北一帶為寇，因作案甚多，官家追捕甚緊，遂削髮為僧，住持佛光寺，他雖皈依佛門，賊性仍然不改，往來的都是匪類，有時還出去行竊，與谷適安本是舊交，谷適安到此廟投托，說明原委，色空聞言甚怒，說道賢弟勿憂，待愚兄去找蓋元傑，與賢弟消仇雪恨，谷適安說道，不勞僧兄費心，只求

僧兄把五毒弩傳受小弟，小弟憑此弩，就足以報仇了哇。色空說道，那有何筆，說着，把弩匣由腰間掏出，說道，把此物贈與賢弟道，遂又將使用之法說明，谷適安接弩在手，千恩萬謝。從此就在廟中練習毒弩。轉瞬已逾三個多月，把毒弩練成。這日向色空說道，小弟轉且告辭，去幽州殺蓋元傑的滿門家眷，以報宿仇，報仇之後，再來與兄相會吧。色空說道，賢弟些去，多加小心，事畢速回，勿流連在外好了。谷適安說道，謹遵兄命。說罷，作別起身，逕向幽州而來。這日到了幽州城內，我店住下，用罷酒飯，天已昏晚。歇了一應，次日，去北城尋防蓋元傑的住所，行至北門裏，見路北有一個清茶館，裏面茶座甚多，邁步入，覓了一張棹，落了坐位，夥計過來問道，你帶着葉子哪嗎。谷適安搖頭說道沒帶着。你看着隨便給泡一些務，夥計給絕了一壺茶來。用代手把茶碗擦了擦，放在棹上，又招待別的茶座去了。谷適安一邊品茶，一邊聽茶座們談話，待了一會兒，見由外面走進一個老翁，向熱茶座，着點了點頭，有一個茶座問道，掌櫃的今天怎麼這個時候才來呀。我們還茶着跟你殺一盤棋哪。聽那老翁笑道，我那臭棋，可不敢再下了，再說我今天沒有工夫，一會兒還得回去。我們隔壁蓋廣元，是今天的壽日，請我作知客，要不價今天怎麼來晚了呢。聽那茶座說道，那蓋廣元辦生日，怎麼沒給我個請帖呢。這他可不對，我們素日很有來往啊。聽那老翁說道，請你不要挑他的

眼哪，他因爲他侄子蓋元傑久出無音，心中很甚煩悶，不想再辦生日，是我攢掇着，他才強打精神，辦這壽日，也不出帖，也不收禮，只預備幾棹席罷了，聽那個茶座說道，噢，這就僵不得了，那麼回頭咱們一塊去，給拜一拜壽去吧，老翁說道，你要去的話，咱們這就走吧，見那茶座站起身來說道，好吧，你等穿上衣裳，咱們就走，說着，命夥計把團花籃，拿了過來，穿戴齊楚，隨那老翁將要往外走，谷適安趕過滿臉堆笑，抱拳說道，二位這是要到蓋府去嗎，老翁還禮答道，是的，英不成你也跟蓋府上認識嗎，谷適安笑道，我與蓋元傑，乃是莫逆之交，因有一件要事，要到他家給送個信，不期恰值敵友的令叔的壽日，我怎能不去慶祝，如二位不嫌棄，請一同往，老翁上下打量他一番，問道，請問尊公貴姓高名，谷適安作說道，我叫尹琪仁哪，請問老丈貴姓，老翁說道，我姓王，名博淵，開這麼茶飯的小營生，谷適安說道，原來是這裏的掌櫃的呀，失敬，失敬，說着，又抱了抱拳，王掌櫃的還禮不迭，遂一同往蓋府而來，行不多時，已然來到，進至裏面，蓋太公迎接出來，王博淵給谷適安引見，向蓋太公說道，此位是令侄的好友，名叫尹琪仁，特來與賢弟祝壽，蓋太公正要防查蓋元傑的下落呢，見蓋元傑的好友來到，自然是無任歡迎，往裏相讓，讓至壽棚中，谷適安至壽堂假意要跪倒拜壽，蓋太公忙上前相攔，谷適安就坡下，作了一揖，蓋太公請左鄰秦欽代爲招待，秦欽與

王博淵把谷通安讓至棚中，人席飯酒，谷通安見來祝壽的人很是不少，六個人，棹，都在棚中，歡呼暢飯。蓋太公親至谷通安的面前，執壺勸飲，滿面含春的問道：「請問尹先生是從那裏來，可見着舍侄否？」谷適安立起身來，作出一種悲參的樣子答道：「今天是你老人家的好日子，我不便告知，等過一天，再爲細稟將。」蓋太公開聽，愕然問道：「究竟有什麼事，請你自管說出，與老朽的賊辰毫無關係呀？」谷通安現出迫不得已的樣子，嘆道：「唉，事已至此，我就對你老實說了務，我那蓋元傑賢弟，投入白蓮教，在河南被官軍捉住，斬首市曹聽說，不日就要來抄你們的家呀，我救他不得，才前來與你老送信，蓋太公聽到此處，心中一急，猝然摔倒，昏了過。」秦欽與王博淵忙過去搬叫，叫了半天，方才悠悠氣雖，放聲痛哭。此時裏面蓋老安人也得着信，哭了一個就去活來，親友們聽說蓋宅將有抄家慘禍，一個一個的，都溜之乎也，惟有俠肝義胆的秦欽與王博淵，是力相勸，蓋太公站起身來，更細問因由，誰知那尹琪仁也逃席而去，此時滿棚中高朋勝友，都不辭而別，殊令人嘆，世態的炎涼，秦欽把蓋太公慘入屋中，王博淵料理外務，把厨子們開發了，命下人們去找棚匠折棚。不一時，棚也折完，傢伙座兒也送走，一天的壽喜未完，全家的愁腸幾斷，秦欽與王博淵，直至天里才走，蓋太公與老安人，那裏睡得着覺，不是唉聲，就是嘆氣，丫環婆子們，也都急的不所措，直睜睜眼，默默無言。

，怪可憐的在地下呆站着。蓋太公說道：你們不用着急，累了一天啦，都歇息去吧。婆子丫環，都用手擦着眼淚，說道：我們並不累呀，老爺子與老太太，也不要着急。我們到廚房去給作一點吃的去務。蓋太公搖頭說道：我們那裏吃的上去。你們趕快歇息去吧。站在這裏，我心裏倒覺亂的荒丫環婆子一聽蓋太公這樣說法，只得都退回下房去了。老安人哭着向蓋太公說道：你快把咱們的積蓄，送到朋友家存放務，以便抄家之後，咱們設有生活的路兒呀。蓋太公苦笑了笑，影道：你還打算活着嗎，咱們的積蓄都保不住了。何況咱們這兩條老命呢，就說到雲陽市口去撥刀罷，蓋至此處，忽聽窗外有人說道：你們不用等到雲陽市口了，待我把你們先殺了就得啦。蓋太公聞言，吃了一驚，將要問是誰，就等窗戶一啓，疾如飛鳥一般，經進一人，手持一口鋒銳的鋼刀，蓋太公乍着胆子，吾頭細看，乃是白天來祝壽的那個尹琪仁，忙起身讓座，說道：燕先生這時來此，有什麼事呀。谷通安掙笑說道：你這老兒，不要在睡裏夢裏，我並不是什麼尹琪仁，我姓谷我叫通安，與你侄子蓋元傑，有一二地之仇，四海三江之恨。白天前來祝壽，一則探道，二則打消你們的高興。常場說的好，殺人者人恒殺之，你侄子，殺了我的滿門家眷。我今高來也殺他的全家，你就休怨我，怨你我侄元傑給你們惹的禍，話是對你說明，你就伸過脖子來，叫我把你宰了罷。蓋太公聞言，方知抄家的事是假，心中爲之一寬。

，又聽賊人報仇，不由的又怕起來，哆哩哆案，啣聲說道，好漢息怒，那蓋元傑，他得罪了你，我替他陪不是就是了，谷適安蓋目說道，他殺完了我的全家，你替他陪不是，就能了給嗎，不用費話，急早過來領死蓋，吧太公說道，好漢爺呀，我們家都是實厚老實的人哪，決沒有胡作匪爲的，不辜我那侄子蓋元傑，性情粗燥，與人爲仇作對，可是他還能聽我的話，如果好漢爺饒了我們的命，等他回來，我必把他捆上送至尊府，任憑你老發落，只來你老告訴明確準確住的地點，我准能給他送去，谷適安冷笑了笑，又用鼻子哼了一聲，說道，怪不得人都說，人老奸，馬老滑呢，今日一見，果不其然，你打算脫了性命，還得要我性命呀，那我焉能上你那個當，你就赶快過來叫我把你腦袋斬下來，也就完了，不然的話，我可是把你斫個乱七八糟的，蓋太公聞聽，不由的心中突的亂跳，那心幾乎由嗓子眼直崩出來，哀求着說道，你老一定非殺我們不可，我們也沒有法子，請你老把經過的事實對我說明，我死也甘心，惡賊聞言，怒不可止，喝道，你是打算挨一時說一時，挨到天明，好脫性命啊，我豈能上你那個當，你不用費話，待我殺死你罷，說着，上這舉刀就剝，只聽吧的一聲，鮮血崩流，原來蓋太公沒死，賊人平背上中了一瓦，賊人甩手扔刀，縱至外間屋中，由腰中抖出一條，十三節練子鋼鞭，開開房門，跳至院心，往四下觀看，忽聽腦後風向，忙側身躲閃，一塊磚頭，又由耳邊

掠過，急轉身形，見面前站一老翁，光頭未代帽，高挽髮者，身穿土黃綢的靠襖，土黃綢的褲子，腰繫絲帶，足下白襪雲履，胳膊上搭着一件土黃綢的袍兒，看面上兩道壽眉，二目閃閃放光，銀髯飄酒，神采奕奕，細看，乃是白天陪於的那個秦欽，看罷，怒問道，老匹夫你爲什麼要暗算於我，秦欽掀髯笑道，惡賊你爲什麼要殺人全家，你莫不來要殺人全家，老夫又何從暗算於你，你既然要殺人全家，就休怪我暗算於你，現在不但暗算你，簡直的我就要你的性命，惡賊聞言，勃然大怒，把十三節鞭，嘩楞楞一抖，迎面打去，秦欽側身躲過，把胳膊上跨的那個袍兒，向賊人打去，賊人恐被袍襟住面孔，脫的跳出圈外，秦欽一俯身，搶將過去，徒手進招，賊人舞動十三節鞭，好似一條怪蟒弄風一樣，上下翻飛，左右盤旋，秦欽只憑閃展騰挪的工夫，與賊人打在一處，戰了一百多個回合，賊人實難已取勝，天色眼看又發曉，不敢再爲戀戰，虛恍一鞭，縱出圈外，秦欽那裏肯捨，一個箭步，追上前去，運用氣工，掄掌便打，賊人見掌打到，臥腰轉身，回手把五毒弩打出，秦欽側身一閃，略遲一盞，在肩頭打中，賊人乘勢掄鞭兜頭便打，秦欽側身躲過，臥腰伸腿一掃，掃惡賊掃了個老六猴，腰朝下，摔的哼了一聲，撒手扔鞭，倒在地，秦欽起身用脚就踢，賊人就地十八翻，閃躲開了，縱身跳起，縱出牆外，逃走了，秦欽隨後追出，賊人已踪跡不見，意欲縱回院中，不想毒弩的毒氣發

作，半身麻木，寸步難行，斜倚牆角，坐於地下，在這個當兒，忽聽有梆羅之聲，由遠而近，知道是更夫來到，待至切近，說道勞你們的駕，把我擔家去罷，更夫聞言，舉燈細看，忙問道，你怎麼座在這裏呀，秦欽就把經過略說一回，更夫忙把秦欽扶起，攆回家中之後，趕緊報告地面官去了，秦欽自把毒弩起下，命老伸開箱子取出藥來，連吃帶上，方把忙氣解去，精神雖然復原，左背已不能動轉，將欲到蓋太公家裏看一看去，更夫已把地方官陪來，地方官向秦欽問道，老先生怎樣受了賊人所傷，請將說過經一說，以便轉報上司，秦欽說道，今天是隔壁蓋太公的生日，忽然去了一個面生的人，自稱叫尹琪仁，與蓋太公的侄天是莫逆之交，我見那人很是矛盾，甚是疑心，後來那人又說蓋元傑胡作非爲，急的那蓋太公昏過了去，我只顧喊叫蓋太公，並沒理會那人何時走了，我更認爲那人可疑，遂至夜晚，到蓋宅暗地保護，以防發生意外，及至我過那院去，那個惡賊正舉刀意欲行兇，我遂由房上揭下一塊瓦，向惡賊打去，恰打中賊人拿刀的那隻往上，賊人隨着縱了出來，我又打了賊人一塊磚，却被賊人躲過，我徒手對單鞭，與賊人戰在一處，賊人戰我不過，打出毒弩，也是我一時疎神，左肩頭被箭打中，賊人看我受傷，上前揮鞭就打，被我一掃蹙腿，把賊掃倒，賊人施展十八翻的功夫，逃出院去，我追出之後，賊人已然毫無影子，我的傷勢發作，不能動轉，幸被這兩位更夫救至家

中，吃藥上藥，方恢復了原狀，但左背被毒所侵，從此就殘廢了哇，至於惡賊行兇未遂的詳情，請隨我到蓋太公那事問一問去罷。地方官聞言，說道，就請你老同我們到那院去一趙罷，秦欽說道，請諸公隨我來罷，說着，一同來至蓋太公的門首，叫開門，走了進去，至上房屋中，見蓋太公仍坐在炕上多索呢，秦欽說道，老兄不必害怕，賊人已走，地方官來了，請老兄把詳情說明罷，蓋太公這纔起身，向地方官行了個禮，把經過細說一回，地方官方知那兇賊名叫谷適安，遂取了供詞，派兵看守蓋宅的門戶，回去備文呈報上司去了，秦欽雖然帶着傷，還陪着蓋太公待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方才善家，官家驗看了一回，把兵撤回，也就完事，蓋太公怕賊人還來報仇，又叫秦欽受了連累，遂到秦欽家中，來見秦欽，說道，我想那個賊人心必不甘，賢弟何不隨我携家一同搬到城西六郎莊去，那裏我有的是房子是地，很够咱們兩家住的，秦欽不好拂其意，遂一同移居在六郎莊中，今天王掌櫃的對蓋元傑一明經過，蓋元傑焉得不氣，遂向王掌櫃的說道，小侄不能與伯父再爲叙談，就此告別，俟去六郎莊看望叔嬭之後，再來與伯父談話，說罷拱手作別，出離王宅，出西門順大道，直奔六郎莊而來，展眼來到，走入莊中，來到自己門前，見叔父手托着水煙袋，與秦欽坐在樹下，正閑談呢，忙過去行禮，蓋廣仁見侄子回來，如得異寶，把水煙袋拋於地上，用手扶起說道，愛呀兒啊，可想死叔父

了，蓋元傑起身，又向秦欽行禮，施禮已畢，一同走入院中，蓋廣仁首先到上房前，口中喊道，咱們侄兒來了啊，老安人聞聽，連忙走了出來，那鷄皮皺的臉上，現出一層笑容，趕道侄兒在那裡呢，蓋元傑搶到近前，跪倒叩頭，老安人從笑容中又現出悽慘，走過來用手拉起，又仔細往臉上望了望說道，你比以前黑多些，這不定受了多少風露之苦呢，快跟我來進屋裏待着罷，說着拉着蓋元傑的手，往房裏進，蓋元傑見叔嬭這種純真的珍愛，心裏感激的難過了不得，同入屋中，將要坐下，秦欽的老夫人，扶着拐杖，也過來觀看，蓋元傑拜見已畢，又對秦欽大拜了幾拜，叩謝搭救全家性命之恩，口中說道，伯父爲救小侄全家，作了殘廢，小侄萬死不足以報大恩呀，以後惟有孝順老人家，以盡寸心罷。秦欽愕然問道，家中之事，賢侄怎麼知道了哇，蓋元傑起身說明原委，蓋廣仁令家人預備酒菜，少時酒菜擺齊，大家圍坐飲酒，酒席前，蓋廣仁問道，你去這幾年，都作什麼去了，蓋元傑說道，侄兒竟隨徐元帥在海外勦白蓮教來匪，蓋廣仁說道，這麼一說，你作了武的官了，蓋元傑說道，小侄不以利祿爲心，徐大帥屢欲保舉，皆經小侄拒絕了，老安人插言說道，我兒一不求名，二不求利，何必置身戰場，那刀兒槍兒沒有眼睛，豈是當要，以後好好兒在家裏着罷，別去作那冒險的事了，蓋元傑道，婦母說的雖是，但人生天地間，不與國與民效力，活着也等死呀，向這種只知老守田園，利

已是圖的行爲，兒實恥之，秦欽把大指一立，說道，賢侄真英雄也，老夫聽你這快論，當浮一大白，蓋元傑笑道，伯父太過獎了，小侄何以敢當，蓋廣仁插言問道，我兒既不願老守田園，可還要往那裏去呢，蓋元傑說道，小侄先尋找那谷適安，與秦伯父報一箭之仇，將他除了之後，任去助官軍，平滅教匪，教匪掃清之日，才是孩兒回家之時，蓋廣仁說道，我兒之志，殊不讓宗懿長風，班超投筆，不過，我與你孀母，都是風燭殘年，行將就木，你若遠離家鄉，我們一朝有個好歹，誰人送終啊，說罷，淚珠兒流了下來，老安人也是流淚不止，蓋元傑慘笑着說道，叔父不要傷心，孩兒此去，少者三年多者五載，就能回來，你們二位老人家，雖然年高，身體却是健康，再過個十年八年，也不致有什麼不測呀，蓋廣仁說道，你準要是去個三年五載，那倒沒什麼，我是怕你日久不歸呀，蓋元傑笑道，那不能啊，蓋廣仁點了點頭說道，好罷，只要你出去店記着家，那就行啦，少時酒飯用罷，蓋元傑一秦向托付了一回，始并別回城，入府來見燕王，燕王問道，你可訪着欒尙的影蹤沒有，蓋元傑說道，尙未訪出他們，請王驚多給我幾日假，我出去訪查賊踪，並尋我的仇人，燕王問道，你的仇人是誰，蓋元傑就將谷適安之事，詳細說了一回，燕王閉聽笑道，你這仇人，已然有了下落，不必查找了哇，蓋元傑很訝異的說道，王駕何以得知呢，燕王由桌上拿起一封書寫，遞與蓋元傑，說道你一看便知

了哇。蓋元傑接書在手，打開觀看。見上面寫道，敬啓者，查前者去尊府與令叔祝壽，夜晚又去送終，令叔命不當祀，致我大仇未報，今聞足下，由海外歸回，協助尙軍，微倖成功，一軍凱旋，約得悉我去報仇之事，必欲得我而甘心，大丈夫豈能藏頭露尾，現我在居庸關外，亂石山松風寨中，專候台駕一臨，不知敢下顧否，特此函迎，卽希查照，此致蓋元傑足下，谷適安手啓，蓋元傑看罷，向燕王問道，王駕何以得着此信，燕王說道，在孤今日辦理公務之時，在公事中翻出此信，諒必賊人，夤夜入府，所放置的罷，蓋元傑說道，我就此前往松風寨，去拿賊人，以免再發生故事，尙老俠說道，且慢，那松風寨，勢力雄厚，賢侄一人，豈可前去，燕王接言向尙老俠問道，老俠客知道那松風寨的底細嗎，尙老俠說道，老夫畧知一二，燕王說道，請道其詳，俱便參考，尙老俠說道，那松風寨中，共有三個寨主，大寨主名叫擴廊鐵木新，乃是元朝元帥擴廊鐵木你之弟，外號叫賽萬長，其人的身量比高人還高一頭，力大無窮，善使一把八卦開山斧，二寨主名叫朱穎，外號叫賽正卯，三寨主名叫李純一，外號叫賽養叔，還有一個軍師，叫賽李靖司馬然，手下募兵過萬，並不打家劫舍，燕王問道，他們並不打家劫舍，這些兵可拿什麼養活呢，尙老俠說道，他們是專仗着元室秘密的資助，糧草頗不缺乏，燕王復又說道，一個山寨，若歸入白蓮教，實爲心腹大患啊，尙老俠說道，那個擴廊鐵木新

恨白蓮教入骨，因爲元朝滅亡，很受白蓮教的影響，他見了白蓮教，是非殺了不可，所以，在他範圍裏，沒有白蓮教潛踪，燕王說道，如此說來，那谷適安決不敢到那裏去呀，尙老俠說道，那也不一定啊，谷適安他不會不露出他是白蓮教來嗎，燕王說道，此事應當怎麼辦呢，尙老俠說道，先令蓋元傑去看一去看也好，如探出谷適安在那裏的話，用反間計，使他等自相殘殺，然後再設法破山，豈不一舉兩得，燕王問道，這反間計，怎樣用呢，尙老俠笑道，如果谷適安在那裡，對擴廊鐵木新洩露了他是白蓮教的黨羽，那擴廊鐵木折，一定是要把谷適安殺了的，谷適安被殺，欒尙等必要去報仇，他們殘殺起來，我們可收魚利，燕王聞言大喜，遂令蓋元傑前去探山，蓋元傑拜辭起身，離了幽州城，認大道，直向居庸關而來，這日來到，出了關，找店住下，用罷酒飯，歇了一夜，次日天明，算還店飯帳，直向亂石山松風寨而來，來至山下，婁兵截住問道，那裏來的，少往前進，蓋元傑說道，我乃是特來拜山的，婁兵問道，可有拜帖，蓋元傑並無拜帖，你只說是蓋元傑專誠拜謁就是了，婁兵說道，你可在此等候，待我替有回稟，說着轉身入棍去，功夫不大，就聽一陣雜聲過處，由沖內寨出一枝步隊，都是青布巾包頭，青布靠襖與棍袴，打着裹腿，足穿大酒鞋，各拿斬馬刀一口，分列寨外，當中一賊，青絹帕罩頭，青段靠襖，黃絨繩，勒十字絆，兩肩頭走惠飄搖，腰繫皮挺帶，三環套月的

銅扣環，下身穿青網十兜當棍袴，足下青網抓地虎的靴子，往臉上看，面如黑鐵，粗眉大目，細髯飄擺，懷一對竹節鞭，看那樣子，不問可知，是一個粗野之賊，忙上前共手說道，在下久慕貴寨之名，特來拜謁，請問寨主高名上姓，那賊也把手一共，說道，某乃巡山總頭目，賽李遼姜旺的便是，奉寨主之命，特來迎接大駕入山，蓋元傑說道，有勞大駕，敢請頭前引路，姜旺連忙的說道，既然如此說來，請隨我來，隨一同進入寨內，來至頭道寨門，忽聽一聲鑼影，衝出一隊婁兵，都是一身虎皮色的衣靠，各持一把五股烈焰叉，分列兩廂，當中一賊，素綴紫巾，身穿素緞箭衣，腰繫絲鸞帶，足穿快靴腰間，左懸弧，右懸箭，背插雙刀，看此敢長眉，細目，白面皮，很有些儒雅氣概，忙上前抱拳說道，辱蒙寨主相迎，小可蓋元傑拜揖，那賊還禮說道，我李純一奉命恭，請入寨相叙，蓋元傑隨同李純一走入二寨，來至三寨，鑼聲響過，一隊婁兵衝出，都是紫巾，戰裙，藍衣，紅號頭，分列寨外，各挂扎槍一把，當中一賊，頭戴藍緞紫巾，身穿藍緞箭袖袍，足穿快靴，腰繫鸞帶，腰橫寶劍，長的白面，長鬚，細眉，俊目，態度風流，內藏奸詐，料着必是二寨主賽少正卯朱穎，上前施禮說道，蓋元傑拜見寨主，朱穎滿面風流，還禮說道，一步來遲，有失遣迎，罪甚，費甚，請到中寨叔談吧，說着，柱裏相讓，進入三寨，到在紫寨，至大廳前見廊下站立一賊，身量高的特別，頭大如斗

眉似漆刷，一雙大三角眼，塌鼻梁，翻鼻孔，一部鋼髻，扎裏扎撒，壓耳毫，如堅抓筆，巾綠緞繫戴，勤着金抹額，兩掛，狐裘，分垂胸前，一雙雉尾飄搖腦後，身穿綠緞鸞，插金邊，走金線，下繡海水江涯，腰繫鸞帶，綠緞作地兒大氅，在肩下站看一個儒衣儒冠，面顯奸狡，暗隱賊謀的人，兩旁分列着，一百名刀斧手，都是雄斜々，氣昂々，看罷，走至宮中站的那賊近前抱拳說道：「足下大概是本山的大寨主吧，那賊還禮說道：『某正廳賽長萬擴廊鐵木新，今蒙大駕光臨，使我草寨生輝，蓋元傑說道，冒昧前來，如蒙賜見，說得瞻芝範，足慰平生，擴廊鐵木新。』蓋元傑言談和平，甚是歡喜，往廳中相，同入廳中，分賓主落坐，婁兵獻上茶來，擴廊鐵木新說道：『適才聽婁兵入報，足下光臨敝山，殊深榮幸。聞足下曾入夥海外龍虎島，不知燬道來此何事，』元傑說道：『某足亦遍天下聞寨主英名，如雷貫耳，渴慕甚殷，特來拜謁，某在海外龍虎島入夥之事，不知寨主，由得，擴廊鐵木新說道：『有從海外來此，言及足下甚是英雄，歸入邪教，以拒官軍旋聞足下，又降官軍，大破邪教，足下乃無太反復無常啊，』元傑哈哈大笑說道：『某之投入何教，正是輔助官顯，某若不輔官軍，還不能投入邪教呢，寨主何言反復，』擴廊鐵木新，道：『足下智助官軍，就不應入邪教，既入邪教，又何必去助官軍，』蓋元傑笑道：『通權達變，方是英雄，某之邪入投教，無非是臥底，協助官軍，以盡天職，寨主不知我志，何

必忘加責言，某素知寨主，仇視白蓮教與我志暗合，所以才來拜訪，以使進討剪除白蓮教之事。擴廊鐵木新笑道：足下之欲破白蓮教，是爲與明室除賊，我之仇視白蓮教，是爲與元朝消恨。足下忠於明，我忠於元。正是分道揚鏢，何暗合之有，今足下此來前，不是與燕王作說客，便是來探我處實，必非爲商討剪除白蓮教之事呀。蓋元傑說道：寨主不必見疑，某素無蘇秦之口，豈敢來此遊說苦說是探山。又何必明來擴廊鐵木新說道：足下既不是作說客，又不是探山，我這範圍內，又無白蓮教，究竟足下來此何爲呢。蓋元傑說道：某來爲訪一人，不知現在貴山否，擴廊鐵木新問道：足下所訪的人是誰，蓋元傑說道：某所訪的人，姓谷名適安，他乃是白蓮教的教匪。聞彼在貴山穩匿持來訪問，擴廊木新說道：某素仇視白蓮教，白蓮教的人，那能在我投這裡穩藏呢，望足下信傳言哪，蓋元傑說道：那谷適安，既然不在貴山，我要告辭了，擴廊鐵木新說道：且慢請用過酒筵，再走不遲，遂命人擺上酒筵，一同共坐飲酒，酒至半酣，蓋元傑把杯，道：我有一言，不知寨主肯容納否，擴廊鐵木新說道：足下有何見教，我願聞其詳，說元傑說道：以寨主之才，埋沒在山林之中，殊爲可惜，何不舉全寨投燕王。那燕王禮賢下士，對於寨主必待以優禮，委以重任哪，擴廊鐵木新說道：大丈夫當縱橫天下，豈能北面事人，請足下飲酒，勿復再言。蓋元傑冷笑了笑，說道：寨主說的甚是激昂，不

過是奸言無補，一但失敗，恐悔之不及。要知道我朝自定鼎以來，君正臣良，上合天意，下合民心，你們元朝氣數已盡，寨主欲逆天而行，是自取滅亡啊！我所說的話，乃是忠言，請寨主思之。擴廊鐵木新說道，人各有志，不可受強。請問足下，能在我山入夥否，蓋元傑說道，不能，擴廊鐵木新說道，却又來呀，足下又不能入夥我山，我可又怎能降順燕王呢，別的話不用說。今日一面之會，俟將來兵戈相見時，彼此留些情就是了。蓋元傑說道，今日之會，是私，他日兵戈相見是公，公不能濟私，私不能悞公，將來疆場相逢，豈能留情，那就得分強存弱死，真在假亡了哇。軍師司馬言插言說道，今日既是私會，且勿談公，足下不是爲訪谷通安來的麼，少時我說明他的下落就是了，蓋元傑尙未答言，擴廊鐵木新扭項問道，軍士怎麼會知道他的下落呢，司馬然笑道，那谷適安他乃是南方之賊，怎知我們的山寨呢，他必是逃到與我們山寨有仇的地方，與我們有仇的人，與他出主意，移禍與我們山寨，使官軍與我們開仗，他好魚刀雙收，這個人的計太毒了，幸虧蓋老俠客以禮而來，我們也以禮相待，不曾發生悞會，而中奸計呀，擴廊鐵木新說道，軍師料的不差，可是與我們有仇的是誰呢，究竟在那裏呀。司馬然說道，與我們有仇的，是白蓮教罷咧。擴廊鐵木新哈哈大笑說道，這話說的太混合了，白蓮教到處皆是，可是那處呢，司馬然說道，白蓮教雖然到處皆是，可有遠近之分。寨主往

近處猜，便猜着是那一處了，擴廊鐵木新低頭想了一想，台頭說道：「莫不是張北口魚兒山紫陽寺那裏麼？」司馬然點了點頭說道：「大概就是彼處罷。」蓋元傑接言向司馬然問道：「請問軍帥，那紫陽寺是和尙廟，可是老道廟呢？」司馬然說道：「乃是老道廟。」蓋元傑道說：「那裏的老道，叫什麼名字呢？」司馬然說道：「那老道叫赤髮真人，武道成，是白蓮教的黨羽，你到那裏去訪，必能訪着下落。」蓋元傑聞聽，心中甚喜，遂稱謝了一番，不一時用罷酒飯，起帝告辭，擴廊鐵木新親自送出寨外。蓋元傑把手一拱，揚常回歸店中，歇了一宿，次日，起身離店，直奔張家口而來，在下堡找店住下，向店夥向明魚兒山的方向，待至夜深，息滅燈燭，走出房外，將門倒帶，縱身上房，施展輕工，躍至店外，魚兒向山內而來，行不多時，進入山口，越過一道山嶺，聽有敲鐘之聲，順着鐘聲行來，穿過叢林，現出一座廟宇，廟貌巍峨，頗壯觀瞻，繞至廟後，縱身入內，躡腳潛踪，來至鶴軒後，伏在後窗下，由窗隙往裏窺視，不看則可，一看心中暗自歡喜，原來欒尙與谷通安，都在這邊呢。聽欒尙當中坐着的一個赤髮的惡道，說道：「我是奉顧教祖與石教祖之命而來，特來請你商議佔據亂石山之事，聽那赤髮的惡道，說道：「噯呀，那亂石山松風寨，可是好惹的呀，欒尙說道：「不管他是好惹不好惹，我必奪他的山寨不可，聽那赤髮道士說道：「如果教主必欲奪他的山寨，我自有的妙策，欒尙等道：「你的計將安出，

那道士說道。俟顧教祖來時。我髻說明罷。可是那顧教祖等，都在那裏呢，聽欒尙說道。現在都在了寨山呢，聽那道士說道。是在了寨山積雪寺混純道主田老伸那裏嗎，欒尙說道。正是在那裏呢。不日，就都來到此處了哇，聽那道士說道。等他們來到再說罷，我們且喝兩杯，遂命人擺上酒菜，與欒尙谷通安等非酒，看到此處，料那道士必是武道成，欒尙也是才來不久，又聽谷適安向欒尙問道。顧教祖既在積雪寺，離幽州不遠，何不奪取幽州，怎麼及欲奪松風寨呢，聽欒尙嘆了口氣，說道。咳，自九門戰敗，我與蓮月教祖逃到了髻山不久顧教祖也逃到那裏去所有婁兵已都覆沒，那還有攻取幽州的力量。那了髻山。離幽州甚近，怎能推兵買馬，積草屯糧，所以才打算奪取松風寨，那松風的地勢，甚是險圍，且山中出產豐富，若把松風奪了過來，近可以攻，退可以守，再圖幽州，方能成功。聽武道成說道，這種計劃，却是萬全，可是顧教祖等，幾時才能來到呢，聽欒尙說道，不久就能趕到，進行奪寨之事，武道成說道，那麼教主就不用回去了，在這裏等着他們吧，欒尙說道。我還回去作甚麼，可不就在這兒等他們了，武道成說道。天已不早，咱們且休息休息，有什麼話明天再說罷，聽到這裏，心中存想道，那谷適安雖在這裏，我一人恐拿他不得，且耽誤要事，不如趕緊退回幽州，把所探的事情，報與燕王，想法先去了髻山捉拿顧青蓮等，方是正理，把主意掣定。離了紫陽寺

出了魚兒山口，回歸店中，次日天明，算還飯帳，起身登程，連宵隔夜，趕奔幽州，這日來到，進入城中，入王府來見燕王，把打探之事，詳細說明，燕王聞聽，忙向尚老俠說道，此事應如何辦理，請老俠客想一良策吧，尚老俠說道，我們先趕緊去了髻山，捉拏顧青蓮等，如把他等拿住，再進兵居庸關，掃滅松風寨，並去紫陽寺，捉拏欒尚武道成等，如果拿不住顧青蓮與連月，或撰空了的話，我們率兵進取居庸關，按兵不動坐觀白蓮教與松風寨相鬥，等他們兩下裏都筋疲力盡之時，起兵攻之必能一舉兩得，燕王稱善，說道事不宜遲，就請老俠客與飛龍道長等，幸苦一趟能，尚老俠遂命蓋元傑與廉斌保護王府，自與飛龍道陶隱雲旬顯旬耀，黃培基朱能等，去了寨山拿賊，分佈已畢，起身離王府出了西直門，認大道直够了髻山，在第二天的早晨，已然來到找店住下，旬顯說道，前者我們出去訪查賊踪，白訪了一趟什麼也沒調查出來，甚為抱愧，今晚我且去積雪寺先查看一回，然後再去捉拿，方為把穩，尚老俠笑道這又並不是行兵打仗，何用探少時我們一同前去，不必多費此一層手續呀，旬顯稱是待至天晚，一同起身離店，直向了髻山積雪寺而來展眼來到廟前，尚老俠先縱入，衆人後隨，到在廟中，至鶴軒外，往裡一看只有兩個小道士，對坐在燒下擺棋呢，餘無別賊尚老俠抽劍縱入軒中，喝問道，田志中與顧青蓮都在那裏呢，快說快說，兩個小道士猛見老俠走人，拿着冷棒々

的一口寶劍，說道你是作什麼的，夤夜到此打聽我飾付有什麼事故，老俠說道老夫與你們師付乃是朋友。路過此處，特來拜望，小道士心說，還有拿着劍拜望的嗎，真是希奇事，遂說道，我看你的來利不良，你不要朦混我們，我們老師雖不在廟中，我們可也不是好惹的，你若是知時務的話，趕快給你出去，如若不然，叫你立見閻王，老俠大怒，喝道滿口胡說，快把你老師與顧青蓮等的去向說明，饒你不死，兩個小道士，也是不由大怒，一齊上前揮劍就剝，老俠客躲劍還招，鬥十幾個回合，把兩個小道士都打倒，旬顯旬耀，縱入軒中過去捆好，老俠客問道，你們這還不說實話嗎，小道士說道，我們老師與顧教主等，於今早動身到張家口魚兒山紫陽寺那裏去了，尙老俠不再多問，命旬氏弟兄看守，自與飛龍道等，在廟中搜查了一遍，查出與各處白蓮教，往來的信件不少，又拿住幾個道士，候至天黑，尙老俠命旬顯等押着道士，一同下山報告地方官，地方官給備了一輛車，這才押着賊人回城，至王府把拿着的人，扶下車來，交與軍士看守，遣回車輛諸事已畢，齊至裏面來見燕王，把經過細說一番，將所得的賊八信件呈上，燕王一見大喜，說道諸位得着這件信件，便不虛此一行啊，將來按着信件拿賊，豈不手到擒來，說着命人擺上酒席，與尙老俠等共坐飲酒，些命人把所拿住的道士，交有司收押候審，少時用吧，尙老俠說道，請王駕傳諭，明日起兵居庸關吧，燕王點頭稱是，遂命廉

斌，招集軍馬預備出兵，廉斌遵命去了，次日廉斌入報，軍馬已然齊備，燕王聞報，命姚廣孝守城，自與尙老俠等，乘馬至教軍場，祭了大纛，傳令起兵。當時大軍發動，直向居庸關而來。這日來到，在關內紮下大營，守關的總鎮入帳參見，燕王問道，現在松風寨那裏，可有什麼消息否，總鎮回道，並無甚麼消息，燕王說道，你可回關，妥爲把守，如有什麼消息，可速報我知。總鎮退了出去，燕王發放軍情已畢，與尙老俠說道，孤想派人去松風寨打探，以便早作防備，不知老俠客以爲如何，尙老俠說道，可命蓋元傑前去，他已去過一趟，道路比別人熟悉一些，燕王遂命蓋元傑前去打探，蓋元傑遵命去了，至次日天明，方才回歸，燕王問道，你去打探的怎麼樣啊，蓋元傑說道，賊人聞我軍開到，欲先發制人，前來攻關，大概在最近期間，便來進攻，請王駕早作准備，燕王聞聽，笑向尙老俠說道，賊人若起兵攻關，必被白蓮教所乘啊，尙老俠點頭笑道，我們就靜以觀變吧。燕王令蓋元傑去歇息，自與尙老俠議論軍機，至午後忽有探馬報道，啓稟千歲，現有松風寨的大寨主擴廓鐵本新，與軍師司堅然，三寨主賽養叔李化一等，率婁兵數千，前來攻關，請千歲定奪。燕王吩咐再探，探子去後，燕王命廉斌率兵一枝，去關上協助總鎮守城，廉斌領令，率軍來至關上，只見關外，賊營如星羅棋布，婁兵往來穿掖般的巡視，看罷，命軍士們多預備灰瓶炮子，槍弩火砲，安排已畢，與總鎮退歸

關上帳內歇息，至次日天將發曉的時候，賊人大舉向關上攻來，廉斌與總鎮，忙出帳督軍防守，洋槍火炮，滾木擂石，紛紛往下砸打，相持到日上三竿，賊人仍然不退，廉斌只見一賊，身高馬大，拿一條紫金盪，督兵攻關，料着必是擴廓鐵木新，忙抽弓搭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看得真切，直向賊人射去，真個是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不偏不倚，正中賊人的護心鏡上，見賊人吃了一罵，把隊伍撤回去了，廉斌也回帳休息，至夜晚賊人又攻上來，廉斌出帳觀看，見賊人只以箭弩向關上亂射，並不以兵力攻打，心說這種攻法，大概賊人要退兵吧，及至天明，賊兵果然退去，總鎮向廉斌說道，賊人來的急去的快，是所因何故呢，廉斌笑道，此事不便言明，事後自知，請你小心把守，我去回報千歲，說着起兵下關，乘首回營向燕王告知賊情，燕王笑道，賊人必被白蓮教所乘了，你可仍去關上防守，聽我令下，再爲出關進攻好了，廉斌遵諭而退，燕王命蓋元傑再去打探，至天晚回歸，備說詳細，燕王聞聽甚善，究竟是怎麼個情形呢，原到顧青蓮與蓮月帶手下弟子，由積雪寺來到紫陽寺之後，與武道成商量奪取松風寨之事，武道成說道，松風寨的大寨主，雖然仇視我白蓮教，但是那二寨主朱穎，很跟我們白蓮教要好，若前去說他，他必能助我，顧青蓮說道，你跟他認識嗎，武道成說道，我跟他有一面之識，顧青蓮說道，既然你與他相識，你可去他山寨說他暗助於我，如

果事成，我欲命他爲該寨大寨主，且命你爲該寨二寨主，決不失信。武道成說道，我去得暗入山寨，明去是不成的。顧青蓮說道，你就看着辦去罷，不要耽悞纔好。武道成說道，我就此前去。欒尙說道，你若去時，須改扮俗裝，以避擴廓鐵木新的耳目。武道成遂換好了衣服，起身離廟，直向亂石山松風寨，及至來到，向婁兵說道，我是你們二寨主的故友，名叫武登科，請分神給回一聲吧。婁兵至二寨，報知朱穎，朱穎聞報，心說往沒，武登科這麼一個朋友哇，也罷，別管他是說，且叫婁兵把他叫進來，一見便知了。飛想至此處，遂命婁兵把來人帶入。婁兵退出，不多時把武道成送至二寨內。小帳之中，朱穎細看，方看出是武道成，忙起身說道，道兄因何來此。武道成使了個眼色說道，我是由大同來此，特來看望賢弟，朱穎改口說道，兄長一向諸事順利否。武道成說道，托我弟的福，諸事甚利。朱穎請讓入坐，吩咐擺上酒席，少時酒席擺齊，二人對坐飲酒。武道成向左右看了眼，又向朱穎使了個眼色，朱穎會意，把左右退去。悄聲問道，道兄此來，必有要事吧。武道成說道，我此來，與賢弟打算密謀一件事，如果賢弟把此事辦成，賢弟便可爲一山之主，朱穎忙問道，究竟是什麼事呀。武道成說道，這裏大寨主與白蓮教爲仇作對，實爲白蓮教一大障礙，如賢弟能够把擴廓大寨主除去，我們教祖便令賢弟爲大寨主，得了天下之後，與賢弟富貴共之。不知賢弟能作到否。朱穎說道，此

事實非弟之力所能作到哇。大秦主有兼人之勇，一把紫△錘，天下無敵。憑小弟一人，豈是他的對手，武道成說道，他有勇無謀，圖之易如反掌，朱穎說道，道兄可有圖他之計嗎，武靈成笑道，賢弟何不攢撥他，攻打居庸關，等他率兵下了山，把山寨封閉不放他入，那時顧教主等攻之於後，賢弟出寨攻之於前，前後夾攻，何愁擴廓不敗，把他殺敗拿住之後，再共取居庸關，長驅大進，攘城奪地，佔河北取河南，大功指日可成矣，惡道這一番痴人說夢的話，那朱穎聽着眉飛色舞，很已爲然，遂說道我就照兄之計而行，請兄不可在此久留，趕緊回廟，去復顧教主，在最近期間，必有以報命，武道成大喜，去時告辭，起身出寨，趕回廟中去了，朱穎送走武道成之後，過了些天，這擴廓木鐵新正與朱穎，李純一，司馬然等，在大廳中飲酒之時，忽有探子入報道，啓稟寨主得知，在存燕王率軍向居庸關開來，恐於我山不利，請寨主定奪，擴廓鐵木新，分咐再探，探子退去，朱穎乘機說道，燕王突然進兵居庸關，必是那蓋元傑回去，探知我們這裏的內情，才來勸我山，我們不如先發制人，進攻居庸關，以阻燕軍方爲上策，擴廓鐵木新深已爲然，說道，請賢弟與我帶兵前往，留姜旺把守山寨吧，朱穎說道，山寨乃是咱們根據重地，他一人豈能把守的了，倘白蓮教乘虛攻來，那還了得，小弟不才，願坦防守之責，且負籌措糧秣之任，方保無失，擴廓鐵木新大喜，說道，賢弟肯守山寨，我無後

顧之慮了哩，合計好了，命李純一去發動大隊，預備出兵，過了一日，隊伍調客，擴廓鐵木新，命朱穎與姜旺守山，目與司馬然，李純一等，帶大隊下山，開往居庸關前，屯下大營，探兵進攻，攻了多時，一箭飛來，射中護心鏡，幸虧是寶鎧，未被箭頭射傷，遂收兵回營，與軍師司馬然商量良策，在這商量未決的當兒，忽見姜旺氣急敗壞的來到，忙問道你不在山寨，幫助二寨主把守，來此何幹，姜旺說道，寨主不用問了，二寨主已陰入了白蓮教，把山寨用輕兵封閉，以攔寨主的回路，請寨主火速撤兵早作準備，擴廓鐵木新怒問道，你怎麼知曉他歸入了白蓮教呢，姜旺把經過詳說了一番，直氣的擴廓鐵木新，咬牙切齒，原來自擴廓鐵木新進攻居庸關之後，朱穎就派心腹人，把前後寨把了個水洩不通，並招集至山的頭目說道，現在燕軍進攻居庸關，大寨主帶兵前去抵抗，不異以卵擊石，必非燕軍的對手，倘燕軍把大寨主殺敗，進兵攻我們的山寨，我們也是無法抵抗，現在我有一個保全山寨之策。不知你們能依從嗎，衆頭目齊問道，二寨主有什麼保全之計呢，朱穎說道，你們隨我共歸白蓮教，借白蓮教的努力，以抵燕軍，保全咱們的性命，以免復沒之禍，你們的意下如何，巡山總頭目姜旺，起身說道，二寨主莫非倒反山寨嗎，你可要想想，大寨主對你可不錯呀，你要這麼辦，你的良心何在，我有死而已，決不從你，朱穎拿劍在手，怒目喝道，你性違背我麼，姜旺亮出雙鞭，厲聲

說道，你要背叛大寨主，不用說違抗你，我還要你的命呢。朱穎大怒，一個箭退，縱至姜旺的面前，揮劍就剝姜旺躲劍還集，兩個人打在一處衆人上前解勸。姜旺乘機縱出大廳，逃出寨外，直向大營，而來，來至營中，見了擴廓鐵木新，說明經過，擴廓鐵木新，聞言大怒，立時就要撤兵攻寨。司馬然說道，寨主少安勿燥，可先派李寨主去關下，遙作攻勢阻止燕軍進逼。我們再撤兵不遲，擴廓鐵木新深然其說。遂令李純一攻關，並吩咐道，俟我隊撤，可撤在大營之後紮營，以防官軍抄襲我後。李純一領令率而去，擴廓鐵木新乘勢率隊撤至山寨前，列成陣勢，往寨上觀看，不看則已，一看幾乎氣炸肺，見寨上已遍插白蓮教的旗號，原來自姜旺逃走之後，顧青蓮等隨後來到，朱穎迎入大聽之中，共商破擴廓鐵木新之策。蓮月說道，我們先換白蓮教的旗號，一俟擴廓鐵木新撤兵來到，先與他正面一戰，然後再用計破他吧。朱穎遂令婁兵，在寨上遍插白蓮教的旗號，調齊了一枝婁兵。預備出戰，將分派好。婁兵飛報道，大寨主率兵殺回來了。朱穎請混沌教主守寨，自與顧青蓮等，率隊直出寨前列陣，擴廓鐵木新，見朱穎率兵迎戰，更是怒不可遏。拍馬舞過，衝殺過來，蓮月提拐迎戰，蹦起來，兜頭便打，擴廓鐵木新掄過就磕見蓮月把拐抽回，乘勢橫過欄腰便打，蓮月縱身躲過，將要進招。擴廓鐵木新的戰馬，竟衝了過去。待至把馬圈回，復又戰在一處。戰約百餘回，不分勝負。顧青蓮

忙上前助戰。擴廓鐵木新，力戰一僧一道，毫不懼怯。搥把紫金搥舞的風雨不透，蓮月等雖然都是登峯造極的能爲，也半點便宜難戰。欒尙忙着加入戰團。香爐腳勢，與擴廓鐵木新苦鬥，直鬪了數百餘回，大風陡起，方才罷戰。擴廓鐵木新，回營休息。次日天明，與司徒然正在計議攻寨之事呢。忽有婁兵入報道：現有一人自稱叫蓋元傑，要求見寨主，擴廓鐵木新，吩咐請了進來。婁兵退出，不大的工夫，把蓋元傑帶入。擴廓鐵木新起身說道：蓋俠客來此何事？蓋元傑說道：我特來與寨主獻一安全之策，以報前日優待的厚情。擴廓鐵木新，把婁揮退，讓蓋元傑落坐，開言問道：足下有何妙策，請道其詳。蓋元傑說道：寨主爲有白蓮教抗禦，後來有燕軍進迫，恐敗亡在目前，爲今之計，必須降燕王。專攻白蓮教，方是上策。擴廓鐵木新說道：我與燕王乃是仇敵，豈能降順？就是降順，燕王也不能容我，我今只有破釜沉舟，打破一切，足下勿復多言。蓋元傑笑道：白蓮教與朱穎，奪取山寨之事，寨主若甘心忍受則已。若不甘心忍受，不降燕王，寨主這口惡氣恐永無出日。擴廓鐵木新問道：何以見得？我不降燕王不能出氣呢？蓋元傑說道：那白蓮教匪顧青蓮與欒尙等，足智多謀，寨主雖勇武絕倫，終恐非其對手，若肯與燕王合作，燕王仗寨主之勇，寨主憑燕王智，顧青蓮等指日可擒，山寨仍歸於寨主，寨主樂得乎而不爲？擴廓鐵木新沉吟了半晌，說道：如燕王要我歸順也行，就請接

兵不動，不乘我後足矣。無須協助。俟我捉住顧青蓮等，交與燕王治罪，我以後不再在此盤踞，退歸西憂去。也就是了。蓋元傑說道，若以寨主一人之力，恐捉不住顧青蓮等吧。擴廓鐵木新說道，憑我掌中之條紫金棍，捉不住他等，也打他成爲韮粉，勿勞足下溫慮。蓋元傑哂笑道，寨主若是以暴虎憑何之勇，去抵惡道等詭計多端之智，怕寨主必爲彼等所謀哇。我今有一計，不知寨主們用否。擴廓鐵木新說道，足下的計將安出，蓋元傑說道，請寨主將山寨之暗道示知，我們燕軍去幾個人，由暗道潛入，給他裏迎外合。何愁山寨不破。擴廓鐵木新搖頭說道，此計怕不能行啊。蓋元傑問道，此計怎不能行呢。擴廓鐵木新說道，那朱顯也知道地道的所在，他焉能不把裡面的地道口堵塞，不然我早暗道攻入了。蓋元傑說道，就是他把地道口堵塞，憑我們的輕工，也能潛入山寨之中哇。擴廓鐵木新說道，如果，你們能深入的話，這個計策，倒也使得。蓋元傑說道，那麼就請明日與惡道等開兵，我們必有助之。至於地道口的地點，還求寨主指示明白。以防賊人由彼處逃走。擴廓鐵木新說道，那條暗道的出口，是在後山天然洞內。若把天然洞口把住，惡道等便由地道逃走不脫了哇。蓋元傑聞聽，心中暗喜，當時起身作別去了。擴廓鐵木新送走蓋元傑之成。候至天晚，率兵攻寨，寨上矢石如雨，防守嚴甚，攻打多時，並未攻下。只得收兵回營。第二天，佈成陣勢，討敵要戰。顧青蓮等，也率

隊出寨，把陣勢排開，朱穎催馬提刀，來至陣前，擴廊鐵木新一見，怒氣沖冠，拍馬舞
撻，至當場，咬牙喝道，大胆的朱穎，你勾患白蓮教，奪我的山寨，我恨不能食汝之肉
，寢汝之皮，說着，掄撻就要打下，朱穎說道，且慢，我有一言，對你說明，再戰不
遲，擴廊鐵木新說道，你有何言，快說來，朱穎說道，我根本就是白蓮教中之人，並
不是現在才歸順，往日我也曾勸寨主入教，寨主不但不從，反把我申斥的一頓，我只得
隱忍下去，我既然勸寨主不聽，也是無法，不得不患於白蓮教，而背寨主，我若是新歸
順白蓮教，而奪寨主的山寨，那算我的不義，但是也覺得心中有些撻不去，寨主現在
危機四伏，我實不忍看着寨主敗亡，請歸順白蓮教，還讓寨主爲山寨之主，共抵燕軍，
倘寨主不以我言爲然，顧教祖已設下了十面埋伏之計，寨主若敗，燕王必乘勢襲寨主之
後，那時寨主恐悔之晚矣，擴廊鐵木新勃然大怒，喝道，任你多少埋伏，我也是不懼呀
，休要多言，看過取你，說着，掄撻便打，朱穎擺刀相迎，兩個人戰在一起，戰約百餘
回，朱穎圈馬就走，就跑走，擴廊鐵木新，將要追赶，將要趕拿，聽本陣上金聲大
作，忙撥馬回陣，向司馬然問道，什麼事鳴金，司馬然說道，我在瞭望台上觀見，
左邊密林飛，鳥驚起，隱隱露出旗角，右邊山崗上，時見塵土飛揚，後面夾溝裏，炊
烟上冲，據我看那幾處，都有了白蓮教的伏兵了吧，寨主不可不防，正說着，探子入報

道，確實寨主得知，現在四下裏，都有白蓮教的伏兵，每路伏兵，都携有咱們山寨主的鐵葉衝車數十輛，請寨主定奪，擴廊鐵木新分再探。探子去訖，遂與司馬然人帳商議對策，司馬然說道，爲今之計，只好決一死戰，如戰不勝，只好投順燕王，再圖報傷，擴廊鐵木新嘆了口氣，說道，唉，這也怨我目不識人之過呀，想當初那朱穎投入山寨之時，我竟認爲是個左膀右臂，誰知他乃是白蓮教的奸細，事已至此，我只有一死相拚，決不能去圍燕王啊，今夜晚，來昏黑之際，我們先殺出他們的伏兵陳地之外，再徐圖良策吧，說着，命人去把後路隊伍調回，預備突奪，少時李純一率隊回營，擴廊鐵木新命李純爲前軍，自統大軍爲後路，定於夜晚突西方之圍，李純一遵令，調度去了，展眼天色已黑，擴廊鐵木新，與司馬然飽餐戰飯之後，將要傳會起兵，姜旺驚慌入帳報道，啓稟寨主，大事不好，兵兵們不知何時，已逃走多半哪，請令定奪。擴廊鐵木新聞報大吃一驚，不禁嘆道，這也是我向日勒羈人的報應啊，我若不把婁兵的家眷，都擱在山中，婁兵豈能逃散，我若不預備鐵葉衝車，白蓮教豈能用以困我，細想起來，制人成，反把自己制了哇。姜旺說道，寨主不要追思以往，趕快逃走要緊，擴廊鐵木新點了點頭，起身出帳，翻身上馬，調集婁兵一看，已賸五六百名，心中甚是難過，把心一橫，抬腿由鳥翅環摘下紫金盪，將要率兵突圍，忽聽四面八方，砲聲頓起，漸漸圍攏上來，一腿

鐵木新一馬當先，向西面闖殺上去，殺至切近，數千輛然車衝來，橫斷去路，爲首一人，捧劍上前就扎，細看，乃是顧青蓮，忙把馬一帶，躲過劍去，掄搥還招，此時李純一探兵衝殺，與婁兵混戰一處，白蓮教用鐵車，橫衝豎種，把擴廓鐵木新的兵馬，種了個五零六落，紛紛潰敗，擴廓鐵木新一看，只賸李純一，司馬然，姜旺等幾個人，與婁兵覺住一團的苦鬧呢，忙打呼哨，虛帳一搥，率司馬然等，挑開數輛衝車，北逃走，逃出來沒有里許，鑼聲過處，一隊人馬殺出，爲首二人，乃是雙拐如來蓮月，與混純數教主田志申，各率弟子數名，截住去路，擴廓鐵木新不顧一切，催馬掄搥就掃，蓮月等，各擺軍刃迎戰，戰了多時，姜旺被蓮月手下的弟子殺死，擴廓鐵木新不敢惡戰，忙向居庸關方向逃走，走出一里，被欒尙率兵截住斫殺，鐵車圍龍上來，擴廓鐵木新緊咬鋼牙，撥馬撞至鐵車近前，雙臂用力，往勞一挑，挑開一條道路，衝了出去回頭一看，見司馬然等並未衝了出來，忙又把馬圈回，用搥挑開鐵車數輛，方把司馬然與李純一救出，一同逃走了，顧青蓮大獲全勝，把人馬集聚在一處，天光已然大亮，遂整隊回寨，及至寨前一看，不由的大吃一驚，原來寨上，已盡插蘇軍的旗號，顧青蓮回顧蓮月說道，這燕軍莫不是從天而降嗎，我們費了這些心機，反給燕軍作了俚啦，豈不令人氣死，蓮月說道，我們且在寨下，紮住營寨，另想應付之策罷了，這燕軍怎麼會奪取了山寨呢，原

來蓋元傑自向擴廓鐵木新探明白了暗道之後，回關向燕王報告。燕王遂命蓋元傑、旬顯、旬耀、黃培基、朱能等，由後山潛入賊寨，去殺把守暗道入口之賊，接應大軍入山。命廉斌率兵一技，潛出岫庸關。由山道繞至賊人山後。由暗道攻入，衆領令去了，單說蓋元傑等在夜晚，離了居庸關，直奔賊寨，由後山攀緣而入，潛至中寨。蓋元傑命衆人在暗地潛伏，自去大廳後窗隙窺探，聽顧青蓮說向朱穎向道那擴廓鐵木新製造的戰車，共有多少輛啊。朱穎說道，共有一百餘輛，顧青蓮說道，我們可分兵四路，去寨外埋伏，每路帶衝車四十輛，俟把埋伏安排好了，你可派人去擴廓鐵木新營中，佈散流言，就說如不歸順白蓮教者，全家處斬。這麼一說，他的婁兵，必然分散，散去了他的兵力之後，四下裏兜殺上去。擴廓鐵木新雖勇，必被我擒。朱穎說道，請教王分派一切吧。顧青蓮遂命谷通安把守山寨，命蓮月與田志申，率一枝隊往，到北嶺消去埋伏，命欒尙率隊去居庸關要塞之路去埋伏，命朱穎在寨前截死，並囑咐向擴廓鐵木新，說明厲害，自率一枝隊往，去伍西叢林內埋伏，分派已畢，各自率兵去了。蓋元傑俟賊等去後，會合旬顯等，來至山後，將守地道口的賊人死殺。黃培基由地道口出去，至地道口外，見廉斌已率隊趕到，遂引入山中，大隊到在山裏。廉斌分給黃培基隊伍一半，去奪前寨，命朱能率一技隊伍，把守後寨。自與蓋元傑等，殺向中寨而來。那谷通安以爲高枕無憂，

在寨中與幾個小頭目，歡呼暢飲呢。他一人獨掌大權，把守山寨，高興的了不得，唱了一個，酩酊大醉，乘酒動，大吹共牛，衆頭回只得隨聲附和，谷通安更忘其所以，在這洋洋得意，醺々大醉的夾當，婁兵慌裏慌張的入報道，現在無號燕軍已攻入寨中，請谷教主速作準備，谷通安聞報，不覺由腦門子冒股涼氣，驚慌失措，衆頭回見他這種神氣，無不暗笑，齊說道，請谷教主快率我們出去抵禦吧，還怔着什麼，谷通安不得已，把胆子壯了一壯，抽出軍刀，說道，好吧，你們且隨我來，說着，跟裡跟倉，搶出廳外，回頭一看，衆頭回已溜之乎也，此時也說不上算來了。來至中寨外見守寨的婁兵長，已杳無踪跡，原來婁兵們對於朱穎倒反山寨，勾串白蓮教的事，都是滿門的不服，一聞燕過攻入，乘勢逃避去了，谷通安正在發岌之際，忽見一人，疾如飛鳥一般，來至近前，細看，乃是冤家對頭蓋元傑，料着逃走不脫，掄軍刀便打，蓋元傑抖盤龍棍，與賊人殺在一處，殺了百餘個回合，被蓋元傑一棍抽倒，旬耀上前一劍把賊人殺死，這才隨同廉斌，搜查山寨，搜查已畢，來至前寨，見亮培基已把前寨奪了過來，盡插燕軍的旗號，心中甚喜，忙命官軍把賊人山中的洋槍火砲，強弓硬弩，都運至寨上，以備擊賊，分佈已畢，天已大亮，遙見賊人整隊回山，至寨下，又步下山去，安紮營寨，料着賊人，竟圖反攻，遂命蓋元傑守寨，自與旬氏弟兄，率火槍隊出寨紮營，在營前挖了一道長壕，以防賊人

的衝東，一面命人由便道，回關搗捷，諸事就續，天色已黑，忽聽擴廓鐵木新獨闖賊營，望將軍定奪，廉斌聞報，遂率兵衝下山來。來至切近，聽賊營中喊殺連天，聲震山岳，忙率隊衝入營去，在這個夾當，燕王的大軍，也兜殺上來，原來擴廓鐵木新，闖出重圍之後，逃至關下，見燕王已在關前列陳翻身下馬，來至陳前，向燕軍說道，我乃松風寨的大寨主，特來報投，請轉報一聲則個，軍士報至裏面，尙老俠與飛龍道迎接出來，互通姓名，一同入營，來至帳中，燕王見擴廓鐵木新，身休雄壯異常，甚是訝異，欠身讓座，擴廓鐵木新上前跑倒行禮，口中說道，罪犯參見千歲。今罪犯勢窮力竭，望千歲不究既往，允予畛留，燕王親手相慘，滿面堆笑的說道，壯士請起，孤得壯士來助，何寨白蓮教不破，遂命人擺上酒宴。欸待擴廓鐵木新在酒席前，擴廓鐵木新把杯說道，茶初來無功，願明晚獨闖賊營，以作千歲的先鋒，燕王大喜，撫背說道，明晚孤當親作接應，以觀壯士大展身手，酒宴用罷，天已大明，燕王命各隊養精蓄銳，預備晚間進攻，分派完了，廉斌的捷報已到，燕王喜之不盡，把捷書遞無擴廓鐵木新觀看，擴廓鐵木新，心中也自痛快，轉瞬天色已暮，擴廓鐵木新，全身披掛，出營提上馬，連把嚼環抖動，戰馬把頭一揚，鬃尾一托煞，直向賊去撞去，闖至賊營切近，躍過三道戰壕，衝入賊營之中，賊人並不是沒有防備，怎奈擴廓鐵木新，勇不可擋，馬到處萬軍披靡，搗起

處血肉橫飛，顧青蓮等聞信，忙出帳抵禦。見擴廓鐵木新在營中任意縱橫，往來馳聘，如入無人之境。隊伍已被闖亂，不由大怒，遂把洋槍隊調齊，一聲令下，紛紛向擴廓鐵木新射去。擴廓鐵木新見賊人施放洋槍當向前營闖去。闖至前營，被欒尙率弩箭隊截住，弩箭齊施，如飛蝗驟雨，擴廓鐵木新身中數箭，轉向左營闖去。闖至左營，偶一疎神，戰馬被絆，馬索絆倒，把身一縱，跳在地上，徒步趕殺賊兵，殺透重圍，又被蓮月率火噴筒隊截住，一陣火噴打出，身上立時燒着。欒尙又由後追到，命弩箭隊齊放弩箭，可憐擴廓鐵木新，被煙火薰的頭昏目黑，那裏還有抵抗的能力，渾身集矢如蝟，兀自掄搥苦鬪，被欒尙由後面趕過去，一劍揮倒，殺死在他，將要收兵，廉斌督火槍隊，由前寨殺入，燕王率大軍，由後寨殺入，兩下夾攻，賊兵立潰，顧青蓮等，突圍而出，逃走去，燕王大獲全勝。後兵入寨，派軍士看着擴廓鐵木新的死屍，盛殮起來，浮昔查點由中的倉庫。安撫山中的居民，諸事已畢，來至大廳少歇，忽有軍士入報道，現有擴廓鐵木新的手下之人，求見千歲，燕王吩咐帶了進來，軍士退出，不大的工夫，帶進二人，跑倒案前。燕王溫語問道，你二人叫什麼名字？二人答道，我等叫李純一，司馬然，與我們大寨主逃出重圍之後，因為戰馬已去，遂致失散，在民間隱居了一宿，今聞千歲破了白蓮教，特來投淺，並尋找我們大寨主。燕王戚然說道，你們大寨主已竟戰亡了哇，李純

一等，聞聽，伏地放聲痛哭，燕王命人扶起，你們徒哭無益，想法子與你們寨主報仇就是了，二人止慟，落坐一旁，燕王命人擺上酒席，與衆人共坐飲酒，酒過三巡，尙老俠把杯說道：我料那顧青蓮等，必然逃回魚兒山紫陽寺，請千歲率兵回關，我等去拏賊匪，以免再事滋擾。李純一說道，我等願隨前去。俾使替我們大寨主報仇。尙老俠說道，正在用人之際，二位同去再好沒有，計議已定。燕王命人焚毀山寨，率軍回關，尙老俠與飛龍道陶隱雲，率黃培基，旬顯，旬耀，蓋元傑，朱能李純一，司馬然等，起身連夜趕奔張家口，在下堡找店住下，歇了一宿，次日晚，蓋元傑說道，我先探一探去，如果賊人沒逃回來，咱們再另想他法，省得大家往返徒勞，尙老俠說，你先去探一探世好，快去快回，不要耽悞。蓋元傑說聲遵命，收拾緊親俐落，離店進白魚兒山而來，順山道，步月色，迤邐而行，進入山中，忽見東山頭上，兩道白光上下縈繞，心中甚是納悶，暗道，在這夜間，什麼人跑到山頭動起手來。我倒要看個究竟。想罷，施展輕工，直奔西山頭，及至來到，隱身叢奔中，仔細觀看，見上面乃是一男一女在動手，女的使劍，男的使刀，殺的不可開交，聽那男的唱道，好賊婢呀，你也太恨心了。我與你乃是結髮夫妻，你竟拋下三歲的幼子，恨心隨奸夫逃走，今日好容易才把你找着，怎能容你你快把那奸夫對我說明，他往那裏去了，我便饒你不死。聽女那子說道，我愛誰，我就

跟誰去。你干涉不了，你也不用打聽他，他這就回來，少不得我們一同要你的命。聽到這裏，已明白內情，深恨那淫婦之無情，有心上前助戰，奈因人家是夫婦，怎好加入戰團，只得且看熱鬧，正看之間，忽見一人提刀趕到，幫着那婦人雙戰那個男子，聽那婦人向趕來的那男子說道，我們的住址，已被他覓着，可千萬不要放走了他呀，斬草不除根，萌芽恐復生啊，聽後來那男子說道，早要聽我的話，把他害了，那有這個事啦，聽到此處，料那後來的必是奸夫，不由的氣往上升，由腰中抖出盤蛇棍，縱身一躍，來至那後趕到的那男子近前，喝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爲什麼事動手，快快說明，那人說道，我們的事，你干涉不着，趕快滾開此處，不然的話，我立時要了你的命，蓋元傑冷笑道，你倒說了輕巧，咱們不誰要定誰的命呢，且過來與我一戰，那人掄刀向蓋元傑就刺，蓋元傑略一閃身，抖棍向腿就上就纏，那人躲閃不及，被棍纏住，抖了個跟頭，蓋元傑上前按住，解那人身上絨繩，把那人捆上，提起盤蛇棍，轉身一看，那個男子他把那個女子打倒，捆綁上了。遂向那男子問道，你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可否對我說明，那男子把刀插入匣中，抱拳說道，若非足下，拔刀相助，我就得喪在這兩個狗男女之手，今蒙下問，豈不隱瞞，請埋邊深山草屋中。我再與恩公談吧，說着，把捆的男女，一手提起一個，回頭向蓋元傑說道，請恩公且隨我來，說着，在頭前引路，蓋元傑在後

相隨，越過山嶺，走至山腰，見一片很平的石崖上，有三間草房，沿着山崖的邊兒，用樹枝栽的欄杆，一同這入草，那男子把人放在炕上，撥了撥油燈，屋中頓覺明光，見地桌上，擺着鹿肉乾，兔肉腐，各種野味，還放着一個酒葫蘆，擺着兩酒杯，兩雙快子，聽那男兒說道，這賊婦給這奸夫，預備的酒菜，等着回來一同飲酒取樂呢，不想我來到了，咱們且飲幾杯，再爲細談吧，蓋元傑覺着，也有些餓了，遂對坐共飲起來，蓋元傑把杯問道，請問足下貴姓高名，那人說道，我姓何名良輔，祖居宣化府城裏，中街，素以保鏢爲業，請問恩公尊姓大名，蓋元傑說了姓名復問道，這婦人是足下何人，因爲什麼在山上苦鬪，請道其詳，何良輔嘆了口氣，說道，唉，這也是我無德，家中不幸，才遭此事呀，遂把經過，詳細說了，蓋元傑聞聽，不勝慨嘆不已，究竟是什麼事呢，原來何良輔，自幼父母雙亡，在宣化府振升鏢局，當一名小夥計，那年二十歲，跟着保鏢的差官們，練習武藝，老差官賀雄飛，見他身手靈敏，甚是愛惜，遂收爲徒弟，親身傳授他武術，轉瞬十載，何良輔練成一身軟硬工失，賀雄飛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各叫賀雲娘，年已及笄，也練的是劍術純熟，賀雄飛就把雲娘要配了何良輔爲妻，自結婚後，夫妻是異常的恩愛，過了一載，賀雄飛因病身亡，鏢局子就歸何良輔管理，何良輔本是一個零行孤苦的人，被賀老差官造就一身武上，又授以產業，妻子以女，焉有不感激的

道辦，不但感激，而且對於雲娘是倍加客讓，雲娘漸漸的就嬌縱起來。凡事都要壓何良輔一頭，何良輔毫不計較，又過了一年，雲娘生了一子，何良輔更不敢惹了，一天到晚，總加着十分小心，總怕雲娘生氣，怕把奶氣回去。雲娘又有所恃，簡只的拿着何良輔得作奴隸一樣，言良輔不敢有虧良心，一味的忍耐，不肯有負賀老達官的原恩，雲娘是得步進尺，不用說何良輔稍掛其意，就是臉上畧現出一些，不願意的樣子來，他也得哭鬧個天翻地覆，何良輔若不陪個小心，那算是不開交，就這樣的過法，又過了一年，何人沒有不識笑何良輔怕婆，豈知何良輔並非有季常之懼，乃非忘釜忌蹄之人哪，這日何良輔正在閨中，與雲娘開談呢，忽有夥計報道：現有張家口景順鏢局子的少達官，鄭雲，前來拜訪，何良輔說是賀老達官的內侄來到，忙出去迎接，讓至內宅，備酒款待，鄭娘見表弟來到，就髣髴吃了一付興奮劑，立刻打起精神，問寒問暖，殷勤的招待。那鄭霞乃是個風流蕩子，專在女人身上用工夫，與雲霞早有海誓山盟，誰知姻緣無分，他們藕斷然連，心心相印，在賀老達官在世之時，看他那種輕薄態度，很不歡喜，他也不敢常來常往，他的父親鄭體乾，看出他的心情，也禁止往振升鏢局子去，不想賀老達官死後一年餘，鄭體乾也一命烏呼。鄭霞自他父親死後，毫無避忌，終是溺身在溫柔鄉裏，偶然想起雲娘，遂將買賣交與師兄李應管理，奔到宣化府振升鏢局而來，來到之後，

見雲娘餘情未盡，招待殷勤，心裏覺着暢快的了不得，遂就在振升鏢局住下，每逢何輔良出去保鏢之時，就是鄭霞與雲娘巫山相會之日，全鏢局子裡，無人不知，只有何良，懶懶睡裡夢裏，這日保鏢回歸，回至內宅，見雲娘對鏡理裝，鄭霞坐在裝台擺弄裝具，心中老大的不自在，沉着臉說道：賢弟可謂水晶簾下着梳頭哇，鄭霞聞言，抬頭一看，見是何良輔來到，不覺心裏發現，滿面飛紅，雲娘裝作沒事兒似的一邊梳頭，一邊問道：你回來啦，何良輔沒好氣兒答道：我不回來，還死的外頭哇，雲娘連三並四把頭繞上，轉過身來，三屁股坐在裝台旁椅子上，把眉一一整，媚眼圓睜，嬌嗔道：幹嗎呀，才進門，你就給我疙疸話兒聽，你死也是臭塊地，說着，掏出絹帕，撫臉痛哭，何良輔見雲娘這麼一哭，深悔莽撞，忙把怒容改作笑臉，說道：我因為走了一心的火，說話未免急躁一些，望你原諒我吧，雲娘哭道：我們還敢不原諒你，請你不要跟我們鬧氣，我們就知足。正在鬪口，孩子由夢中驚醒，爬在炕沿前，例着小咀大哭，何良輔怕孩子掉在地下，忙過去，抱起來，送在雲娘的懷裏，說道：別生氣啦，瞧孩子吧，雲個嘆赤一笑，把孩子接過去，向孩子就道：你爸爸那種皮氣，咱這小東西，大了也好不了，何良輔笑道：對了，要像我這樣的皮氣，大了也怕是個怕老婆的貨呀，雲娘也把臉一翻，忙問道：你怎麼怕老婆，老婆怎麼教你怕，你今天很給我說明了才行，何良輔說道：這話我

又說錯了，得啦，我不怕老婆，老婆怕我還不行嗎，雲娘連問道，老婆因為什麼怕你，老婆因為什麼怕你，何良輔一笑道，老婆也不怕我，我也不怕老婆，還不成嗎。雲娘睡道，呸我們說不過你，反正話由你來回說。何良輔擦了臉上的吐沫，退出一闔子，退出屋外回至櫃房，暗生悶氣。到在夜晚，也不回後面，就在櫃房睡了，次日微明，婆子抱着孩子，跑來向何良輔說道，叫了不得了，請你老快到後面看一看吧，大奶奶不知什麼時候走了，也不知，何上那兒去啦。良輔聞聽，忙到後面觀看見箱子大，開衣服拉的非常零亂，婆子抱着孩子站在身後，指手畫腳的說道，你老看看那箱子拉的那麼亂，這一定把仔軟的西都帶走了，這大奶奶怎麼這麼狠，哪把孩子撒下都不管了，何良輔心裏早明白大半，向婆子說道，你不用叨咕了，好好看着孩子吧。那孩子一邊哭着，一邊把媽叫個不着，何良輔心如刀攪，哄道好孩子不要哭，待爸爸給你找媽去，婆子聽何良輔這樣說法，心裏一酸，兩眼睛裏的淚珠兒，奪眶而出，滾落下來，何良再三的囑咐婆子妥為看守小孩，走出房來，至前向尋找鄭霞，誰知也不見踪跡，遂把鏢局子的事務，交與旁人照管，暗帶折鐵燕刀，起身離鏢局，逕向張家口而來，來至風順鏢局，進到裏面，李應忙迎了出來，讓至客廳，分賓落坐，何良輔問道，你們少達官回來了沒有哇，李應說道，不是在你老那裏住着哪嗎，何良輔說道，他昨天由我那裏歸回來了，我跟他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商議，所

以，才找了他來，李應搖頭說道，他亦沒有回來，可是他縱奈老那裏走，到那裏去了呢，何良輔說道，誰知道呢，我還問你老哪，他既然沒回來，我就此告辭了，等他回來，我們有什麼再說吧，李應說道，何必這麼忙，在這裏等他兩天，他也就回來了，何良輔說道，我還有事呢，不能在此久留，說着，起身告辭，離了萬順鏢局，至下堡找店住下，用了酒飯，略事休息，候至天晚，熄滅了燈燭，潛出房外，帶關了房門，縱身上房，躍出店外，施展飛行術，直奔萬順鏢局，飛身縱入，來至後面，仔細查看了一番，果無不鄭霞的踪跡，料着，李應所說的話不假，潛至櫃房，見裏燈光明亮，伏在窗下窺聽，李應說道，今日何達官來找咱們少達官，必有特別的事故，聽一個人問道，怎見得呢，聽李應說道，你沒見他那氣不正嗎，聽那人說道，莫不成咱們少達官，在那裏作了什麼不正當的事情，被何達官查知，他害怕跑了，也不敢回櫃吧，聽李應說道，多半許是吧，聽那人說道，那麼他可跑那裏去了呢，聽李應說道，他跟紫陽寺的道士李清風交好，大概他許到那裏去了，聽到此處，心中暗喜，忙出離鏢局，趕回店中，歇了一宿，第二天，用了晚飯之後，白店夥打聽明白紫陽寺的地點，算了飯帳，起身出店，够奔魚兒山，進了山口，日已西沉，見有兩個牧童騎在牛背上，一邊驅着牛，一邊說道，聽前面那個牧童，向後面那個牧童說道，佛手峰後邊，朝陽崖上，紫陽寺看果木樹的草房裏，新

近住了一個姑娘們，長的太漂亮啦，聽後那牧童說道，愛呀，大概是個妖怪吧，不然的話，年青的娘們，那裏敢在那裏去住呢，聽前面那假童說道，你別胡說亂道，人家還有男的呢，你怎麼說是妖怪，聽罷，料着必是奸夫淫婦，隱居於此，遂向牧童問道，請問佛手峰在那裏呀，牧童遙指着答道，你看那七叉子八叉子的山頭，那就是佛手峯，何良輔說聲謝々，直向佛手峯而來，越過山峯，來至朝陽崖，天色已黑至崖上浮崖前，往裏窺視，見雲娘，燈，拭劍，掉上放着酒菜，看那意思，是鄭霞回來飲酒，等的正不耐煩呢，看罷，不由的忿火中燒，探臂膀，套挽手，握刀把，按崩簧，抽出燕翎刀，抬腿踢開屋門，縱至裏面，舞刀耍剝，再着雲娘，已不見踪跡，扭向一看，見後窗戶大開，料着必是聽見抽刀的聲音，見機由後面逃走，忙從後窗追出，見雲娘向山峯上狂奔了去，脚下用力追至峯上，喝道，淫婦休走，快把腦袋留下，雲娘見已追到，只得站住，轉過身來，捧劍就扎，何良輔躲閃還招，鄭霞起來助戰，恰被蓋元傑遇上，把奸夫淫婦拿住，言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哇，何良輔把經過對蓋元傑說明，蓋元傑說道，足下家事，某小使忘加辭，待我先問一問鄭霞，他怎麼會與紫陽寺的道士來往，這裏很有大關係。我問明白，憑足下隨便處置，何良輔說道，我們用完了酒，再問他不遲，遂飲起酒來，少時飲罷，蓋元傑起身向鄭霞問道，你怎麼會逃到這裏，你把詳情說明

，便饒你命，不然，就把你碎割了，快說，快說，鄭霞哀求着說道，這也是我一時的糊塗請你饒恕我了罷，蓋元傑喝道，我沒問你那個，我就問你怎麼會逃到此處，鄭霞說道，只因毒娘與地丈夫吵了幾句咀，他丈夫不到後宅去睡覺，他把我找了去，立逼着我帶他逃走，我萬般無法，才把他帶到紫陽寺的道士李清風，因爲他師付混沌教王田志申，沒在廟中，不敢作主，遂讓我們到這理居住，蓋元傑問道，你與李清風怎麼個認識，適才你作什麼去了，鄭霞說道，李清風時常下山，到我們鎮上去，我們常在勾欄院中遇見，日久天長，便交上朋友了，經他引薦，我就入了白蓮教，適才我是到廟中去見混沌教主，蓋元傑，還有誰跟他一塊來的，鄭霞說道，他們前天回來的，跟他一塊來的，有蓮月，欒尙，顧青蓮等多人，蓋元傑說道，他們回來，想往那裏去不呢，鄭霞說道，聽說他們不久就要去大同府五斗山紫陽寺上院，那裏隱避去，蓋元傑說道，你說的可是實話爺，鄭霞說道，我焉敢撒謊，蓋元傑點了點頭，向何良輔說道，我的話已問完，應怎樣發落，聽足下自便吧，何良輔提刀在手，起身說道，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他兩個不是有緣嗎，我成全成全他們，叫他們再結來生吧，說罷，手起刀落，把奸夫淫婦的腦袋斫下來，蓋元傑一見，慨嘆不已，何良輔問道，兄長適才向鄭霞追問廟中之事，莫不是兄長此來要去廟中打探嗎，蓋元傑點了點頭，遂把經過說明，何良輔肅然起敬，小弟

願附驥而行，不知兄長允否，蓋元傑說道，你欲行俠作義，我焉有不允之理，我們且去廟中探看探看，然後回店與尚老俠等，商議破廟之事吧，何良輔說道，天已不早，我們就趕緊去吧，說着，一同出了草房，順山道直觀紫陽寺，展眼來至寺前，飛身躍入，到裏面，驚伏鶴行，至鶴軒後，由窗隙往裡追看，見顧青蓮等，正收拾行裝，匆匆欲行的神色，蓋元傑看罷，必中暗想，他等若去五斗山，如虎歸山，可不易辦了哇，遂向何良輔悄聲說道，你速回店，報知尚老俠，請他老快率人來，若是稍縱，賊人即逝了哇，何良輔問明了店的地址字號，飛身出廟去了，蓋元傑仍在暗中監視看，見混沌教主向李清風說道，你妥爲看守此廟，如官軍到時能唐塞便唐塞，不能唐塞，可棄此廟趕向五斗山找我去，我們不能久待，就此去了，裏李清風說道，師傅所囑，弟子謹遵，望師傅一路平安，恕弟子不能遠送了，見混沌教主與顧青蓮等，都立起身來，往外要走，忙把盤蛇棍抖出，縱至軒前，大喝道，衆邪匪，休要逃走，現有蓋元傑在此，趕快過來受擒，混沌教主等一聽，都大吃一驚，各拉軍刃，來至軒外，站在廊子下觀看，見只是蓋元傑一人，心中畧安，李清風要在人前顯耀，把寶劍一擺，跳至近前，喝道，那裏來的狂徒，敢來此撒野，說着，捧劍就刺，蓋元傑斜身一閃，掄棍向太陽穴就抽，李清風一縮頭，躲過棍去，上步掄劍向當中就撩蓋元傑一擰，用了一個旋風式，躲了過去，順手掄棍

向腿上便纏，李清風旱地拔葱，縱起起身來，躲了過去，脚一落下，棍又向脖子纏到，想躲已然不及，撲哧一聲，被棍把脖子纏了個結實，勒的都出不來的氣，忙用劍向棍上便斫，沒容劍斫到，被蓋元傑用力一帶，帶了一個咀啃地，將要往起爬，蓋元傑反手一棍打下，棍頭與人頭相碰，吧嗒一聲，人頭粉碎，眼見活不成了，混沌教主一見，勃然大怒，提劍上前，喝道，你敢殺我徒弟嗎，蓋元傑冷突道，那有什麼不敢，反正害條狗命貝，混沌教主更是怒不可遏，上前掄劍就扎，蓋元傑躲劍還招，兩個人戰在一處，戰至一百餘個回合，不分勝敗，正在不可開交之時，忽聽房上有人喊道，蓋兄不必驚慌，小弟旬耀來也，聲到，人到，軍刃到，由房上縱下，抖練子槍向混沌教主就扎，欒尙上前接住廝殺，在這個夾當，叟々々，又由房上簷下數人，首先是尙浩然老俠客，後面是飛龍道長，陶隱雲，旬顯，黃培基，朱能，李純一，司馬然，何良輔等，顧青蓮與蓮月一看，知道大事不好，呼哨一聲，縱房逃走，欒尙與混沌教主，縱出圍外，隨後也逃走了，尙老俠率群人隨後就追，追出數里，賊人逃入叢山，被密林遮住視線，再也看不見了，及至穿過密林，已然不見賊踪，此時天已大明，只得回歸店中，用了早飯，尙老俠向黃培基說道，你可趕回居庸關，報與燕王，就說我們到五斗山，去探賊巢，並請燕王率軍進駐張家口，都我等探明賊情，以便進巢剿，黃培基遵命，起身去了，尙老俠

算清店飯帳，趕够大同，這日來到，進入城中，至鎮台衙門，尙老俠向守門軍士說社來歷，軍士報入裏面，鎮台魏壽齡，親身迎出，讓入大廳，分賓主落坐，尙老俠把公文取出，請鎮台驗看，鎮台驗看了一遍，與尙老俠收回，尙老俠把衆人的名字，及來歷，向鎮台說明，鎮台聞聽，是倍加欽敬，擺酒款待，酒席前，尙老俠問道，請問大人，貴管界有五斗山否，鎮台說道，雖此往西，不及白里，便是五斗山，尙老俠復問道，那裏可有匪人出沒，鎮台說道，早先很是安定，近來，風聞有匪人盤踞，但並沒有打家劫舍的行爲，我已派遊擊劉寇軍，率隊前往那裏左近駐守，以防賊人滋擾，我若是有要緊的案子末結，也就親率隊去剿了哇，尙老俠問道，大人有什麼要緊的案子，可否告知，鎮台皺眉說道，這案子可實在不好辦，請老俠客幫着給辦一辦吧，尙老俠說道，理當協助，但請把案情說明，俾便商討，鎮台說道，本城中當戶鞠曉峯，前幾日請仔紳宴會，並招歌妓佐酒，在夜間，賓客散去，鞠曉峯合家被害，歌妓在逃，我與府台前去檢驗，見當中留有字柬，上面寫的是，鞠曉峯的罪狀，要看那罪狀，鞠曉峯死不足惜，可是拿着兇手，不能鎖案哪，同時庫中又失去庫銀兩箱，是由開天陷盜走的，這兩種撓頭的案子，迄今未破，請老俠客給總辦辦法吧，尙老俠說道，殺鞠曉峯必是那個歌妓，盜庫銀必是那歌妓同黨，請大人把那字柬請給我看一看吧，鎮台遂由書案抽屜裏，把字柬取

出，遞與尙考俠客觀看，尙老俠接過字柬，打開觀看，見上面寫道，鞠賊殺我父，佔我母，害我之命，謀我之財，法外逍遙，竟作父翁，我命不該絕，遇異人搭救，收入門牆，傳以武術，今手刃仇人，心願已遂，本擬自行投首，奈有未了之事，碍難領法，如必欲捕拿，鴻不閉戶以待，草留數言，不暇詳叙，此字，鴻媚謹啓，老俠客看吧，向鎮台說道，據大人揣度，這兇手，是逃到那裏呢，鎮台說道，大料必逃向五斗山吧，尙老俠搖頭道，不是，不是，鎮台問道，不是五斗山，可是那裏呢，尙老俠笑道，那字柬上寫的明白，鴻富閉戶以待，鴻者雁也，閉戶者門關也，他必是在雁門關左近，深山中隱居呀，待我與飛龍道長去訪一遭，必有所得，鎮台大喜，說道，老俠客如此分神，本鎮實深感激，老俠客笑道，大人何必客氣，這也是我們俠義道中分內之事呀，少時宴罷，尙老俠請陶隱雲帶着衆人，在衙中居住，自與飛龍道長，起身離府衙，出城直奔雁門關，這日來到，進入一個村鎮，見裏面買賣不少，路北有一坐酒樓，裏面刀勺瓦響，遂與飛龍道，走入酒樓，到在樓上，找了一個坐兒坐下，夥計過來招待，尙老俠要酒菜，少時酒菜擺齊，與飛龍道對差起來，正在飲酒之間，忽見一人由樓梯走了上來，飛龍道細着上來這人，頭戴透風馬尾巾，迎門高插茨菇葉，鬢邊插一朵守正戒浮花，身穿青靠襖，白絨繩勒十字絆，兩肩頭飄洒酒龍走穗，腰繫白絲帶，下身穿青裊袴，足下白襪洒鞋，

膝打花繡腿，外披青調大氅，手提長條包袱，往臉上看，兩道短眉，一雙窩子眼，尖鼻子，薄片咀，倒豎着兩撇八字胡子，念約四十左右，精神甚是飽滿，看罷，向尚老俠使個眼色，尚老俠點了點頭，那人也向尚老俠等看了一眼，找了一個坐兒，下要酒要菜，自斟自飲，多來，尚老俠與飛龍道，都料着那人是道中人，遂淺酌慢飲等着，等了多時，那人方才用罷酒飯，算完了帳，起身下樓去了，尚老俠等，也忙着開發酒資，下樓追隨，見那人向鎮西走去，遠遠的也向西走來，走至村口，再看那人順着小道，往山裡走去，此時日已西沉，漸漸的昏黑，也隨着入了山口，再找那人已不見踪影，尚老俠說道，怎麼這麼一會兒，就沒了影兒呢，飛龍道說道，他的道路熟，不定順那個條道去了，我們且到山頭上看看去，尚老俠點頭稱是，遂一同走至山上，往四下裡觀看，只見一個山崖上，由林中露出一點光亮，飛龍道，用手指着說道，那裏必有人家，我們可以到那裏看一看去罷，尚老俠說道，這荒山之中豈有人家，必是賊匪的窩巢，我們必多加小心，遂下了山頭，過了數道峻嶺，始來到燈光的切近，隱身林中，往外觀看，見房屋數間，在山麓之間，環屋栽種小松樹，甚是幽雅有緻，看罷，尚老俠請飛龍道巡風，自向茅屋前奔來，來至切近，將要往松牆中躍入，忽見一人縱出，細看就是白天在酒樓所見的那個人，將要問話，又由裏面縱出一個女子，尚老俠遂喝問道，你們在此荒山潛居，必非善類，快

把來歷說來我聽，那男子喜笑着說道，結居在深山，種樹當園屋，乃是高人隱士的風範，怎麼說必非善類呢，這種武斷的話，真令我笑掉大牙，在此昏晚乏時，你來此荒山，大概也非善類，善類也必不敢來，你快把來歷說來給我聽，尙老俠冷笑着說道，老夫的來歷，豈有暇對你詳說，我只把姓名告訴你罷，遂就把姓名說出，那人聞聽，忙上前跪倒說道，原來是前輩的老英雄，我草上飛時玉奎失敬了，談着，起身叩了一個頭，站起身來，向飛龍道長問道，請問仙長上姓高名，尙老俠接言說道，此位乃是飛龍道長，時玉奎喜形於色的說道，么喝，想不到一時之間，會遇着兩位高人，真是幸運哪幸運，說罷，與飛龍道長行禮，飛龍道長忙伸手相摻，時玉奎起身說道，請二位老前輩到舍中一叙吧，說着往裏相讓，尙老俠與飛龍道長，走進了茅舍，進了西裏間一看，雖沒有什麼擺設，却是很潔淨，時玉奎請尙老俠等落了座，又命那女子過來相見，那女子與尙老俠等，行了一個禮，退身走了出去，尙老俠向時玉奎問道，這個女子，是你的什麼人，時玉奎說道，他是我的師妹呀，名叫杜鴻娟，零丁無依，現在隨我在此居住，尙老俠問道，你們師父是那一位，時玉奎說道，我們的老師，姓馬名駿字如龍，綽號叫妙手空空先生，我師在世時，常對我們提念你老行俠作義的事，叫我好照着去學，所以，你老一將尊名說出，我知道呢，尙老俠點了點頭，說道，你師幾時故去了呢，時玉魁說道，於

去年三月間故去的，尙老俠慨嘆不已，扭項向飛龍道長說道，那馬如龍老英雄，是南方下五門執牛耳者，別看是下五門，他首先是戒淫，其次是偷富濟貧，實在是位非常的人，飛龍道長說道，我在綠林道中之時，也曾與他相識呀，可惜，數載不能，竟仙逝去了，說着，也是感嘆不止，鴻娟泡了一壺茶，與尙老俠等，各倒了一盃，時玉魁向鴻娟說道，妹妹可預備些酒菜來，我們好與二位老前輩，作長夜之談，鴻娟退了出去，不大的工夫，把酒菜備齊，擺上棹上，時玉魁執壺勸飲，鴻娟執快擺菜，尙老俠說道，你們不要張羅，一同坐下飲酒，也好談話，時玉魁與鴻娟，入了座位，尙老俠說道，你們知道我們作什麼來了不知道，時玉魁笑道，大概是爲那鞠曉峯的事吧，尙老俠點點頭道，不錯，正是爲此事而來，時玉魁笑道，我要不出山到鎮店上飲酒去，你們二位決不能這麼容易就找到了哇，看我頭腦特別，情形可疑，何跟了下來吧，尙老俠笑道，你算猜對了，大概你也看出我們的行藏來了吧，對玉魁笑道，我一上酒樓，見你們老二位的那種奕奕的神彩，就知道決不是常人，可是並不知道是辦案的，後來見你們老二位直墜着我，我方才明白，故意的把老二位引來，好說明原委，尙老俠說道，到了是因爲什麼，殺了那鞠曉峯的全家呢，時玉奎長出了一口氣說道，唉，提起這個話來，可就長了，遂把詳情細說了一遍，尙老俠與飛龍道長聞聽，慨嘆個不住，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這杜

鴻娟的父親，名叫杜景雲，乃是宣化府的人氏，在元朝末葉，爲杭州的知州，那年還沒
有杜鴻娟呢。杜景雲的髮妻亡故，又續娶了王大戶之女爲繼室，王氏很是賢德，見元室
失政，勸杜景雲辭官退隱，杜景雲聽從夫人的話，乞了休致，就在杭城寄居。過了數年
，王氏夫人生了一女，起名叫鴻娟，鴻娟到了三歲那年，王氏夫人一病不起，身歸那世
，杜景雲自然是悲傷異常，過了一年，獨居無聊，遂由從人鞠曉峯介紹，買了一個歌妓
爲妾，這歌妓名叫翔素秋，長的不但秀媚，而且心思機巧，把杜景雲哄的樂不可支，以
爲得此伴侶，可憫晚年，那翔素秋對於鴻娟，更是百般的疼愛，每晚必教給鴻娟唱曲爲
樂，在這溫柔的鄉裏，又過了四年，明室定鼎，天下安寧，這才打算帶眷，回歸故里，
遂令富曉峯去預備船隻，鞠曉峯把船備賊，杜景雲携眷上船，一帆風順，離杭城順流而
下，這天行至芦花機，杜景雲染起病來，一會兒比一會兒沉重，鞠曉峯忙命水手把船隻
收岸，到一個大集鎮上，請了一個醫士來，經醫士一按脈，搖了搖頭，看了翔素秋一眼
，說道，愛呀，我看老爺這病，元氣虧損的太厲害了，病已陷於厥陰，倘藥力下的大，
他的元氣抵不住，甚是危險，藥力下的小，治不了病，也是不口，這麼辦吧，給他一付
清解象火丸，先吃一吃看吧，翔素秋假意的哭泣道，請先生還是給立個方字吧，醫士搖
頭說道，方子實在不敢立，等吃了丸藥之後，如果見效再說罷，說着，起身辭去，翔素

秋令鞠曉峯上岸去買葯，少時把藥買來，給杜景雲吃了，誰知把藥吃下去，病體更沉重了。直說囁語，急的鴻娟，守在他父親的軍旁，以淚洗面，翔素秋竟不在這裏侍疾，去後艙睡覺去了，至中夜杜景雲心中已竟清醒了些，睜眼一看，不見翔素秋，向鴻娟問道，有娘呢，鴻娟說道，才到後艙去，杜景雲說道，你可把他叫來，我有話說，鴻娟忙來至後艙，到在艙裏一看，忙又退了出來，氣的混身亂抖，原來翔素秋正與鞠曉峯，對坐飲酒呢，翔素秋見鴻娟進來，又退出來，忙追出來問道，有來作什麼呀，鴻娟哭道，爸爸叫我來請你老呢，翔素秋紅着臉，隨鴻娟來至前艙，至床前，問道，現在你好了些嗎，杜景雲恍了恍頭，順着眼睛角流下淚來，聲音很微細的說道，我怕不能好了哇，我把你找來，我有要緊的話說，你且坐在我的身旁，聽我說話，翔素秋一斜身，坐在短倚上，手扶着床沿，問道，你有什麼話呀，杜景雲喘了喘氣，說道，我這病，乃是冤孽的病啊，葯力怕不能治的，我死無恨，所不能割捨的，就是你與鴻娟啊，說到這裏，就哽咽起來，翔素秋撫臉假哭，鴻娟泣不成聲，杜景雲緩了緩氣，說道，你們不用哭，我死之後，你們娘兒兩個，還照我活着似的，那麼和睦的過日子，我就瞑目了哇，倘鴻娟有什麼到不到的，你要看在我的分上，容量他一些，你須念他是個無父無母的可憐孩子，洪娟聞聽，放聲大哭，杜景雲說道，好孩子，你不要哭了，終要是這麼哭，須知爸爸的心

裏難受的很哪。鴻娟哭道，爹竟說這種傷心的話。女兒怎能够不哭呢，爹忽然得病，那會就不治了呢，望爹好好養病罷，快不要說那不祥的話呀。杜景雲流淚說道，咳，我已是不樂意說這種話呀，無奈我病已重，怎能不說。遂又向翔素秋說道，我死之後，尚不至身後蕭條，所有積存，足已够你一生花用，倘你不耐寡居，你也可以改嫁他人，只求你在改嫁之前，先把鴻娟的婚事辦妥才好，以免他無倚無靠哇，翔素秋說道，這話你不用囑咐，別看我是娼門中的人，烈女不嫁二夫之義，我尙知曉，嫁是不能改的，你放心好了，杜景雲點了點頭，面上現出一種笑容，閉着眼睛，待了一會，始說道，你們去把鞠曉峯喚來，我話對他說，鴻娟將要去喚。素秋已竟走出艙去，不大的工夫，把鞠曉峯叫來，杜景雲見鞠曉峯來到，點手說道，你往前來，聽我有話對你說，鞠曉峯愁眉苦臉的，走至床前，問道，大人有什麼吩咐，杜景雲說道，你是由小到我家裏的，隨我上任，作事也很精幹殷勤，現在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我死之後，你把我的靈柩，與你的主母與小姐送回原籍，你若是不願意脫離我家，你就忠實的幫助你主母，料理家務，你若是願投他處，那賣身的契約，我就給你，你好另投門路。鞠曉峯假作哭泣的樣子說道，老爺放心，小人決無一心。由始至終，我也是報效老爺的。如老爺有個山高水遠，我必幫助主母與家立業，杜景雲說道，但願你心口如一，你就是了，鞠曉峯痛哭的

神色說道：老爺放心，小人決不能口不應心，杜景雲點了點頭說道：但願如此，你且休息去罷，鞠曉峰去後，杜景雲也暈々睡去，翔素秋捧心皺眉說道：愛呀，我心口疼的很，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姑娘你暫且在這裏伺候老爺，我先歇歇去，一會兒我再替換你罷，鴻娟口料着他是詐，故作不知，說道：姨娘自管去休息，我在這裏伺候着就是了，翔素秋說道：好，你先在這兒待會兒，我歇一歇就來換你，說着，走出去了，鴻娟暗想道：我看他與鞠曉峰必有暗昧之事，我何不去偷聽偷聽，以防他們行什麼毒計，把主意拿定，起身走出，潛至後艙窗下，聽裏面鞠曉峰說道：咱們兩個的計策，就算成功一半了啊，聽翔素秋說道：這怎能算成功一半呢，他的病不一定死呀，聽鞠曉峰說道：他的病已入了危險期，我再給他一劑反藥，管教他活不成，聽翔素秋說道：你這個招兒未免太很罷，聽鞠曉峰說道：怎麼會很呢，當初我們不是這麼商量好了的嗎，若不是爲謀他的家產，我能把你介紹給他嗎，這時你要不履行前約，別說連你也活不成，聽翔素秋說道：你先別拿話吓嚇我，我是怕一但犯案，咱們豈不是要受處分的，聽鞠曉峰說道：胆小焉得將軍作，我意已決，你就不必多慮了，鴻娟聽至這裏，脫口而出，罵道：你們這忘恩負義之賊，我爹々那一樣待錯了你們咧，你們竟敢要下毒手，鞠曉峰聞言，吃了一驚，忙走出艙來，見鴻娟站在窗旁，遂喝問道：你這個丫頭，在這兒偷聽什麼，鴻娟怒

道，你們在裡面商量什麼，鞠曉峰把牙一咬，伸手一托鴻娟的下額，往船下一挫，說道：「我打算要你們父女的命。」鴻娟翻身跌下船去，撲通一聲，落入水中，順流而下，不知沖出多遠，忽一睜眼，見自己座在一隻漁船上，旁邊蹲着，一個瘦小枯乾的老頭，頭戴竹笠，身穿着魚皮叉，手扶釣竿，心中甚是納悶，忽聽那老頭說道：「姑娘你不要驚疑，我是從水中把你救了上來的，你是誰家的子女，快對我說明，我好送你回家。」鴻娟聞言，始知遇救，痛定思痛，不由的大哭起來，老翁說道：「姑娘不必啼哭，有什麼難心之事，自管向老夫說明，老夫必能替你分憂解愁。」鴻娟止淚，遂把經過說明，老翁聞聽，暗想道：「現在天已將明，他那隻船必已去遠，追恐不及，可是也不能不去追赶，想罷，向鴻娟安慰着說道：「姑娘你不用傷心，待老夫帶你追赶前去，解救你父之難就是了。」說着，搖船前進，直向芦花機而來，及至來到，仔細一看，只剩數叢芦葦茫茫，萬頃江田漠漠，那裏還有那船的影子，又赴了一程，趕至凌雲渡，向各船戶一打聽，都說那隻船，早已過去多時，這工夫走出去一百里的水路也有了，老者聞聽，無可奈何，回至艙中，向鴻娟說道：「現在是已追趕不及，姑娘啊，你且隨我家去，跟我學些武術，然後再找他們復仇罷。」鴻娟無奈，只得洒淚叩拜，問道：「請問老恩公貴各高名？」老翁說道：「老夫姓馬名駿，字如龍，久居杭城界積石灘中，向以偷富濟貧爲事，以後我就收你作個徒弟罷。」

鴻娟也執弟子禮甚恭。馬如龍大喜，隨載鴻娟回家，到在家下，把船靠灘旁靠岸，順着竹徑，直至竹扉，扣打竹扉，不多時，竹扉開放，走出一人，年約二十五六歲，上前問道，師傅怎麼回來這麼快呀，這小姑娘是誰家的呀。馬如龍說道，這是我新收的徒弟，遂向鴻娟說道，你遂過師兄孫玉奎，鴻娟上前行禮，時玉奎還禮不迭。師徒爺三個一同走入，進至草廬之中，畧事歇息。馬如龍把鴻娟的來歷，對玉奎說知，時玉奎慨嘆不已。從此鴻娟就隨馬如龍學習武術，展眼十幾年，鴻娟練成了一身飛簷的輕長拳短打的絕技，武功練成。馬如龍一病不起，臨終之時，向時玉奎囑咐道，我死之後，你要善視鴻娟，幫助他把仇報了，給他找個相當的婆家。以了我未完之志，還有一稱，我與五斗山紫陽寺獨尊教主唐志奇，是不世之仇，我因為他賣薰香蒙汗葯，我不許咱們下五門的人，再用此物，們若有志氣，想法子把唐志奇逐除，方不負我教授你一場的苦心。時玉奎哭道，師傅所囑，弟子謹遵，師傅善保貴體爲要，過了幾天，馬如龍一命嗚呼，時玉奎與鴻娟大哭一場，把馬如龍裝殮起來，擇地葬埋。盧墓三年後，鴻娟泣道，妹々的大仇未仇，心終不安，請兄長助我一臂之力，好與我父親報仇，時玉奎說道，妹放心，愚兄雖赴湯投火，再所不辭，但有一樣得先訪一訪那鞠曉營的住址，方能下手，鴻娟道，他乃是大同府的人，我料他必回大同府，我們何不到那裡去採訪呢，時玉奎遂令師傅

的老人家看守門戶，自與鴻娟狂奔。大同這日來到，找店住下。往了幾天，探明鞠曉峰已成了，本成的富翁了，時玉奎說道：末思進先思退，我們找個僻靜棲身之所。因爲此來，不止與賢妹報仇，還得想個法刺殺唐志奇，與師傅消恨呢。鴻娟問道：哥哥打算在那裏，覓棲處呢？時玉奎說道：我看雁門關外，叢山之中，倒是個所在。鴻娟說道：既然如此，我們先到那裏找安身之處。再來報仇吧。計議停妥，第二日，狂奔雁門關，來至叢山裏，人跡罕到之處，在山麓間一片小松林裏，伐木結草爲廬。時玉奎在山外買了些油鹽米麪，鴻娟用飛劍，打了些獐兔野雞等物，用以佐食。兄妹二人，在此隱居，不管人間大上，把食住安排好了，這才出山在鎮上買了個花鼓，一個手鑼。假扮唱鳳陽花鼓的，到大同府賣唱。鴻娟改名叫鴻娘，在街頭上巷曲，賣了多日。鴻娟之名大噪，一般浪蕩的公子，明爲顧曲，暗懷歹心。怎奈鴻娟艷如桃李，冷若冰霜，不敢侵犯。大凡歌妓越守身如玉，浪子們越是視若壁頭，並不計數。這日鞠曉峰大宴賓客，遣人把鴻娟招去，鴻娟認識鞠曉峰，並不認識鴻娟了，鴻娟強忍着怒氣，假意殷勤。展眼天晚，賓客散去，鞠曉峰把鴻娟與時玉奎帶至內宅，打算叫鞠素秋聽唱。鞠素秋一見鴻娟很驚呀的說道：我怎麼看他很面熟呢。鞠曉峰道：你看他面熟，可是像誰呢。鞠素秋說道：我看他好像鴻娟，鞠曉峰向鴻娟細看了看，笑道：可不是嗎，與鴻娟長的差不多。天

下真有一樣兒的人哪。鴻娟把花鼓摘下，向玉奎使個眼色。時玉奎會意，退至屋外，把住門口。鴻娟冷笑了笑，說道：「你看我向鴻娟嗎？」尹實對你說：「鴻娟就是找我就是鴻娟，特來殺你們一對狗男女。」鞠曉峰欺鴻娟是個弱身，喝道：「你這丫頭，是從那裏來，還敢要無禮嗎？」說着，掄掌就打，鴻娟略一閃身，飛起腿把鞠曉峰踢倒，搜的聲，由腰中抽出一把匕首，上刺探住鞠曉峰的胸前，喝問道：「你快把我父親的生存亡說明，我便饒你不死。」鞠曉峰求道：「小：小：小姐息怒。老：老：老爺，染病之後，就：就：就死了。」鴻娟淚流滿面問道：「是不是你們給下及葯害死的呢，快說，快說，鞠曉峰說道：「我怎能給他老反葯的，鴻娟怒道：「你不能給他老反葯，你怎麼曾往江裏推我呢？你不用支吾，快說實話好了。」鞠曉峰說道：「他老的確是因病身死，決沒有毛病，請姐你饒恕我吧。」鴻娟大怒，手起刀落，把惡賊的耳，割掉一個，喝道：「你若不說實話，我就碎斫了你。」疼鞠曉峰，嘔，嘔的直學鬼叫，央求道：「小姐饒命，我說實話就走了。」鴻娟喝道：「你說，你說。」鞠曉峰實話說出，氣的鴻娟狠命一刁，給大開其腔。原來曉峰與鞠素秋密謀，欲奪杜景雲的資財，遂把鞠素秋介紹與杜景雲爲妾，鞠素秋用刮骨的鋼刀，把杜景雲的精神耗盡，在回里時，一徑風露，染病不起。鞠曉峰鞠素秋，自然是暗喜，把鴻娟推入江中之後，忙着，開船赶路，船上的水手，也都是預先買通了，所以，不

不問鞠曉峰一切的事情，鞠曉峰在路上，真就給杜景雲一付反藥，杜景雲那還活的成，到了一個碼頭，鞠曉峯買了一口棺木，把杜景雲盛殮起來，渡過長江，買車就道，把杜景雲的靈柩，停放一個廟中，始携鞠素秋回歸大同府，以杜景雲的資財，買房子置地，陡然而富，展眼十號年的先陰，度優裕的生祀，請知樂極生悲，鴻娟赶到，把他殺死，死完了之後，又向鞠素秋喝道，你們的圈套，總算是成功，你可隨鞠賊，一路去吧，鞠素秋一聽，不由的腦門子冒了股子涼氣，心胆皆裂，魂魄俱散，忙跪倒在地說道，小姐呀，你饒了奴的命罷，奴將來再也不敢了，鴻娟冷笑道，你是也再不敢，你死期已至，將來你還有什麼敢不答，說道，縱至切近，手握住頭髮，一手匕首一刀，刀過去，頭屍兩分，殺了素秋，怒氣不消，扔了人頭，跑在上房中，把鞠曉峯的父親殺死，留下字柬，這才與時玉奎，連夜回雁門關，休息了數日，時玉奎去集鎮欲買些乾糧，及水葫蘆，才去五斗山，恰在酒樓與尙老俠相遇，一對目光，就知尙老俠等，非尋常之人，與完了酒飯，出了酒樓，見尙老俠等，跟了下來，不及買應用的物品，便出鎮回山，至茅舍中，向鴻娟說知有人下來之事，鴻娟說道，我們去看一看，到抵是幹什麼的人，走至外面，尙老俠等已然來到，互通姓名，方知是道中人，同至屋中，把經過說明，尙老俠說道，此事情有可原，你們豈能協助破了五斗山，我心中不使鐵台不究你們之罪，且把你們薦

到燕王那，謀個出身，但是你們得隨我到鎮台衙門去。趙把餉銀獻了出來，時玉奎雖然問道什麼餉銀哪，請老前輩說明，尙老俠說道，鎮署庫中失了餉銀兩箱，乃是下五門子人所盜，大概必是你們所辦的事吧，時玉奎遙頭說道，不是，若是我們幹的，還能瞞你老嗎，這橫是那五斗山中的賊所盜，我們隨你老見了鎮台之後，如不給我們的罪，我們願五斗山臥底，訪查盜銀之事，倘是那裏所盜，他怎麼盜的，我還能給盜回來，尙老俠大喜，說道，既然如此，你就隨我們快回鎮署吧，時玉奎與鴻娟，慷慨應語，即刻收拾行裝，與尙老俠等，連夜趕回大同府，到在府衙尙老俠令時玉奎兄妹在班房候着，自與飛龍道長，至書房來見鎮台，把一切經過說明，鎮台忙命人把時玉奎等喚至書房，時玉奎兄妹跪倒請罪。鎮台令他們平身，賜了座位，溫語說道，你們既然替國家出力，本鎮不究既往，還要提拔你們，時玉奎說道，大人這樣寬恩，罪犯肝腦塗地，不足以報萬一，鎮台笑道，並不本鎮寬恩，是你的情有可原，以後你要好自爲之，是本鎮之後望啊，時玉奎說道，大人的教誨，罪犯等當銘感五中，我們兄妹，無以爲報，且大人丟失餉銀一條，儘先破了，然後再協力破操賊巢吧，鎮台獎勵了一番，第二日，時玉奎兄妹，起身告辭，欲去五斗山臥底，尙老俠說道，且慢，你們此去，第一要查看賊人的虛實，第二要查賊人的偏向，第三要查明賊巢的地形，這三樣必須訪查明白，至於餉銀

得盜便盜，不能盜，就不必勉強盜盜。以免因小失大。時玉奎連稱是。是。尙老俠又說道，我在這十日之間，聽你的信息，以便轉報燕王，進兵攻山，時玉奎說道，老前輩放心，我們兄妹在此，必有以報命。尙老俠笑道，我們是專候好音。時玉奎與鴻娟起身告辭，出離鎮署遂向五斗山去了，過了十數日，這日晚，鎮台正與老俠等，共坐暢飲忽見一人，如燕子一班，由簷際飛入屋中，細看乃是時玉奎與鴻娟，每人夾着一個木箱把木箱放下，上前與鎮台及老俠等施禮，鎮台與老俠一較起身讓座，時玉奎與鴻娟斜坐一旁，把入山之事，縷述一番，鎮台與老俠聞聽，連佩服，原來時玉奎與鴻娟來至五斗山不遠。見有一枝官軍，紮着營寨，繞過寨去，遂向山口走來，走至切近，被巡山的婁兵截住去路，時玉奎說道，我們逃亡到此。特來投夥。望頭目分神給通票一聲吧。婁兵頭目問道，你們可把姓名說出。我好給你們通票。時玉奎把自己的姓名與鴻娟的姓名說明。婁兵頭目，說道，你們且隨我來，時玉奎與鴻娟隨着婁兵頭目來至寨前，婁兵頭目說道，你們且在此等候，我替你們回稟去，說着，叫開寨門，往裏去了，不大的工夫，婁兵走了出來，說道，你們隨我入寨吧。時玉奎與杜鴻娟，隨着婁兵頭目，走入寨中，穿過三道寨門，方來到紫寨見當中是大廳，兩旁是群房，大廳兩旁，擺列着軍刀架，架上插着槍劍戟，斧鉞鈞叉鞭絨錘撾，黨棍槊棒等，十八般兵刃，左廊懸聚鼓廊右廊掛警

報鐘，看此情形，賊人這個山寨，是廟宇改造，一邊看着，一邊隨婁兵頭目，走至廊下，婁兵頭目，回頭說道，你先站在這那候一會兒，說着，走，廳中去了，工夫不大，走出來，招手說道，你們隨我來，時玉奎兄妹，隨着進入廳中，頭目說道，正當中坐的獨尊教祖，你們趕快參拜，時玉奎等，只得跪倒谷禮，口中說道，參見教祖，獨尊唐志奇，問道，你們叫什麼名字，那裏人氏，由何處而來，時玉奎詐說道，我叫杜玉奎，他是我妹妹叫杜鴻娟，因報父仇，徑大同府城中，殺死鞠曉峰的全家，棄兇步至雁門關，官家捉捕甚緊，無處隱匿，特來此投托，望教祖收留則個，唐志奇向肩下坐着一賊說道，原來那案是他們作的呀，想不到，他們未入山以前，無形中的給山寨立了一件功勞啊，肩下坐着那賊笑道，我若不是他們，還不能得手呢，唐志奇笑道，又向時玉奎說道，你們起來罷，一俟有功，再升你們爲寨主，時玉奎等叩謝了一番，立起身來，婁兵給預備座位，落座之後，唐志奇問道，你們因爲什麼殺那鞠曉峰的全家呀，時玉奎假言說道當初我父親給他家護院，他去失了許多財寶，他硬誣我父親看守自盜，送到當官，苦了起來，我們父親，一口氣，就氣死在獄中，那時我們能耐還沒學成，不敢前來報仇，直至現在，方才把仇報了，唐志奇深信不疑，留在寨中，數是的工夫，時玉奎對於寨中的賊人都認識了，方知那盜餉銀的賊，叫作梁上君子俞日明，乃是薰香門中的賊，他

在趁鎮台率兵到鞠曉峰家裏去拾查的時候，盜走的餉銀，這個賊跟時玉奎很要好兒，把寨中一切的事情，都對時玉奎說明，時玉奎對他也是假意交歡，這天打聽明白庫房的所是，於夜晚之間，到在庫房後，抽出山洞的小刀，把後牆挖了個窟窿，鑽了進去，取出火摺一照，那兩個餉箱，在一處放着，分然還沒動呢，忙把餉銀，運至洞外，鴻娟接過去，坑回所住的屋中，時玉奎把挖下的石塊，照樣把窟窿堵好，始回房中，與鴻娟各抗一隻餉箱，由僻靜之處，越過三道寨牆，順羊腸古道，來至山下，施展陸路飛行術，一口氣，跑至大同府城下，爬上城去，順馬道下城，直奔鎮署，來至一近，一躍入內，至大廳之中，放下餉箱，坐在一旁，向鎮台回明經過，鎮台大喜，命人把餉箱抬入庫中，令時玉奎兄妹，也入座飲宴，尙老俠問道，你們可把賊情探明白了沒有哇，時玉奎說道，已然探明，所引魚兒的山賊，都逃到那裏去了，只見惡道姑顧青蓮，不知到那裡去了，賊寨中叟兵約有四五千之衆，有一種賊兵最厲害，各叫掃帚兵，每各使一丈三四尺竹桿一條，竹桿頭都帶着叉，當中是安着透甲鋼錐，賊山中遍設伏弩，與打野獸用的炸炮，只有紅石的地力，並無埋伏，近日賊人正忙着操練人馬，大概不久，就要攻打大同府，我們這裏，不可不早作準備，尙老俠點了點頭，說道，這乃是意中的事，可是那顧青蓮不在那裏，可到那裏去了呢，這層殊堪考慮，因爲那個妖道，最陰毒險惡無比。

，他既不在那裏，必另有什麼鬼計呀，鎮台說道，我們慢慢的再訪查，尙老俠說道，也只好如此，少時宴罷，各自歇息，翌日，忽有遊擊劉冠軍，遣人入報道，現在有五斗山的賊人，率隊出山，我軍因寡難不敵，已退至紅石梁前下紮，請大人火速發兵接應，魏鎮台聞報，一面通知府台守城，一面調集人馬，一馬調齊，魏鎮台與尙老俠等，起身離鎮衙，乘馬率隊，直奔紅石梁，展眼來到，紮住營寨，遊擊劉冠軍入帳來見，魏鎮台問道，你可曾與賊人交兵否，劉冠軍說道，末將因賊勢浩大，不敢輕戰，退至此處，沿石梁上遍插旗號，相隔里許，沒有鼓手一名，相繼擂鼓，賊人以爲設有埋伏，始不敢進迫，鎮台聞言大喜，說道，劉將軍可算是智勇兼全了哇，請你率本部人馬，趕緊回城協助府台，防守城池去罷，劉冠軍遵令退出，率隊回城去了，趙鎮台傳令，大軍出營，魏鎮台跨馬提槍，揮隊近迫，離賊不過半里，方才停止前進，列成陣勢，時玉奎向陣台說道，我願去與賊人一戰，鎮台說道，你可多加小心，時玉奎說聲不勞多囑，馳至當場，抽出短把刀，用手向賊隊上一指，喝道，歹，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賊人來到此把頭獻上來，尙老俠見這種計戰法，甚是新鮮，諷不大笑，賊人聽着，都是有氣，並且見是前日投盜走餉銀之人，更是恨的牙痴，唐志問倒覓誰去把那厮拿來，梁上君子俞月明說道，我去拿他，說着，提刀出當陣，至塢，喝道，好小輩，你敢把餉銀盜回嗎

時玉奎笑道：不用說是餉銀，就是你的腦袋。我也能照檢蛋似的，順手撿來。小子你信也不信。兪月明大怒，掄刀就斫。時玉奎身法特別的快，一轉身到賊入身後，捧刀向臂際就砍。兪月明上步轉身，反背車輪刀斜肩帶臂砍下，時玉奎抽身躲着就是一掃腿。把賊人掃倒，賊人却也伶俐，施展十八翻，滾了出去，縋起來，敗回陣去。時玉奎野戰八方藏刀勢，壓刀一站。向賊陣說道：梁上君子敗回，還有那個小輩人敢上前來，賊陣中腦了力大方無窮鄉虎。拉棍至當場。喝道：杜玉奎休要賣狂，待我把你身死，時玉奎說道：你這會西，不要給我改姓。我不姓杜哇，鄭虎橫棍問道：你不姓杜，姓什麼，時玉奎說良，我實對你說。我乃草上飛時玉奎的便是，你設了，如果你家中立祖宗龕時，別把我的姓名寫錯了。鄭虎大怒，罵道：你娘的虛恭，時玉奎說道：好小子你罵我，你也不怕天打雷劈，鄭虎怒不可道。掄棍就打。時玉奎見賊已氣朦，心中略喜，遂施展縮小綿軟巧的工夫，與賊人游鬪起來，賊人把鐵棍舞動如飛，只是打不着時玉奎，心中更是氣腦。拚命苦鬪。工夫一大，把氣力用盡，漸漸的不支。時玉奎笑道：小子你怎麼那個拉車，有前勁。沒後勁哪。你沒勁了。瞧我的，說着，把刀招一變，直攻入去，上下翻飛，連扎掃帶斫。鄭虎心中更着了慌。疎神被時玉奎把腦袋砍了一半去，死屍栽倒於地。時玉魁仍然要討戰，杜鴻娟走至當場，說道：哥哥得好就收，回陣去吧，待

妹々殺幾個賊，顯一顯手段，時玉魁說道，好罷，也叫你樂一樂手兒就得了，說着，回歸陣中去了，此時賊陣中已走出一賊，來至戰場，喜皮笑臉的，向鴻娟說道，自你上山之後，我很對你注意，大概你也明白罷，我叫王全，外號叫不知死的鬼，姑娘啊，我們也不必動手，快，隨我遠走高飛，另我棲身之處，共享魚水之樂去吧，他話未說完，不防鴻娟寶劍已然扎到，想躲再也不能，嘆喛一聲，被劍扎了一個透心涼，鴻娟把劍抽，賊人死屍栽倒，賊陣上又走出一賊，來至當場，向鴻娟喝道，丫頭認得我小歇子李得勝嗎，鴻娟點頭說道，誰認識你這些匪類，赶快上前受死罷，李得勝大怒，舉刀就剝，鴻娟往旁一躲，用劍向賊人的腕子就扎，賊人將刀抽回，鴻娟的寶劍推進，只聲撲哧一聲，被鴻娟給推了個平頭，天靈蓋推去，死屍栽倒，混沌教主田志中大怒，提劍至當場，鴻娟將要上前廝殺，早有陶隱雲趕到，說道，鴻娟退回，待老夫，捉此惡道，鴻娟退了回去，陶隱雲與田志中殺在一處，殺至多時不分勝負，唐志奇一見，忙揮掃帚隊分三路衝殺上來，陶隱雲縱身回隊，魏鎮台命弓箭手開弓放箭，箭如驟雨，紛紛向賊射去，掃帚隊橫掃豎撩，撥打着周翎，硬往上攻，直攻至陣前，弓箭已失了效力，官軍無法抵抗，竟被賊兵闖入陣中，魏鎮台忙傳令撤退，唐志奇率大軍隨着也攻殺上來，攻出約一里許，官軍忽由當中一分，一撥往南跑去，一撥往北逃走，當中露三尊紅衣大砲，火手吹

火繩上蒙頭灰，揭開鐵瓦戳火就點，轟隆 轟隆 轟隆，連珠的一陣震天價響，砲彈飛出，直落賊隊，把賊隊打的四散開花，分開的兩路官軍，由左右反攻上去，唐志奇一見不妙，忙率隊敗逃下去，魏鎮台拍馬擰槍，率隊直追出十餘，方把隊伍收住，安營紮寨，發放軍情，尙老俠見魏鎮台用兵靈活，變化無常，甚是佩望，這一戰，得了賊人軍器物品，不計數。鎮台大擺得勝酒，正飲酒之間，探子入報道，啓稟大人不得知，賊人已回山去了，鎮台吩咐再探，探子去訖，時玉魁說道，今夜來去探賊巢，探明白了，再請大人進山吧，鎮台忙給揭了一杯酒，說道，請時義士滿飲此酒，本鎮專待好音，時玉魁立飲而盡，俟至夜晚，收拾緊襯俐落，離官軍，奔賊山而來，展眼來到，攀緣而上，上至山頭，一躍入寨，躍入頭寨，直奔二寨，躍過二寨，來至三寨，過了三寨，到在紫寨，潛至賊廳後，縋身簷下，順橫圍子，往裏觀看，見義賊正在大廳中，議論紛紛，細聽唐志奇說道，那魏壽齡雖然善於用兵，終難逃我妙計，俟他攻來，我自有破他之法。聽田志申問道，教祖有何妙計，敢請示知，唐志奇說道，在山口外，我已佈下奇兵，彼如攻到，奇兵突起斷其歸路，然後我們揮兵衝出，兩下夾攻，官軍必敗，哇，田老中說道，那奇兵究竟在何處埋伏着尼，唐志奇說道，你臨退的時候，已命總寨主陳中，率兵一千，在伏牛岡滴水窟中埋伏，那窟外水滴不住，官軍決不防備，那有伏兵，彼如進攻，

那裏是必由之路，是一個最嚴密。過的所在哪。那寇直通後崗，俟官軍越過。由後岡鑽出，繞出官軍之後。在退路遍設伏弩。官軍退時，伏弩也得順死他點子，田志中聞聽，不由大喜，說道，教祖之計，却是妙不可言，使我甚是欽佩，時玉魁聽到此處，心說，多虧我來探。然的話，難免不中其詭計呀。正想之間，又聽唐志奇說道，我們殺敗官軍，奪了大同府之後，大概顧教祖的大功也告成了哇，田志申說道，凡事是一順百順，一不順，百不順，我們這裏若是順利，自然無往而不利了，時玉魁一聽，心說，你順不啻癡人說夢，像你們這一千邪匪，還能順利的了嗎，也罷，你先給你們來個大不順罷，想想至此處。由簷際縱下。逕奔內寨，來至內寨之中。伏至唐志奇的臥室之後，隔窗往裏窺聽，聽裏面有婦人的聲音說道，現在此與官軍交戰。大概教主不能到後面睡覺來了，你們歇着去罷，不用等着了，聽丫環與婆子等，應了一聲是，都退出去了，候了半晌，料着裏面必然睡熟。遂撬開窗戶，縱身躍入。鷺伏鶴行，慢々揭開帳簾，見一美婦身穿睡衣，斜倚繡枕，已入睡鄉，見炕上放着幾個迷藥與解藥的瓶兒，伸手把藥瓶取過，打開解藥瓶兒的塞子，倒出一些，聞在鼻孔上。然後又把迷藥瓶兒打開，倒在手上少許，托着藥，至婦人的近前。向鼻孔中一吹，那婦人打了一個嚏噴。知道已迷了過去，見棹上有等，忙取過來。把那婦人臉塗黑。又用手怕，把婦人的頭等好，抗了起來，走

出屋外，施展飛簷走壁的工夫，來至賊聽對面的房上，把那婦人扶在簷前，蹲身躲在婦人的身後，猛然大喝一聲，說道：「歹，現有夜遊神在此，賊們快快出來受死，唐志奇一聽，大吃一驚，忙率賊出廳，往對面房上一看，見一個面似墨染的黑人，昂然站在簷上，看罷，由囊中取出一隻飛劍，抖手打出，看着打在胸前，但是死屍不倒，而且還亂幌個不住，心中甚是訝異，回手抽出寶劍，一擰腰，施展燕子橫空躍法，向對面房上縱去，縱至切近，房上那人也撲了下來，在這半懸空中，無法躲閃，竟被撲下來的人，砸落在地，縱身縱起，看那撲下來的人，爬在地上，分絲不動，不由大怒，手起一劍，給斫了個腰斷兩截，命婁兵舉火來照，婁兵至近，把火種舉起，唐志奇低頭一看，見是個婦人的屍體，仔細辯認，方看出是自己的愛婦，當時氣昏過去，翻身栽倒，樂尙等忙過去獬叫，唐志奇緩醒過來，鴛鴦切齒說道：「這必是官軍中的人，前來捉弄於我。我決不與官軍兩立，說着，站起身來，一面命八，盛殮屍體，一面派人搜山，直亂到天亮，也沒搜看奸細，氣的唐志奇怪叫如雷，出率兵出山，與官軍決戰，田志申說道：「教祖兵已然設好，還是等官軍進攻罷，唐志奇說道：「所設的伏兵，也必然走漏消息，不好使了，只有決戰，別無他事，田志申說道：「消息既然走漏，那就赶快把陣寨主調回來罷，唐志奇點頭稱是，遂命人去滴水窟知會陳寨主，撤回，天已大亮，忽聽山外砲聲大作，

官軍已然殺到，唐志捕奇立時率兵出寨，在山前列陣，親自出戰，至當場上，喝道，昨夜來我寨中搗亂之人，若是英雄，速出陣與本教祖一戰，話未說完，時玉魁已至切近，手指鼻梁說道，昨夜入寨去鬧的，不才就是我，唐志奇閉聽，很不能氣炸肺，咬的牙，順咀角流血，瞪的目此幾乎裂開，猛然捕了過來，慘劍_聲扎，時玉魁住旁一閃，說道，你滋着牙要咬我是怎麼着，唐志奇並不還言，緊跟着又是劍，時玉魁撤腰縱出圈外，把鴿子眼翻，說道，喲，大膽的唐志奇，你太也不要鼻子，爺們禮道的，我不跟你一般見識，連讓你兩劍，也就是了，下怎麼沒結沒完起來，真是豈有此理，說着，平地打了一個反提，向陣中就跪，唐志奇怒極，不顧一切，追了下來，追的相離不遠，一個箭步，縱至近，掄劍就剝，劍眼看就剝上了，時玉魁一伏身，來個臥看巧雲勢，抖手就是一鏢，唐志奇閃身躲過，再看時玉魁，已跑回陣中去了，遂把寶劍一幌，田志申率婁兵衝殺上來，魏鎮台也揮隊迎戰，的時混戰起來，戰至日中，猛然大雨傾盆，兩下裏方才罷兵，魏台收兵回營，與尙老俠等，入帳共議軍機，尙老俠說道，賊人被時玉魁所激，是要與我們決戰，今晚天若不晴，他必來劫營，我們不可不防，魏鎮台說道，老俠客所料甚是，可是應以何策應付呢，尙老俠說道，可用雷火空營計破，我軍於天黑時，可撤至伏牛岡後隱藏，鎮台稱善，遂令工兵埋沒地雷，沿寨遍鋪柴草，上撒硫磺燭稍，候

至天晚，隊伍完全撤至伏牛岡後。時屆三更，忽聽地雷爆炸，聲感山岳鎮台與尙老俠來至岡上觀看。遙見營中火光冲天，火光之中，無數碎石飛起，心中甚是歡喜，原來唐志奇收兵之後，怒氣不已，總寨主陳玄說道，教祖勿怒，今晚我去劫敵人之氣，唐志奇說道，陳寨主若去，我當與你作接。陳玄遂把隊伍調齊，命手下總頭目吳壽爲前部先鋒，在三更時，天雖陰的很沉，雨却止住，匿旗息鼓，人銜收，馬摘鈴，直向官軍大營殺來，來至切近，吳壽率五百削刀手，闖入營中，殺至中營，把地雷蹙炸，吳壽與五百婁兵，在地雷轟炸聲裏，都炸成驢粉，陳玄的前隊，也被炸死無數。未被炸死的也被火燒了個焦頭亂額，死於火窟，陳玄忙率殘隊退回，回至營中，查點人數，傷了大半，入帳來見唐志奇請罪，唐志奇說道，這有何罪。不過，以後要加些小心就是了，欒尙說道，想不到那魏壽齡如此的詭詐多端，較之劉伯溫徐達，不在以下呀。若不除去此人，實爲心腹患，明晚我敵營，把他刺死，再議進兵之策罷。唐志奇說道，欒寨主若去，必能成功。計議已定，第二日，婁兵入報道，官軍所紮之營，距離我寨較前又近了許多。看那情形，是節進逼呀，唐志奇吩咐再，一面命人，去營前瞭望，以防官軍進攻，分派已畢，轉瞬天已昏黑，欒尙收拾落俐，起身直奔官軍大營，來至切近，由黑暗處潛入營中，來至中軍帳下，側身臥於地上，由帳底往裏窺視，見魏鎮台正在燈下批閱公務呢。忙

由背後山出寶劍，斫開帳幕，鑽身而入。槍至近前，捧劍就扎，不防由帳頂上，打來一隻飛鏢，正打在寶劍之上。當即一聲，鏢落於地，不覺吃了一驚。魏鎮台拔劍而起，喝道：「大胆惡道，敢來行刺，殊屬目無王法。」欒尙見有防備，急由帳探縱出，將縱至外面，被飛龍道長攔住去路，不敢交戰。轉身向刺斜裏就跑，跑不多遠，被尙老俠擋住，又往左邊跑去，忽見寶光一閃，陶隱雲站在前，暗想道：「跑到那裏，一定也有人截着呀，不如硬闖罷。」想罷，上前掄劍就斫，陶隱雲躲劍還招，厮殺起來。在這個匣當，尙老俠等，也圍攏上來，欒尙不敢戀戰，把脚一朶，縱出圈外，捷如飛鳥一般，向營外逃去，尙老俠追出營外，再找惡道，不見踪影，只得歸回帳中，來見鎮台，鎮台起身讓坐，說道：「若非老俠客防備週密，本鎮必爲惡道所害呀。」尙老俠說道：「賊等都是來無踪去無影的工夫，我們若不時時刻刻的嚴加防範，必爲其所乘。」時玉魁說道：「那欒尙果然是了得，我照他手上打了一鏢，他竟把劍抽回，躲了過去，這要是平常之輩，那一鏢就釘上啦。」旬耀接言說道：「那欒尙豈是等閒，連張三峯道長，也制他不住的，打算抽全功，非把他除了不可。」他一日除，我們一日不得安哪。」時玉魁說道：「除他不難，待我明晚也入賊營，刺殺他去。」給他來而不往非禮也，尙老俠笑道：「行刺的事，乃是暗昧行爲，我們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何愁賊人不滅。」時玉魁笑道：「老俠等之言雖是，但對於這些邪匪

，還論什麼暗昧不暗昧，事不過三，我時玉魁來個三探賊巢，大小得叫賊人吃些虧，尙老俠笑道，你既有這樣胆量，我也不便攔你，你不要貪功就是了，計議已定，翌，天晚，時玉魁起身够奔賊營，來至切近，飛身而入，仰仗着有這一身輕工，如入無人之境，況且又是輕車熟路，毫不費勁，便至紫棗，仍然是把身子崩在房簷下，由橫圍子窗戶，往裏觀看，聽蓮月兇僧說道，我們屢次失機，銳氣已挫，不如堅守不戰，以老敵師爲上策，聽唐志奇說道，我們不戰，官軍還能不攻嗎，勝敗乃兵家之常事，昔漢高祖與霸王爭橫，連敗七十二仗，最後一戰，大獲全勝，究其致勝之由，在有將材沒將材呀，我們不能取勝，也是缺乏將材的原故哇，陳鉉說道，我有一故友，此人實有經天緯地之才，鬼神不測之機，姓宋名士夔，外號人稱賽諸葛，他現在隱居在太平山中，在大糧戶家中交讀，要把此人請來，破官軍易如反掌，唐志奇說道，此人能來我山嗎，陳鉉說道，他雖然不是我們白蓮教中的人，他素好道書，喜學符咒，與我們白蓮教，可算是道同志合，我一去說，他必欣然前來，唐志奇說道，你怎早不把此人約來入夥呢，陳鉉說道，早先我也約來他，他說如山上有用他時，一叫他就來，因爲他與那大糧戶的妾發生特別的關係，打得火熱，纏住了他，他所以捨不得離開彼處哇，唐志奇說道，如此說來，他乃是個風流的名士呀，陳鉉說道，豈止是風流名士，乃是個世外高人哪，時玉魁聽到此處

，心說，你們可給名士高人，糟塌苦了，足見賊人不學無術，對於一個江湖術士，就認爲是高人，焉知高人豈能與你等爲友，你等豈能結交高人，這麼辦我把你等，謂這位高人，想法先宰了，驚一驚你們的賊胆，想罷，側身偷聽，聽唐志奇說道，太平山離咱們這裏有不遠，你就赶快去罷，聽陳鉉說道，請人那有夜裏去的，明天，備些聘禮，去請不遲，聽唐志奇說道，就依賢弟去辦罷，聽欒尙問道，那太平山離咱們這裏多遠哪，聽陳玄說道，就在西邊十幾里路啊，聽欒尙說道，我們何不把那個山佔據了，准保能得勝利，聽唐志奇說道，何以見得呢，聽欒尙說道，佔據了那裏，可作犄角之勢，也可以借那太平二字的吉祥話，而求勝利，聽罷，心中暗笑說，你們若佔據了那裏，官軍把你們滅了，那還太平嗎，又一想，我何不去太平山走一遭，倒看一看那位名士，怎樣風流，想罷，離賊巢，直奔太平山，十幾里路，展眼來到，進了山口，見裡有好大一座山莊，至莊前，縱身上房，站在房上，往四下裏觀看，只見莊內，有一所連場隔院的大房子，料必是那大糧戶之家，施展飛簷走壁的功夫，來至裏面，見一個跨院裏，有三間書房，房中燈光明亮，遂向燈光處而來，來到切近，往裡看視，見一道裝打扮的人，外表俗不可耐，却裝出一種嚴肅的樣子，坐在中椅子上，旁邊有兩個小學生坐在兩旁溫習功課呢，料那道士必是賽諸葛宋士夔，聽宋士夔說道，你們把論語打開，我給你們講一講

罷，見那兩個學生，把書本打開，聽那宋士夔說道，昨天給你們講到那裏啦，學生說，講鄉黨篇了，聽那道士說道，這篇書隔過去，不用講了，要講了之後，你們該跟孔子學吃學穿了。我對於孔子，沒有不欽仰的地方，就對於他講究吃喝，我是太不滿意，什麼寢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不時不食，等等的，不食，要是這也不食，那也不食，不餓死了嗎，不怪他說食無求飽，他什麼都不食，他那能飽的了呢。這一篇書不必講了，講了沒什麼宜處，時玉奎聽到這，又是棄，又是好笑。心說，沖你這樣謗毀聖人，就該殺却，可惜，這大糧戶，請了這麼一個渾蛋先生，教子弟讀書，不越教越糊塗了麼，可見那大糧戶更渾蛋。我再聽聽他還講出什麼笑話來，想罷，仍然偷聽。聽那宋士夔說道，孔子還有一樣不好，好濫收徒弟，且不識人，你們沒聽說過嗎，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那子羽就是澹台滅明，長的其貌不揚，孔子看不起他，子路那樣英雄，孔子反咒他不得其死，顏回窮的連喝涼水幾乎都喝不起，他反認為是大賢，子貢為利是圖，他也非常贊成他，子夏為子而喪其明，他也目為賢士，由這幾點看來，他不及我們老子了哪，以後我教給你們念道德經罷，我再傳給你們些符咒，你們便可成大陸金仙，時玉奎聽他這種胡言亂語，直氣的恨怒填胸，又聽宋士夔說道，天已不早，你們歇息去罷，兩個學生，如逢大赦，忙着，走了出來，回內院去了。時玉奎來到門前，用手，捏自己的嗓子，學

婦女的聲音說道，呦，先生還沒歇着哪，奴今天好容易，得了閑空兒，來找先生談一談，先生能不能，允許奴還個要求呢，宋士夔聞聽，直喜的心花怒放，忙問道，你是大奶奶那屋裏的春梅嗎，時玉奎嬌聲說道，奴不是春梅，奴是硬煤呀，宋士夔色令智昏，竟沒聽出來，說道，奧，你是英梅呀，時玉魁說道，是的，宋士夔迷喜笑，說道，想不到你今天會來了，好個小要命鬼兒，你快進來吧，時玉魁道，你小挨千刀的，快出來罷，宋士夔聽外面嬌滴滴的聲音一罵，鬼靈兒飛去半邊天，連忙走了出來，時玉魁見他走出，冷不防上前，捧刀就刺，宋士夔想躲已來不及，被刀刺入腹中，嘔的一聲，翻身跌倒，時玉魁抽出刀來，把宋士夔的腦袋斫下，飛身上房，二次返回五斗山，來至中寨，站在大廳的對面房上喊道，現有宋士夔來也，說着，抖手把人頭向大廳中扔去，聳身一縱，縱下房去，順着黑暗處，離了賊寨，回歸大營，向鎮台說明經過，鎮台笑道，你也可太惡作劇了，尚老俠接言說，不如此，不足以寒賊胆，這麼辦太好了，鎮台稱是，遂令時玉魁退去歇息，次日天明，黃培基來到，見了鎮台尚老俠等，行禮已畢，然後向尚老俠說道，燕王已率兵進迫張家口，昨接姚軍師的驛報，說聖上有旨，調燕王入都，聖上有要事面訓，燕王特派我來，請老俠客回大營，商議入都之事，尚老俠聞聽，向魏鎮台說道，所有軍機之事，請大人與飛龍道長，陶隱雲先生商議辦理好了，老朽這就得趕回

張家去口。鎮台說道：待我與老俠客餞完了行，再走不遲。尙老俠說道：大人不必費心，妥爲用兵就是了，說着，起身告辭，直向張家口而來。這日，來到軍前，進入營中，見了燕王回明一切，燕王欠身說道：老俠且請座休息，有話再談罷。小校斟上茶來。茶吧，燕王命人擺上酒筵，與尙老俠，及波羅老尼，共座飲酒，酒過三巡。燕王把杯說道：聖上調孤還朝，必有要事，孤擬輕裝軟扮，化裝前往，請老俠客伴行，不知老俠客肯去否。尙老俠說道：千歲遠赴南京，老朽情願保駕。燕王大喜，少時筵畢，各自歇息。第二日，燕王命廉斌統轄大軍，請波羅老尼輔助，自與尙老俠，改扮行裝，出營上馬，直奔金陵，一路無事。非止一日，這日來到，進入城中，來至私邸，進入裏面。府中王官，忙着伺候，燕王不敢少歇，換了官服，囑咐王官妥爲伺候老俠客，不許稍有慢待，囑咐已畢，率侍從出府，乘馬直至後宰門，來至切近，翻身下馬。值朝太監，出來迎接，燕王命隨侍從在後宰門官舍等候，自隨總管來至養心殿，總管入報，不大工夫，退了出來，說道：聖上有旨，着燕王入內，燕王說聲遵旨，撩蟒袍，端玉帶，拾絨而上，上了數十層汗白玉的台階，走入殿中，進至煖閣，見聖上端座玉榻，左右侍立着數名小太監，忙屈膝跪倒，行了三拜九叩禮，口稱兒臣棣，參見皇父。望皇父聖壽無疆。洪武帝霽顏說道：免禮平身。燕王起身恭立一旁。洪武帝說道：朝中接你捷報，議論不一，有

的說你虛報功績，有的說你好大喜功，還有說你擅自招兵，數逾定額，居心叵測，謀爲不軌，這等妄奏，朕欲加以不實之罪，又恐招溺愛不明之譏，他等所奏雖妄，朕蛛絲馬跡，不謂無因，所以調你入朝面訓，你須知功高招嫉，你以後你切要韜光養晦，不可稍逾法度，但也不要因爲此事恢心，不肯疆場效命，仍然本着宗旨去作，不要恃功而驕，不要輕慢賢士，就使人民安居樂業，使盜匪律肅清，盡你守土之責，朕心無憂矣，燕王聞言，汗流夾背，撩袍跪倒，說道，皇父垂訓，兒臣謹當書紳，朝中臣宰，如此嫉臣，臣終恐爲彼輩誣陷哪，洪武帝說道，你越乎禮法以外，彼等何由誣陷於你，朕又豈能聽信纔言，你且起來，把戰況面奏朕聽，燕王起身，站在一旁，把九門口，及五斗山之戰況，細奏了一遍，洪武帝聞聽，龍心大悅，說道，近來一班功臣之後，異常放縱，不正當的行爲，朕時有所聞，你可在京小作勾留，代朕密查事切，以免徇私之弊，倘有不法之事，可速奏朕知，以免那些紈袴兒，鬧的不可收拾，使功臣無後，燕王說道，兒臣謹遵聖旨，洪武帝把手一揮，說道，你且回府歇息去罷，燕王拜辭退出，出後宰門上馬回府，來至府前下馬，進入府中，至內書房，見了尙老俠，說明經過，尙老俠說道，聖上的英武神明，兼而有之，萬民遇此聖主，何幸如之，燕王說道，若非聖上英明，早被一千奸臣，蒙蔽聖聰了，尙老俠說道，聖上既然命千歲密查各府公子的行爲，

千歲就不便拜會各府去了。以免走露消息。那些執袴兒聞風斃跡。可就不好訪查了。必須嚴守秘密。人不知。鬼不覺。改扮裝束。暗地訪查。方能查出他等的劣行。燕王點頭稱是。遂命人擺上酒筵。與尙老俠對坐飲酒。少時筵罷。各自歇息。次日。燕王與尙老俠。用罷早餐。改作商人的模樣。由府後門走出。遍遊三街六巷。見都市的地方。畢竟與他處不同。真個是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紅粉青衫。磨肩擦臂。比至通衢。彩樓高聳。巧閣遙臨。更是輝煌燦爛。光怪陸離。燕王文歷我馬之間。乍入繁華都市。心裏甚是欣快。與尙老俠遊了多時。走入一家酒樓。來至樓上。覓了一個臨窗的坐兒坐下。跑堂的過來招待。燕王要了一棹上等酒菜。與尙老俠飲起酒來。燕王一邊飲酒。一邊觀看酒飯座。見靠着東邊雅座裏。有幾個人飲酒。跑堂的招待的特別殷勤。那個幾人。穿戴潤綽。舉止豪縱。所要的菜。要甚別緻。幾名從人。在一旁伺候。聽當中坐的那人說道。這家酒樓。有名無實的很哪。那我請諸位。到我家那去吃一頓。嘗嘗我們家裏厨子的手藝。准保比館子作的強。聽在左邊坐的那個人說道。得啦。你不要請啦。那天王御史。的公子。請我去他家吃一頓飯。我花了賞銀數十兩。有這數十兩銀子。得下幾頓館子。聽石邊那人道道。你真小器的很哪。臉面錢。花個百八十兩的可算什麼。聽當中那人說道。我家請客。向例不准下人們收賞錢。你們放心。管保不破一文。太解其吻。說吧。

哈哈大笑。那兩個人也笑了一陣。燕王看他們那種富而驕的態度，心中甚是討厭，忽聽當中坐的那人說道：「我們久未聚會，少時吃完，得找個地方消遣消遣才好。」左邊的那人說道：「你請作北里遊不好嗎？右邊的那人說道：「那有什麼意思，不好的很。」依我說，不如去碧梧宮去遊遊，聽當中坐的人說道：「那裏除去公伯王侯的公子，就是尙書侍郎的子弟，前去遊玩，我們去不是找挨甩嗎？那個地方我是不能去的，正聽他們說的熱鬧中間，忽見樓下一陣大亂，細看，有一豪奴驅逐行人躲道，不一會兒，前驅的馬過去，緊跟着，一個豪富的公子頭戴粉緞武生巾，身穿粉緞箭衣腰繫鶯帶，足穿粉底官靴，腰橫寶劍，座下銀鞍白馬，往臉上看白如窗紙，清瘦異常細看單目，由俊美中露出一種奸惡神氣，後面跟着三、五個僕從，也都騎着高頭大馬，看罷，心說這是誰家的子弟呀，正思想間，見那雅座裏的人，賊扶着窗戶往外看呢，聽那當中的人說，你們看見了沒有，兵部尙書的侄少爺過去了，一定是上碧梧宮了，我們若去，豈不要受他的辱，聽送這裏，方知過去那人，是齊泰的侄子，忙用把酒飯，與尙老俠下樓，走至街心，尙老俠說道：「我們可到碧梧宮看一看。」燕王點了點頭，安步當車的，直向碧梧宮而來，不一時，已然來到，見好大一座廟宇了，廟宇巍峨，極壯觀瞻，看罷，由旁門走入，當有小道姑迎接上來，說道：「施主是來燒香嗎？」燕王搖頭說道：「我不燒香，因為口渴，要討杯茶吃。」

少時多給香資就是了，小道姑說道，請隨我來來至一個客廳，小道姑打起簾子，燕王與尚老俠走入，見廳中擺設的甚是幽雅，隨逐座椅子上暫歇，小道姑退出，不一會兒，走入一個二十左灯的道姑，長的異常嬌媚，向燕王，與老俠打了一個稽首，笑說，不知施主駕到有失迎迓，罪甚罪甚，燕王道，不必太謙，我們來的也很冒昧呀，道姑根咀一笑說道，施主說的具那裡話呀，正說着，小道姑托着茶盤走入，放在茶几上，倒了兩杯，道姑先獻與燕王一杯，然後才獻與尚老俠，燕王喝了一杯茶，向道姑問道，你們廟中有多少人那，道姑說道我們廟中，有四五十口子人呢，燕王問道，你廟中住持仙號怎麼稱呼，道姑說道我們師傅叫李青萍，燕王聞聽，心中一動，暗想道，跟顧青蓮同一個字呀，莫非這裏也是白蓮教同黨，若果如此，孤不虛此一行，啊，想罷復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呀，道姑說道我叫田鳳雲啊，燕王一聽又跟岫雲等同一個字，這更無疑了，遂看了尚老俠一眼，尚老俠微笑，表示會意，燕王又向道姑問道，你們廟中，這麼許多的人，都依着什麼活着呢，鳳雲說道，我們只靠着施主們的香火之資生活呀，燕王點了點頭，說道，足見你們廟的香火甚盛，施主不少哇，你可以不可以同我們去參觀參觀你們的廟宇呢，鳳英面有難色說道，施主參觀參觀，那有何妨，不過，觀在各處都上着鎖，鑰匙都在我們師傅身上帶着，我們師傅現在又沒在廟中，請施主改日再來參觀吧，燕王點了點頭，說道，

好吧。改，我們再來吧，說着掏出錠銀子，放在棹上與尙老俠起身，往外就走，鳳雲笑着送出客廳，說道：「施主得暇，可隨便到廟中來玩一玩哪。」燕王說道：「得暇是必要的，說着，與尙老俠走出廟外，回歸府中，天色已暮，命人擺上晚餐，與尙老俠對坐共飲。」尙老俠說道：「適纔在廟，千歲看我一眼，大概是以爲那廟與白蓮教有連帶關係吧。」燕王笑道：「老俠客怎麼猜得孤疑他們是白蓮教呢？」尙老俠說道：「他師傅與顧青蓮犯一個字，他們又與顧青蓮的弟子犯一個字，以此看來，就是可疑之點哪。」燕王點頭說道：「老俠所料不差，可是我們怎帶查他實據呢？」尙老俠說道：「今晚我老朽夜探碧梧宮去，必能探去些破綻來。」燕王說道：「老俠客若去，借手探一探齊泰的侄子，在那裏沒有，如果見他在那裏過夜，可想法做戒做戒他，以免他再住性妄爲。」尙老俠說道：「我自有辦法。」勿勞千歲囑附，計議停妥候至夜晚，老俠客收拾緊襯俐落，措上寶劍，起身離府，直奔碧梧宮而來，來至切近，飛身躍入，施展飛簷走壁之工，在廟中週視一遭，見一個跨院裏，有一間房屋，甚是幽雅，綺窗明淨，珠簾下懸，窗前老樹三棵，簾外枝花弄影，裏面燈光閃閃，人影搖搖，遂繞至後窗下，望裏窺視，見三五俊俏道姑，倍着一個少年飲酒，細看那少年，正是兵部尙書的侄少，那幾個道姑爭相勸飲，那公子也斜着眼，飲酒不休，不大的工夫，玉山頹矣，倒在躺椅上，沉沉睡去，幾個道姑相視笑了，笑。命道姑

在此伺候，繼續都溜了出去，大概是又招待別的施主去了，小道姑一天勞乏，伏在茶几上也入睡鄉，老俠客趁勢入室，把蕩子所帶的玉珮，解了下來，縱出室外，又去各處偵查。查了多時，只查出暗操賊業的情形，別無劣跡，到在鶴軒偵查，借着照入軒中的月光觀看，軒中並無一人，心說：莫不是那李青萍真個沒在廟中麼，此時天已不早，我且回去，改日再來偵查吧，想罷，離了碧雲宮，回轉燕王府，見了燕王把所探的情形，說了一遍。又把玉珮掏出，遍與燕王說道，明晚如此這般辦理，那齊泰的侄子，自然就不敢胡爲了哇，如不知慘改，再奏明聖上不遲，燕王傷把玉珮遞與老俠，說道，請老俠俠看着辦去吧。現任天已不早，且請暫息暫息吧，說着，起身入由去了，一夜無事，翌日晚，尚老俠寫了一封字柬，帶在懷中，起身直白齊府而來，展眼來到，由後牆躍入。來至書房，見齊泰正閱公事呢，遂將字柬玉珮掏出，擲入裏面一躍而逝，回轉燕王府去了，齊泰在閱公事的當兒，聽吧噠一聲，抬頭一看，見是一個紙包，心裡甚是訝異。命書僮過來拾起，書僮也是吓了一跳，戰戰兢兢的拾了起來，送至案上，齊泰打開一看，乃是塊玉珮，一張字柬。見那玉珮，刻的異常玲瓏，上面還刻有齊九思三個字，知道是侄子之物，見那字柬上寫道：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大人不能齊家，何能治國。

，令侄醉金迷，流連忘返，以佛門善地，而爲買笑之場，殊屬有玷門楣，最可怪者，大人置若罔聞，一任其放縱，倘被御史查知，大人能辭其咎否？請速予約束，光墜家聲此啓，齊泰看罷，不待天明，立命人去喚齊九思，好在相難不遠，不大的工夫，把齊九思喚來，齊泰忍着怒氣，問道，我聞你有玉佩一塊，上面刻着你的名字，你可拿來我看，齊九思心中甚是訝異，暗道，昨晚在廟中丢失，怎麼這麼巧叔父要看呢，躡躑着說道，侄兒那塊玉佩對昨天出門時丢失，現在還沒有找着呢，齊泰冷笑道，你沒找着，我替你找着了，說着，由案上把玉佩拏起，遞與齊九思說道，你拏去看來，是你那塊不是，齊九思接玉佩在手，仔細一看，正是自己丢失的那塊，抬頭愕然問道，叔父在那裏撿着的，齊泰拍案喝道，你不用問我在那裏撿着的，你快告訴我在那裏丟的吧，齊九思料難隱瞞，只得說道，侄兒昨晚去碧梧宮燒香丟的，齊泰怒道，你怎麼昨晚晌去燒香，燒香怎麼還得在道姑廟，這是什麼道理，齊九思說道，是侄兒的母親許的願，在碧梧宮燒夜香，侄兒的母親，因晚間不能出府，命侄代燒哇，齊泰唾道，呸，我把你這不肖的東西，竟敢在我面前巧辯，這裏張字吧，你且看來，說罷，擲於地上，齊九思俯身拾起看了一遍，顏色更變，顛聲說道，這……這字柬是誰寫的呀，真把我冤枉苦了，齊泰喝道你所作爲不當，反怪別人冤枉你，你快給我跑下吧，齊九思那敢速抗，忙跑倒於地，向書

僮說道，去到外面叫幾個人來，書僮轉身去，齊九思央求道，叔父饒恠兒這一次了，恠兒下次再也不敢了，齊泰怒氣勃勃的喝道，我若饒你，將來你還不定作出什麼不法的事哪，我非把你活活打死不可，正說着，書僮把人喚來，齊泰厲聲說道，你們把這逆子，拉下去，着實的給我打，衆人那敢違抗，把齊九思拉爬下，取來一條軍棍，按兩頭兒，打當間兒打的吧，的山响，齊九思嘔嘔的怪叫，齊泰早看出那棍頭着地，並沒打在齊九思的身上，氣更大啦，起身離座，奪過棍來，扮腿一脚，把掌刑的踢出多遠，親已掄棍痛打，打了百有餘下，齊九思昏了過去，齊泰擲棍於地，吩咐用凉水噴，衆人用凉水把齊九思噴醒，才起來過了半天，齊泰喝道，把他纔過來，我有話說，衆人把齊九思才至面前，齊九思滋牙例咀，哼々個不住，齊泰一見，也是暗自心疼，遂叫道，九思兒啊，並不是爲叔不能冤客你，實是咎由自取，你想現在你父去世，只留有你這麼一條根，你若不上進，你們那一枝兒不就完了嗎，你父當年在元朝執掌兵柄的時候，很作些殘忍之事，你就幹父之蠶，以免循還報應才是，你反污穢佛門善地，這還了得，語云，玩人表德，玩物喪志，你狗馬聲色，無所不好，玩人而又玩物，孩子啊，長此以往，你能有好結果嗎，爲叔今天責打你還是輕的，借再改，我必割你的頭，寧使我兄無後，也不能叫你敗壞家聲，活我是跟你說盡了，聽不聽在你，齊九思哭道，恠兒馬敢不聽，望叔

父要生氣了，齊泰點了點頭，忍淚向縱人說道，把他送回家去吧，衆人導命，把齊九思送回府中，有本府的才入內宅，放在牀上，此時齊九思的母親王夫人與妻李氏，聞信，趕至書房觀看，王夫人撩開衣服，見齊九思兩腿皮開肉綻，不由的抱住痛哭。李氏也站在一旁落淚，齊九思也是哭泣不上，王夫人哭着問道：兒啊，你叔父，因為什麼，打的這麼狠哪，齊九思哭道，就因為我常到外面閑遊，打了我這麼一大頓，王夫人聞聽，怒道：就因為閑遊，就打的這樣，他這簡直的是抓碴兒呀，好，我去問一問他去，憑什麼就這麼毒打，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非跟他拚了不可，他仗着他現在是兵部尚書，欺負我們寡母孤兒，那可不成，說道此處，分附從人備轎，李氏勸道：婆母息怒，叔父打侄子，也是應打之打，再說，我們父親去世，叔父不管教我們，誰管叫我們哪，王夫人怒道，我也並不是怪他管教，也不怪他責打，我怪不能像打賊似的那麼打呀，再說也得因為點兒什麼呀，就因為閑遊，就志當這麼打嗎，誰家的男孩子，拴着養活呀，不行，我得跟他講一講理去，李氏說道，你老人家，別淨聽一面之詞，決不能因為閑遊打的必然着你老的兒子作了什麼錯事，王夫人向來答言，齊九思哼々着向李氏罵道，好你個不賢良的賊，哪，你不知道，給我煖一煖疼，你倒替我那狠心的叔說話，你可真要把我氣死，李氏扭項說道，我並不是替叔父話，說的是公理，這半夜三更的，母親要到東府

與叔父，咄去，於骨統上好看嗎，王夫人勃然大怒向李氏喝道，你好，你好，他這麼重的傷，你還氣他，性也太可惡了，李氏見他們母子，不可以理喻，也就再往下說什麼，堵氣子轉身出去，回內院去了，王夫人見沒人攔他，也就不張羅上東府去吵鬧，虎頭蛇尾的完了，命婆子丫環在書房妥爲伺候，也回內宅去安歇，次日天明，用完早飯之後，齊泰來至西府，看望齊九思，並命丫環去內院請王夫人，少時王夫人來到書房，齊泰起身一揖到地，說道嫂々一向可好，小弟因國事羈身，不克常來問安，望嫂々怒罪，王夫人沉着臉，還了一個萬福，說道，叔叔來的正好，我還要找你去呢，說着，坐在椅子上，齊泰落座問道，嫂々找何事呢，王夫人說道，我問一問你，你因爲什麼，把你侄子打的那樣兒呀，齊泰笑道，只因他終日遊蕩，飲酒宿娼，不知上進，弟才打的他王夫人說道，打也不要緊，你不應當用軍波打他呀，這多虧你當兵部尚書，你若是當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你還不把他殺了哇，齊泰說道，嫂々啊，話不是那樣說法，想我兄去世，只有他這麼一條根，我若是不嚴厲的管束他，他若惹出滅門的禍來，我何以對我兄於地下，再說，現在名功臣的子弟，近來都放縱的很，聖上都知道了，又聽說燕王還朝，密奉聖旨，暗查各功臣的子弟行爲，倘查出劣踪，不但按律處治，且責家長失教之罪，在此暗查的夾當，九思這孩子，竟在碧梧宮與那些道姑厮混，這要被燕王式御史查出

不但兄弟担罪，恐九思這孩子的腦袋站不住哇，我打他，正是疼他，嫂嫂不溺愛不明啊。還得原諒兄弟的不得已的苦衷，王夫人雖然不滿意齊泰，聽齊泰說的句句有理，無法反駁，只得說道我也沒有什麼不原諒叔叔，請叔叔回府歇息去吧，齊泰連聲稱是，告辭回府去了，過了數日，齊九思的傷痕已愈，自挨了這一頓胖打之後，稍稍劍踪，每日不敢出門胡走又過了幾天，靜久思動，遂率從人出府遊玩，但是不敢到碧梧宮去了，身子不敢去，心裏總不釋然，到那裏去遊玩，修覺乏味，家奴齊興，看出齊九思的心意，遂向齊九思說道，大概公子是店記着那碧梧宮的五雲吧，齊九思皺眉說道，店記着，也是白店記着，不能去豈不是枉然，齊興笑道，把巷裏新來一個歌妓，長的比五雲強的多，對於琴，棋，書，無·畫，無不精通且善舞劍，公子何不到那裏遊玩遊玩出，齊九思說道，不行，不行，若是被叔父知道，還不給揭疼碴兒呀，齊興笑道我們回府改扮富商模樣，再去就沒事了，齊九思說道，咱們府中，那有商人的衣服哇，齊興笑道，我的傻公子爺呀，不會現買去嗎，齊九思笑道，我也死打忘了咱啦，你趕緊去買十套八套的吧，說着，由腰中掏出一錠銀子，齊興說道，小人腰中帶着錢呢：適是才買東西賸的，齊九思說道，你擎去吧，賸的那個個留你花吧，齊興接過銀子，向幾個家奴說道，你們先同公子回府去吧，家奴們閃應一聲，如衆星捧月一般，擁隨着齊九思回歸府前下了

馬，齊九思歸王書齋，候等齊興，等了多時，齊興來到，手裏提着一個色袱，笑喜喜一把色袱打開，說道，公子趕緊換上罷，齊九思當時把衣服換好，不帶別人，只帶齊興的中人，由府後門走出一經向柁把巷而來，不大的工夫已然來到，此時然是黃昏之後，見巷裏路燈林到如不夜之城，遊人往來，似過江之鯽，秦樓家家楚館處處，走至巷的中間，齊興遙指着一個紅樓說道，那就是新來歌妓的香巢齊九思聞聽帶齊興三步當着兩步走忙來至近前聽裡面笙歌悅耳，音韻悠揚，遂今齊興兩前引路，走入裏面，烟花粉黛，艷李穠桃，畢陳於前，形形色色，目爲之眩，夥計忙打簾子，往裏相讓，齊九思與齊興進入室中落座，夥計堆着笑臉問道，你們二位挑誰，請說一聲我好給喚去，齊九思搖頭道，在你們這裏，沒挑識過人兒呀，夥計說道，那麼就見一見吧，齊九思畧把頭點了一點，夥計伸着脖子，扯開嗓子，喊道，見客呀，一聲不已，歌妓們一個跟一個，到屋中站一站，轉身走了出去，有個將到屋門口，就翻若驚鴻般的走過，見完了之後，夥計說道，都見完了，齊九思見一個賽着一個，都是盡態極妍，好像挑選雞卵似的，越挑越眼花，齊興向夥計說道，你不要瞞我，準見完了嗎，那個新來的怎麼不來見見呢，夥計笑道，你老問的是那冷如霜吧，齊興點頭說道，是呀，我就問的是他，夥計笑道，他梳頭呢，你老多包些罷，齊興說道，那倒沒有什麼，他不來見我們我們不會見他嗎，你

帶我們到他屋裏去罷，夥計說道，既然你們二位沒有說項，請隨我來罷，齊九思起身與齊興，隨着夥計來到樓上，至一間宏敞的屋前，夥計打起門簾，先向屋中說道，如霜姑娘啊，有朋友來啦，聽屋裏慢條斯裏的說道請進來罷，夥計笑向齊九思說道，二位請屋中坐吧，齊九思走入屋中，見如霜坐在鏡前，阿媽正給裝呢，如霜手扶額頭髮，回過頭來，畧欠身，說道，請坐，齊九思涎面說道，不消招待，遂坐在裝台一旁，如雲仍然坐下，讓阿媽給搖頭，齊九思細看如霜，娥眉淡掃，清水臉兒，令人見之精神為之一爽，遂向如霜說道，鄉却嫌脂粉污顏色也，如霜微笑了一笑，說道，農是怕預色汚脂粉哪，齊九思還要說淡話，聽如霜叫道，阿香啊，啊香忙跑了進來，問道，小姐叫我舍個事呀，如霜嬌吐道，你這小鬼頭，怎麼不給客倒茶呀，真是該死，阿香不敢還言，忙轉身出去，泡了壺茶來，給齊九思與齊興，每人倒了一杯，齊興見阿香，嬌小玲瓏，思欲柔指，直睜瞪眼的，看着阿香，阿香把臉一沉，走了出去，齊興見阿香那種神氣，心中老大不悅，可又無法挑眼，又見如霜架子端的很大，也並不問一問客的老貴姓，心中更生悶氣，遂起身來至如霜身旁，說道，姑娘你知道，我們這位公子姓什麼不知道哇，如霜微笑了笑，說道，反正出不了百家姓，齊興不悅道，你這是說話哪嗎，如霜冷笑道，驢仔不要挑眼，我向來不會說人話呀，齊興大怒說道，我告訴你，你不要錯翻了眼皮，

這位乃是兵部尙書的侄少，姓濟名九思，人稱蕊上蜂，你別拿我們當買賣人看待呀，如霜聞言，臉上頓現喜色，忙站起身來，向齊九思問道，今尊大人，莫不是前元的抗城兵馬都指揮的嗎，齊九思點了點頭，說道，是的，如霜喜出望外，說道失敬，失敬，齊九思笑道，不要客氣，請問你怎麼知道我父親呢，如霜戚然說道，當年我父與尊大人有同袍之誼呀，受過尊大人的恩惠，我父在世時，對我常提念哪，齊九思問道，令尊是誰，敢請示知，如霜搖頭說道，現在我墜入煙花，有辱先人，怎能再把先人姓名說出，請公子不必問了，說吧，催促何姨快把頭梳好，阿姨忙着給挽了一個雲髻，把梳頭匣包起，轉身走出去了，如霜又命阿香端上一盤乾鮮果品，由抽屜裏取出一把茶刀，拿起一個梨來，用茶刀打皮，笑向齊興問道，你老貴姓啊，齊興尚未答言，齊九思說道，他是我的書童，名叫齊興，如霜笑道，我當是公子的賓朋呢，原來是貴介，失敬的很哪，遂向阿香說道，把這位陪到下房去坐罷，齊興一聽，心說，好哇，我挑了半天眼，臨完把我插出帳外，見如霜與九思攀起是世交來，也不敢再翻兒了，只得忍氣吞聲，隨着阿香退出去，如霜把梨皮打挖，遞與齊九思，齊九思接梨在手，說道，物雖不美，美人之貽，說着，三口兩口，就吃完了，如霜由牆上取下一個琵琶，彈了一曲，齊九思聽着，心神陶醉，笑道，今夕何夕，見此美人，如霜說道，子盼子盼，如此美人何，齊九思慨然說

道：我若得卿爲偶，雖死無恨。如霜笑道：公子雖然多情，但恐佳薄啊。齊九思笑道：公子若是多情，佳人便不薄命，薄命佳人，便遇不着多情公子。卿何殺感乃爾。如霜側身坐在床沿，說道：公子已使君有婦，若與妾爲偶，將置妾於何地。齊九思說道：卿作我次婦，也本不可呀。如霜說道：次妻不次妻，倒無關係，恐入君府，夫人不見容，不免秋扉見捐。齊九思哈哈大笑說道：我能容，誰敢不容，就是不容，我當另築金屋守之，何況還不能不容呢。卿勿以此爲慮。如霜說道：果能如此，妾當以身待之。齊九思大喜，說道：咱們是一言爲定。現在天已早，卿許我下榻否。如霜說道：妾雖烟花賤質，却係白玉無瑕，倘公子愛護，請勿纏糾，既然時光不早，請公子作速回府罷。齊九思心中雖然不願意，也不好勉強，只得給了搖頭費，起身作別。如霜送出屋外，說聲明天見，轉身入室去了。齊興在下房，見齊九思走出，忙隨着下樓，離青樓，回府邸。第二天，齊九思就命齊興，拿着銀子去贖如霜之身。如霜並無身價銀，乃是自混，並不費事，一說便妥。齊興把銀子匱入私囊，回來報稱花，多多少多，齊九思那裏把銀子放在心上，聽說辦妥，喜的眉開眼笑，擇了個吉日，把如霜悄悄的接入府中，他妻李氏，雖然滿不樂意，還得作出歡喜的樣子。待至天晚，把齊九思送入新房之中，說道：祝你們白頭到老。說着，轉身退出。齊九思命了環婆子，預備一棹酒席，與如霜對坐飲酒，心裡那分

痛快，直如人間天上，痛飲不休，飲了多時，不覺醉去，如霜令丫環婆了撤去殘席，下去歇息，丫環等去後，遂由腰中抽出一把匕首，走至齊九思的近前，見他頭枕椅背，沉沉大睡，輕輕的用匕首，照頸子上一勒，僕喘咕嚕的一聲，人頭落在地上，悄悄的把門開開，飛身上房，够奔內院的正院，見上房燈光明亮，潛至窗下窺，見李氏與王夫人，正在說話兒呢，聽李氏說道，他將受叔父責罰不幾時，又舊病復發，弄個昌婦到家裏來，這還怨叔父責打他嗎，聽王夫人說道，生來一個男子，誰不弄個回三房四妾的，這可又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這子晚兒，你跑我這兒叨咕來，想必你扶待他不好，要扶待好了他，叫他弄人兒他還不好，當初他父親我逼着娶妾，都不肯娶，後來沒法子，才弄了寡婦作妾，那寡婦福薄，娶過來沒多少日子，就死了，我還心疼的不得，誰像你似的，男子弄一個人，你就七三八四的叨咕上沒完，也不怕人笑話，見李氏並未還言，堵氣轉身走出，回房去了，俟李氏走遠，縱入屋中，向王夫人喝問道，你還認得我麼，王夫人見如霜手握明晃晃一把匕首，縱了進來，立時吓的渾身亂抖，顫聲說道，我……我……我不認識你呀，如霜說道，我一提，你就想起來了，我乃是冷艷哪，王夫人一聽，是仇人來到，更是吓的了不得，央求着說道，姑娘啊，從前的事，可與我無干呀，你不要錯怪了我呀，梅冷艷緊咬銀牙，嬌叱道，事皆由你身上所起，不怨你怨誰，說着，手

起一刀，把這位王夫人殺死在地，抽身縱出，來至李氏房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原來李氏自從由婆母房中，回至自己的臥室，思前想後，毫無生趣，把丫環們遣去，懸梁自盡了。梅冷艷一見，慨嘆不已，暗想道：大仇已報，我就自行投首去罷。想罷，走出房來，傳身上房，將要出府，忽見有數條黑影，疾如飛鳥一般，躍進府來，忙把身形隱入天溝之中，凝神觀看，見是五個道姑，都收拾的緊襯俐落，各背爺劍一口，心中甚是納悶。暗道：道姑也作賊嗎？我倒要跟着他們，看個究竟，想罷，潛往後面跟隨，見那五個道姑，來至書房外，悄聲說道：呀，誰走了咱們的先着了，又聽一個道姑說道：這裏既然被人殺了，我們齊泰府中，看看去罷，聽那幾個道姑說道：現在天已不早，我們先回去罷，反正有的是工夫呢。慢吞吞的收拾他們罷，若辦急了，免難走滅消息。見他們說完了，紛紛上房，竄房越脊，出府去了，仍然在後面跟隨。跟至碧梧宮外，見那五個道姑，都縱入廟中，畧待一會，也縱裏面，潛至鶴軒後，由後窗隙往裏窺視，見有兩個老道姑，都端坐在雲床上，適才跟着的那五個道姑，垂手站在地下，聽上首坐的那老道姑說道：我命你們去殺齊泰誰教你們殺他主子去呢，這不是竟找着就悞時間嗎，聽下首坐的那個老道姑說道：你們願帥伯此來，爲的是殺害朝中文武官員，把文武官員殺盡，然後再去對付徐達等，這麼重大的事，你們怎麼不努力去辦呢，去殺那齊九思可中什麼用。

呢。那樣的人，殺個千八百的，也與事無濟呀。聽那五個道姑說道：「我們並不是去殺齊九思，是誤入他府，及至到仕裏面一看，那狗子已竟被人殺死，聽那上首坐的老道姑，回頭向下首坐的老道姑說道：『可是那狗子被是誰殺死的呢？莫不是咱們道中的人嗎？』」那下首坐的老道頭點頭道：『大概是咱們道中的人罷，將來咱們可以訪一訪，好收爲己用。』聽道這裏，心中暗想道：『聽他們的言語，一定是白蓮教，要攪擾帝都，我何不去告他等。』就手投案官打官司呢，把主意拿定，離了鶴軒，縱出廟外，仰見天色，已現魚肚色，逕向應天府而來，來至府前，正赶上應天府尹，乘轎入朝，衙役們，見梅冷艷深身是血，手提七首，冊々の走來，當上前喝問道：『作什麼的？』梅冷艷說道：『我是前來自行投案打官司的。』府尹陳甯，隔着轎簾的紗窗，見此情形，料必是重大的案子，遂向衙役吩咐道：『且把他帶上衙中，俟卜朝回來，再爲詳審，你等不要難爲於他，衙役們遵命。』把冷艷帶入衙中，帶上刑具，收入女獄中，暫押，不一時，府尹散朝回府，畧事休息，將要用飲，衙役慌忙，入報道：『現有兵部尙書的侄少府中家人，前來喊冤，聲稱他家主人全家被一昌妓殺死。』昌妓棄兇逃走無踪，府尹陳甯聞報，大吃一驚，料必與適才自行投案的女子有關係，忙向衙役說道：『趕快備轎，給忙備轎。』隨本府去現場查驗，衙役傳齊三班人役，忤婆，忤作，書班等人，又令轎夫，備轎，諸事齊畢，府尹出衙升轎。

命衙役帶着報案的家人，一同向齊府而來。展眼來到轎子打忤，府尹陳寧下轎，命報案的家人頭前引路，行至儀門，齊泰由裏面迎接出來，相見之下，互相爲禮，齊尹說道：「想不到，會恁遭此慘事。」齊泰戚然說道：「這也是他自作自受哇，請到裏面驗一驗再談罷。」說着，一同入內，先驗了齊九思的屍身，然後又至內宅檢驗。把王夫人的屍身驗完，又赶快去驗李氏的屍身，見李氏係懸梁自盡，心中甚納悶。命忤婆仔細檢驗，忤婆驗罷，報稱：「確係自盡，餘無別故。」府尹點了點頭，令忤婆退下，與齊泰至客廳落坐。齊泰說道：「此時發生後，據家人報，舍恁由比巴巷裏，買了一個歌妓，歌妓接家中，當天晚全家被殺，歌妓在逃無踪等語。查此事顯係那歌妓所爲無疑，請大人派人去比巴巷捉拿那歌妓好了。」府尹笑道：「那歌妓卑府已然拿住，只是未付審訊呢。」齊泰訝問道：「大人怎麼事先就把此案破了呢，真是神乎其神。」府尹把朝朝時，遇見梅冷艷自行投案之事，說了一遍，齊泰聽梅冷艷三字，立時不寒而來，驚慌着說道：「愛呀，愛呀，愛呀，這事可不好辦了哇，這事太難辦了哇，府尹很訝異的問道：「兇手已竟投案，可有什麼不可辦了呢？」齊泰說道：「大人一過堂，自然像，自然就知真像了，望念同袍之誼，曲予遮蓋爲要。」府尹陳甯心中暗想道：「這其中必有隱情，問明之後，我必按公辨理，豈能因同袍之誼，而枉國法呢，心裏雖然是這樣想着，口中却是含淚答應，說道：「此事我自有道

理，請大人料理喪事，卑府就此告辭，齊泰送至儀門外，府尹躬身說道，請大人留步，說罷，轉身走出大門，上轎率人回衙，來至衙中，畧事歇息，用了些點心，喝了說杯茶，傳諭升堂。衙役們忙看站班，把班站齊，府尹公服升了大堂，吩咐帶齊府的家人，衙役闕應一聲，把家人帶上大堂，喝道，跪下，跪下，家人跪倒堂前，府尹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家人說道，小人叫齊興。府尹問道，你在齊府管什麼事呀。齊興答道，小人是專伺候公子。府台點了點頭說道，如此說來，你是你們公子貼己的人了，齊興說道，小人並不是什麼貼己的人，無非是公子一名隨侍罷了，府台說道，既然是隨侍，你們公子一切的事情，你當然都知道了，齊興說道，差不多都知道一些，府台說道，你們公子素都到那裡去游玩，可據實的供來，齊興說道，我們公子在先，竟到碧梧宮去游玩，府尹問道，那裏是道姑廟，怎好到那裏去遊元呢，齊興說道，那裏明雖道姑，暗操賤業呀，府尹問道，你們公子除此而外，還到何處去呢，齊興說道，我們公子在迷戀道姑時，別處是不去的，後來經我們大人把我們公子責打了一頓，才不敢到碧梧宮去了，府尹問道，以後他竟到那裏去呢，齊興說道，以後便去批把巷裏去遊元，結識了歌妓如霜，一見傾心，盟訂白首，遂接入府中，不想，到夜晚，就發生慘事呀，府台問道，你們公子接人，手誰經手給辦的呢，齊興答道，是經小人的手辦的，府台點了點頭，令齊興畫了

押，吩咐左右把齊興帶下去，把梅冷艷帶上堂來，衙役應諾，帶下齊興，不大的工夫，把梅冷艷由監中提至堂口，衙役喊道，跪下，跪下，梅冷艷跪倒在地，府台問道，你來投案，究竟所因何事，詳細訴來，冷艷說道，犯女因為殺了齊九思的母子，特來投案，府台聞聽，心說，果不出我所料，遂問道，你因為什麼行兇呢，冷艷說道，犯女有預先寫下的呈狀，請大人鈞閱，府尹說道，可將呈狀呈上來，冷艷由懷中，把狀取出，遞與衙役，衙役轉呈府台，府台打開由頭至尾觀看了一遍，府台不由的慨嘆，究竟那狀子上寫的是什麼事呢，原來齊九思的父親齊安，在元末時為抗兵馬都指揮，兵權在握，勢燄薰天，一日，在城外閱完了兵，垂馬回歸，行至竹竿巷，見一婦人，荆叉布裙，不施脂粉，那一種天然美，真是舉世無雙，冊冊的走入路北一個門裏去了，齊安此時，魂靈兒幾乎出壳，回頭向軍士們問道，你們知道不知道，那個女子是誰的妻子呢，軍士答道，我們也說不上啊，齊安說道，你們有工夫，詳細打聽打聽，打聽明白了，我必有重賞，說罷，回歸府中，過了幾日，軍士入報道，前日遇見的那個女子，乃是王秀才之女，名叫王秀琴，已竟有了人家，齊安問道，是許配誰了呢，軍士說道，聽說是許配了一個讀書的學子，齊安重賞了軍士，說道，你去把黃師爺請來，軍士謝賞退出，去請黃師爺，工夫不大，黃師爺，步三搖的，走了進來，躬身說道，不知大人呼喚學生，有何事

故，齊安笑道，師爺請座，我有一件心事，請分神爲我一謀，黃師爺側坐一旁，諛笑着問道，大人有什麼心事呀，請道其詳，齊安說道，前日我閱兵回歸，路遇王秀才之女，也不知怎麼股子勁兒，至今我耿耿不能去心，茶思飯想，神魂顛倒，我素知師爺，足智多謀，請替我把這件事作成，我必有重賞，但此女已竟有了人家，這一層是個難題，必須把這難題想法子先解決了才好，黃師爺一聽，暗喜買賣上門。故作難色道，唔呀，這件事，不好辦的很啊，必須大費周折，而且得多費些銀兩，不然，是作不到哇，齊安笑道，銀子算什麼呢，只要能辦成此事，花個萬兒八千的，我決不在乎，黃師爺更是喜之不盡，笑道，只要大人肯花銀子，此事就不愁不成，但有一件，大人千萬不要心急，得寬容學生時日，方能成功，齊安笑道，凡事依你，老就看着辦去罷，黃師爺隊身說道，我這就入手去辦，請大人聽我的信吧，齊安說道，在你辦這個事的期間，你就不必辦公了，那時用銀子，隨便到帳房去支使，一會我命人去帳房留下話，他們自然不能駁你的回，黃師爺卑躬折節的，連稱，是，是，退了出來，回至下處，暗想辦法，偶然想出一計，提筆寫了幾個對子的上聯，揣在懷中，走出門來，直奔竹槓巷王秀才的住所，展眼來到，上前扣打門環，聽門呀的一響，分爲左右，由裏面走出一老翁，衣服樸素，面貌忠實，料着必是王秀才，忙抱拳說道，尊公是王秀才麼，老翁還禮說道，不敢當，在下

就是土天佑，請問足下貴姓高名，來此何事。黃師爺笑道，學生黃茂才，久慕老先生盛名，特來造訪。王天佑說道，大駕光臨，蓬筆生輝，請到裏面一談，說着，向裡相讓，一回來到面裏，進入屋中，分賓主落坐，一個小童，獻上茶來，茶罷，黃茂才說道，學生素好詩辭，惟對句多不丁穩，今有幾句古詩，打算仍用古詩句對之，怎奈搜索枯腸，始終對的不恰，特懇老先生不吝珠玉，代爲一對，萬望不要誤會學生是來試探，實是誠心求教。王天佑說道，什麼古詩句，請說明，卑便共同研究，黃茂才由懷中取出適才所寫的那幾條上聯，鋪在棹上，說道，這幾聯我想把它對上，始終也未想出佳句，王天佑看了一遍，凝神想了一想，欣然說道，這梅是幾生修得到之句，何不對竹真一日不能無呢，黃茂才拍案叫絕，說道，真妙對也，可謂天衣無縫，請老先生再把那滿地綠陰飛燕子之句對一對罷，王天佑說道，可以一簾晴雪卷梅花對之，黃茂才連稱好，好，說道，請老先生索性把那三個，也給對上罷，王天佑說道，那高士秋心飛作蝶之句，可對美人春夢化爲雲，雨後雙禽來占竹之句，可對秋空一蝶了尋花，對君真意滿階月之句，可對酬我馬情半榻書，不知工否，還請斧正，黃茂才笑道，老先生太謙啦，對的工而且穩，可謂絕對呀，王天佑說道，敝人昨日閑看史書，見管仲以老馬爲師，偶然想起一個上聯來，下聯並未對上，請足下給對一對吧，黃茂才問道，老先生那上聯是什麼呀，王天

佑說道，上聯是管仲師馬是師老馬，黃茂才想了一想，說道，何不對葉公好龍非好真龍，王天佑鼓掌笑道，好好，對的太自然了哇，黃茂才說道，老先生不要誇獎，我的學問是稀鬆平常的很哪，王天佑說道，足下何必太謙，我們以文會友，無異道義之交，請少待一時，我去買些酒來，咱們暢飲幾杯，黃茂才說道，那好極了，李商仙有話，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我是必叨擾的，王天佑見黃茂才這樣爽直，甚是喜悅，遂取了個酒葫蘆，出門買酒去了，不一時，走了回來，買了許多下酒的酒菜，用碟子裝好，擺在桌上，命小童去湯酒，不大的工夫，把酒湯好，王天佑與黃茂才飲起酒來，大凡好飲之人，飲到酒酣之際，就要暢談肺腑，恨不能把老老家的姓，都告訴人家，王天佑當然也不能例外，乘着酒性暢談起掉，越談越對勁，竟以黃茂才爲知己，深恨相見之晚，黃茂才說道，弟擬與兄長，結爲異性兄弟，不知兄長意下如何，王天佑欣然說道，愚兄求之不得，我們也無須燒香，也無須禮拜，就一言爲定吧，黃茂才說道，燒香大可不必，拜是當然要拜的，說着，立起身來，說道兄長請上，受小弟一拜，當時大拜了四拜，王天佑還禮不迭，禮畢，重新入座，黃茂才說道，請兄長同我拜見嫂夫人去吧，王天佑戚然說道，你嫂嫂已於去年病故了哇，黃茂才故作不知問道，那兄長只剩孤身一人了嗎，王天佑說道，還有你一個侄女呀，黃茂才說道，侄女現在那裏，請兄叫來，與弟

一見，王天右說道，他在他娘舅家住着呢，前日他母親的忌日，來家一趟，在家住了一天，又回到他娘舅家去了，黃茂才說道，我侄女今年多大歲數了，王天佑說道，今年十八歲了，黃茂才說道，這麼大怎麼還不給找婆家呢，王天右說道，已竟有了婆家，是他舅父給的，黃茂才問道，找的是誰家呀，王天右說道，是福壽街李舉人的兒子，黃茂才點了點頭，說道，倒也門當戶對，又說了些閑話，用罷酒飯，起身告辭，回歸指揮衙門，見了齊安，說明經過，齊安皺眉說道，這八字還沒有一撇兒呢，黃茂才說道，你老別忙啊，俗語說的好，心急喝不了豆兒粥，齊安說道，話雖如此，你也得快一點辦哪，黃茂才說道，你老放心，十天之內，我必辦出兩續來，齊安說道，好罷，你就多在心就是了，黃茂才連稱是，是，退了出來，回到自己下處，暗想主意。忽然想起，知府衙門的紅筆師爺管如寧，素與本城功名人，都有往來，心說，我何不如此這般的辦理，把主意拿定，起身出門，直向知府衙門而來，不一會兒，來到府衙前，衙義們都認識，忙問道，黃先生今天怎麼這麼閑在呀，黃茂才笑道，我來看望你們管師爺，勞駕，給回稟一聲罷。衙門忙去回稟，少時管如寧迎接出來，相見之下，互相為禮，一同入內，至待客室落座，管如寧問道，黃兄怎麼多日未來呀，黃茂才說道，衙中公事太忙，沒有工夫哇，今天特來求賢弟一件事，管如寧問道，什麼事呀，黃茂才說道，我們指揮素慕李舉人

之才。欲聘爲幕賓，請賢弟給介紹介紹罷。管如寧問道：「那一個李舉人呢？」黃茂才說道：「就是福壽街的李舉人啊。」管如寧說道：「嗚，李沛芝呀，他現在家居，正愁沒事作，齊總指揮若肯委用，那是再好沒有。」我少時就去與他說知。黃茂才說道：「既然如此，請賢弟明天就把他同至指揮衙門去罷。」說着，起身告辭，離府衙，回歸指揮府。見了齊安說道：「昨日學生思一妙計，必須如此這般，望大人照辦，准保成功。」齊安大喜，說道：「我當按先生的話辦就是了。」請先生歇息去罷。黃茂才退出，回歸下處。第二天，來指揮府管候管如寧，管不多時，管如寧同李沛芝來到，黃茂才迎至客廳，互相見禮，禮畢落座。黃茂才說道：「二位稍候，指揮去教軍場觀操，這就回來。」正說着，聽甲葉響，齊安由外面走了進來，管如寧等忙起身行禮。黃茂才向齊安說道：「此位就是李舉人，齊安溫語說道：「久慕先生大才，今日相見，足慰平生。」李沛芝說道：「襪線庸才，何足掛齒，如蒙錄用，當竭盡貼。」齊安大喜，說道：「諸公少座，待我更衣，再爲暢談。」說着，命從人卸去甲胃，換了便服，漱洗已畢，落了座位。管如寧笑道：「大人每天是很忙啊。」齊安說道：「身爲武夫，那能偷安，一天到晚，那軍務總是辦不清，所以，特聘李先生幫忙，管如寧說道：「李先生對於公務，雖非熟手，必能克盡厥職呀。」齊安作出很喜歡的樣子，命人擺上酒筵，一同入坐飲酒，少時筵罷，管如寧起身告辭，回衙去了，齊安送走管如寧之後，

便命黃茂才同李沛芝，到公事房去，開始辦公，李沛芝自辛得知遇之恩，振刷精神，努力工作，每於公餘之暇，黃茂才便請李沛芝，去月明樓飲酒，二人過從甚密，結爲莫逆之交，這日，黃茂才又請李沛芝去月明樓飲酒，酒過三巡，黃茂才說道，我們相交這些日子，從末到兄府拜望嫂夫人，望兄同我去一趟罷，李沛芝說道，明天午前，請賢弟，舍下一叙，我在舍下恭候就是了，黃茂才說道，小弟明天準去就是了，少時筵罷，一同起身出離了酒樓，回歸指揮府，第二日，黃茂才換了新服，直向福壽街而來，不一時，已然來到，上前扣門，李沛芝出門迎接，讓至裏面，至上屋分賓主落坐，李沛芝之妻程氏，率兒子李鳴，由裏屋走出，與黃茂才相見，黃茂才見程氏雖然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忙起身施禮，程氏還禮不迭，命李鳴上前拜見，黃茂才用手相摻，說道，賢侄免禮，李沛芝說道，賢弟請坐罷，跟你侄子，還客氣什麼，請座，請座，黃茂才落了座，李沛芝令程氏快去預備飯，不一時，程氏把酒菜擺了上來，李沛芝與黃茂才對座飲酒，李鳴站在一旁勸飲，黃茂才向李鳴問道，賢侄今天怎麼沒上學呀，李鳴說道，今天因爲是祭孔，放假一日，黃茂才問道，賢侄現在讀什麼書呢，李鳴答道，現五經已竟讀完，正讀子書呢，黃茂才點了點頭，笑向李沛芝說道，令郎將來實在不可限量，必成一代大儒哇，李沛芝笑道，賢弟太誇講了哇，黃茂才說道，不然，他這街的年紀，五經已竟讀完

。真是難得的很哪。將來我給保一門親事吧。李沛芝說道，他的親事已竟說妥，黃茂才故作不知，問道，是誰家的姑娘啊，李沛芝說道，是王天佑秀才的令愛王秀琴，黃茂才故意把頭搖了一搖，把咀一咋，嘿然無語，李沛芝見此情，心中甚是訝異，驚問道，賢弟爲何無語，莫不成這門親事，不相當嗎，黃茂才淡淡的說道，沒有什麼不相當，不過……李沛芝問道，不過什麼呀，黃茂才搖頭說道，唉，兄長就不必問了，木已成舟，說也無益，反令兄長憂心，李沛芝聽黃茂才這種含混的說話，心中更驚疑，忙說道，你我弟兄，情同骨肉，無話不談，怎麼關於你侄子的婚姻大事，你反吞吞吐吐，不肯言明呢。黃茂才說道，這件事情，關乎人的名譽，弟怎好言明，李沛芝說道，出於弟口，入於弟耳，不使第三者知道，直說出來，又有何碍，遂又向李鳴說道，你且退去，喚你再來，李鳴應了一聲諾，退入內室去了，李沛芝說道，這個橫是沒有避諱了，請賢弟對我說明吧，黃茂才作出迫不得已的樣子說道，此事我若說明，兄長可千萬別對外人說呀，李沛芝說道，我決不不外人說，請賢快說吧，黃茂才悄聲說道，我聽那王天佑的女兒，與他表兄梅天心，有暗昧不明之事呀，李沛芝說道，那梅天心，在金山寺，隨金山長老學藝，並沒在家呀，怎能暗昧不明的事呢，黃茂才笑道，兄長真是書痴，金山寺離此才多遠，他時常以探望父母爲由，回家與王秀琴幽會，這事除去兄長不知道，別人都有

耳聞哪，李沛芝當時顏色更變，怒道，這樣的賤婢，豈能與我兒爲偶，我是一定要退婚的。黃茂才勸道，請兄長客忍了吧，李沛芝說道，是可忍，孰不可忍，賢弟不要勸解，我意已決。黃茂才說道，兄必欲如此，小弟也不便深勸，只是不要把小弟露出來呀，李沛芝說道，那我怎能。反正我什麼話也不說，把婚一退也就完了，請賢弟回衙時，替我請一天假，我好辦理事，黃茂才說道，請假的事好辦，就是兄長不要起衝突，最好是和平辦理。李沛芝說道，我跟他們沒有起衝突之必要，賢弟放心好了。黃茂才心中暗喜，用完酒飯，起身告辭去了，翌日，李沛芝遣人去請王秀琴的舅父梅鶴然，不一時，梅鶴然來到，李沛芝迎入室中，分賓主落坐，梅鶴問道，李兄把我找來，不知有何事故。李沛芝說道，也沒有什麼旁的事，只請梅兄把我的定禮退回，另替令甥女覓一個相當的人家兒罷，梅鶴然一聽，一聽感然說道，李兄何出此言，一女豈能二聘，我甥女是有什麼毛病怎的，你竟要退婚，請你先說個理由，我聽一聽，李沛芝然說道，令甥女毛病是沒有，只是小兒不堪爲匹，故此退婚，梅鶴然冷笑道，你那裡由充足嗎，你若不說出個道理來，那婚是不能退的，李沛芝說道，你若要我說理由，我早難以出口，請你不必問了，你就把我的定禮退回就完了，梅鶴然怒道，有什麼難以出口，你痛快說出來罷，你若這麼會說，別說我是不答應你的，李沛芝也怒道，你的家教不嚴，你還問我則甚，梅鶴

然勃然大怒，立起身來，喝道：你滿胡說，咱們找地方說理去罷，說着，伸手抓住李沛芝的胸襟，說道：咱們找地方說理去，李沛芝怒氣沖沖的說道：好，好，咱們找地方說理去罷，程氏忙出來相勸，那裏勸解的開，二人揪扭着，出了衙門，直至役衙前喊冤，衙役把二人攔開，帶至班房，進裏去回稟知府沈卜明聞報，立時升堂。吩咐，原被兩造，都帶上堂來，衙役把李沛芝等，帶至堂口，知府問道：你們誰是原告，梅鶴然跪倒在地，說道：小人是原告，知府問道：你所告何事，梅鶴然答道：小人的外甥女，許配李沛芝的兒子李鳴爲妻，是小人的媒人，今天李沛芝把小人找到他家，無故硬要退婚，我問他退婚的理由，他說難以出口，大人想情，這是於我甥女的名譽放關，我豈能容忍，望求大人明斷，知府點了點，吩咐左右，把梅鶴然帶了下去，始向李沛芝問道：你爲什麼要退婚哪，李沛芝長揖不拜站在堂前，說道：請大人不必追問，此事實不在好說出，只求大人公斷，令梅鶴然把他甥女，另許別人罷，知府說道：你這話，說的太糊塗，你不說出因爲什麼，本府怎能給你們公斷呢，再說事也用不着經官，你們私下解和去罷，李沛芝說道：舉人本不願打官司，是李鶴然的舉人沒有法子，請大人說喻他罷，大人只求退婚，別無說項，知府將要發言，役衙遞上一封信來，說道：現有齊指揮大人下書，請大人鈞閱，知府打開書信，看了一遍，見上面寫道：啓者頃聞敝署幕賓李舉人與

梅鶴然。發生兒子婚姻交涉。在貴衙成訟。此事請實兄分神。將該兩造婚約解約。餘勿深究爲荷。弟齊安手勅。知府看罷。手書信。放在棹上。命人把李沛芝帶了下去。再把梅鶴然帶了上來。不一時。梅鶴然帶到。知府說道。你們這件事。用不着打官司。他既然不願要你的甥女。你不會再另許配旁人嗎。何必非給他家不可呢。梅鶴然說道。小人並不是非給他家不可。他無故退婚。於我甥女的名譽有關。以後怎能見人。倘他指實小人的甥女。有何劣點。不用說退婚。就是要小人的命。小人也情願。倘就這應糊裏糊塗退婚。小人寧死也不能應許。知府勃然大怒。喝道。我把你這刁民。你敢以死同嚇本府。兒女婚姻。本是愛好作親。他既然不情願。你何必強迫。本府今判斷你們的婚約解除。不必再嘵嘵不休。下去罷。梅鶴然忍氣吞聲。只得退下堂來。離府衙事向王天佑家而來。到了王天佑家中。把一切經過說明。直氣的王天佑渾身立抖。氣香着說。李沛芝無故退婚。我是不能跟他甘休的。梅鶴然說道。他現在勢力很大。我們在本城惹他不起。可到京都去上告。方能成功。王天佑說道。好。明天咱們兩個就進京上告就是了。正說着。忽見黃茂才走了進來。王天佑說道。賢弟來的甚好。我正要找你去呢。黃茂才明知故問。說道。兄長找小弟何事。王天佑細說了一番。黃茂才假作怒氣的樣子說道。好李沛芝。太無禮了。他自給齊指揮富慕賓之後。竟忘其所以。小弟與他同行是冤家。我恨他

哇。王天佑說道，請賢弟替我們想個辦法吧。好出這口怨氣，不然，我們就要進京告他去了。黃茂才哈哈笑道，何必小題大作，小弟有一計。整叫那李沛芝的事情打了，還能要他一命，王天佑說道，也無須要他一死，只要出了這口氣就行了。但不知賢弟有何妙計，請道其詳。黃茂才說道，此計就怕你們，不依從。若是依從的話呀，出氣是易如反掌。王天佑說道，我們無不依從，賢弟你自管說出罷。黃茂才說道，既然佑台給判了解除婚約，我們面子上也沒有什麼不好看，現在齊指揮要娶一位側室，若把我侄女許配了指揮大人，那李沛芝的事情還站的住嗎。再說抓他一個錯兒，就可以要他命，兄長們走這一門好親戚，在杭城得打一條龍兒的腰。話末說完，王天佑勃然大怒，喝道，你滿口胡說，你也真把我們這窮念書的，看不值錢了，我王天佑的女兒，豈能與人作妾。你快給我請出，咱們從此畫地絕交，你休再上門好了。黃茂才撞了這麼一捆大釘子，羞惱成怒，冷笑道，好，好，我走就是了，看你們有什麼辦法。說着，走了出去。王天佑怒氣不息，向梅鶴然說道，你且回家收拾行裝，我們明天起身入京上告去罷。梅鶴然說道，明天我來會你同去。王天佑說道，明天你須早一些來，梅鶴然點了點頭，起身告辭，回歸家中，他的老伴周氏，見他顏色不正，忙問道，那李沛芝找你有什麼事呀。梅鶴然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不用提了，真是氣死人也。周氏說道，究竟是什麼事呀。梅鶴然

把始末情由，詳細說明，周氏吃驚說道，這真是沒影兒向事呀，憑什麼他隨便就要退婚？他們家的姑娘，都隨便跟人打啣刀嗎，那渾蛋官兒，就不問是非，糊裡糊塗，給判斷了，這還有天理嗎，梅鶴然說道，野不用勞叨，我自有辦法就是了，周氏說道，你有什么辦法呀，梅鶴然說道，我明天與姐進京上告，你就赶快給我打點行裝吧，周氏說道，裝倒好打點，你先吃飯，吃完了，好早些歇息，梅鶴然說道，氣我就氣飽了，那還吃的下去飯，一會兒我就歇覺了，你就這我的行裝，打點齊了吧吧啦，說着，喝了幾碗茶，就入內室安歇，第二日，起床漱洗，攜帶行裝，一逕來至王天佑的家中，王天佑已覓安人看守門戶，見梅鶴然來到，一同起身離家出了杭州城，直向燕京陵而來，行出十數里地，至一片密林前，打算進裏歇息，忽聽一聲呼哨，由林裏衝出十數名強盜，都是青布包頭，各持斫刀一口，爲首一人，長的甚是兇惡，手持金背刀，搶至近前，喝道夕，兩個綿羊站住，把腦袋留下，再過去不遲，王天佑等一見，下的止住了步，哆索作一團那賊首舉刀喝問道，你們是作什麼的，王天佑說道，我們是上京作買賣的，請好漢讓命吧，正在央求的當兒，黃茂才由林中走了出來，向爲首那人說道，不必跟他們費話，宰了不就得啦，王天佑向黃茂才說道兄弟呀，我與你何冤何仇，你讓好漢爺殺我呀，黃茂才冷笑道，你怎麼不照昨日那麼橫啦，已竟畫地絕交，你還跟我呼什麼兄，喚什麼弟

今日你想活命，是萬難啊，說道，遂向爲首的那人說道，趕快動手吧，爲首的那人，趕上前去，手起刀落，把王天佑與梅鶴然殺死，黃茂才命衆人把王天佑等資財鈞分了之後，退入林中，換了軍服，一同回歸城中，至指揮府，見了齊安，回明一切，齊安賞了衆人，命黃茂才退去歇休不提，單說周氏自梅鶴然去後，總覺心驚肉跳，過了幾日，忽有熟識的人，來報告道，今早我由西湖回城，行至大柳林，見梅先生與王老秀才，不知觀何人殺死在林外，請老夫人看一看去罷，周氏一聽，不由的成聲痛哭，王秀琴拉着妹梅冷艷，由裏間屋，走了出來，問道，舅母爲什麼痛哭，周氏哭着說道，你舅父與你父親，都被人殺死了哇，王秀琴聞聽，也是放聲痛哭，送信的人勸道，你們先別哭，趕緊看看罷，好聞官吧，周氏遂求送信的人引路，與王秀琴等同至大柳林，見梅鶴然等果然被殺死在林外，槍將過去，伏屍痛哭，都哭昏過了去，送信的人，忙着喊叫，叫了半天，周氏與王秀琴及梅冷艷，方大悠悠氣轉，立起身來，回城至府衙報案，知府聞報，率人役至城外驗屍，驗罷之後，命周氏把屍領回裝殮，回歸衙中，出簽票捉拏兇手，周氏求親友，買了兩口棺木把梅鶴然等的屍首，裝殮起來，僱人抬至三覺寺停靈，又求人去金山寺與梅天心送信，梅天心聞信，趕至三覺寺，跪在靈前哭了個死去活來，哭了多時，方才止淚，向母親細問情由，周氏把經過的事，備說詳細，梅天心聞聽，心中便打定了

主張，並不說明，先忙着辦理喪事，把喪事辦完，同母親與妹們回歸家中，歇了一宿，次日晚收拾緊襯褂落，暗帶利刀一口。趁家人都睡，熟之際，潛出房屋，縱出外院，直奔李沛芝的住宅，霎時來到，飛身躍入，見上房中，燈光明亮，鶯伏鶴行的，來至窗外，舌尖甜破窗紙，眇一目，往裏觀看，見李沛芝然正與程氏吵嘴呢，聽程氏說道，過耳之言不可聽。你竟聽那黃茂才的一面之辭，不加思索，就把親事退了，致擠的王親翁等，赴京上告，途中被匪人殺死。你聽信了傳言，害了兩條人命，你心能安嗎。聽李沛芝說道，誰叫他去上告呢。要是不去上告。能够被歹人殺死嗎，聽程氏說道，你不要不離婚。他們能去上告嗎。他們雖不是你所殺，也是由你而死呀，再說那黃茂才賊眉鼠眼的，決不是好貨，你偏拿他當作好朋友。將來求是必要吃他的虧的，李沛芝說道，你一個婦人懂得什麼，反正我不能給我兒子，娶個敗柳殘花，梅天心聽至此處。氣往上升，由背後亮出利刀，撞入屋間，闖入屋中，向李沛芝喝到，誰是敗柳殘花，你快快對我說來，不然的話。立時我要了你的老命，李沛芝見梅天心，拿着明晃晃的刀。闖了進來，吓了個魂飛魄散，瞪目無語。程氏乍着胆子，站起來說道，賢侄不要動怒，有話好說，梅天心怒問道。他聽了黃茂才的什麼傳言，速對我說明，不然，我把你們全家都殺死，程氏說道。賢侄請坐，待我慢慢的告訴於你，梅天心氣呼呼的坐在椅子上，把刀

往桌上一插，厲聲說道，快說快說，程氏說道，只因你叔父被齊指揮聘去爲幕賓，結識了同事的黃茂才，那黃茂才無中生有的硬說令表妹與你有暗昧之事，你這糊塗的叔父，竟任以爲真，把令尊請來，立時就要退婚，還打到官府中去了，那個知府不知因爲什麼，並不細問，竟判斷把婚約解除，此事關的令尊與令姑丈，被人害死，我的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呀，梅天心聞聽直氣的怒髮冲冠，說道好黃茂才他這樣血口噴人，我豈能饒他，此事你們都尙在睡裏夢裏呢，我已明白大概了，我聽我母親說，我父與你們打完了官司以後，那黃茂才到我姑丈那裏，勸我姑丈把我表妹，許配與齊指揮作妾，你們想想，這前後的碴口，他是不是破壞我表妹的親事，爲的是好與那齊指揮保媒，你們不查真假，竟立逼着退婚，害的我父與我姑丈慘死，我怎能跟你們善吧干休，說着取出刀來，站起身形向李沛芝奔了過去，李沛芝慌忙跪倒在地，央求道，愛呀，請你饒恕了我吧，我現在後悔無及了哇，梅天心怒道，休要費話，你就領死吧，說着手起刀落，把李沛芝殺死，再看程氏已然嚇暈過去，忙縱身出房，離開李家，直奔指揮府，不文的工夫，已然來到，由後牆躍入，來至大廳後，由窗隙往裏窺視，見黃茂才與齊安談話呢，聽齊安說道，那王天佑等，已然害死，你趕緊去提親吧，聽黃茂才說道，他們喪事才辦完，這時怎好去提親，等過幾天，我令賣花婆先探一探去，然後再想辦法，請大人少安勿燥，

梅天心聽吧，一腔怒氣，那裏按耐得住，抬腿把窗戶踢掉，飛身縱入，手起刀落，把黃茂才殺死，齊安終是武職官，担子很壯，由腰間亮出寶劍，喝道，什麼人敢來此行兇，梅天心一語不發，掄刀就剝，齊安側身躲過，捧劍還招，戰了十數合，外面已然得着信，偏將王賀，率兵趕到，齊安縱出屋外，喝令王賀率兵捉擊，梅天心闖至外面，大展身法，亂殺官軍，王賀見事不妙，忙命人去調弓箭手，不大功夫，弓箭手調到，把梅天心圍住，亂箭齊發，梅天心舞動鋼刀，撥打多時，身上中了數箭，緊咬牙關，闖出重圍，飛身上房，縱出府外，如風馳電閃的一般，跑至府衙前，擊鼓鳴冤，衙役聽外面有人擊鼓，忙出來觀看，見梅天心混身是血，身帶擊箭，手握鋼刀，不覺吃了一驚，問道，你是作什麼的，梅天心說道，我是殺人的，特來投案，衙役說道，這才是好漢，敢作敢當，請到班房座罷，我好給你回稟，梅天心隨衙役到了班房中，把刀放下，說道，你們給我帶上刑具罷，衙役說道，忙什麼的，等升堂再帶也不遲，說着到裏面回稟去了，知府聽說是人命案，那敢怠慢，立刻升了大堂，衙役把刑具給梅天心帶好，帶至堂口，喝聲跪下，梅天心跪倒在地，知府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把誰殺了，怎麼受的箭傷，快快招來，梅天心報了姓名，把始末根由以及殺人之事，細供了一遍，知府一聽，甚是吃驚，暗道，此事要據實呈報上司，我還得要就處分哪，遂命人把梅天心帶下去，起去箭簇，

敷上金瘡藥，押入監中，退堂休息，第二天，輕騎滅從，直向指揮衙門而來，見了齊安說明梅天心投案之事，齊安驚訝道，好兇徒，他竟敢到貴衙去告我呀，怪不得我昨晚率兵去搜查他，沒搜着嗎？兇徒的家屬已被我抓來，少時我派人解到貴衙去罷，齊安說道兇徒已然投案，他的家屬就不必解至敝衙，就請大人把他們開釋了罷，齊安說道，那倒好辦，可是那兇徒當怎樣處理呢，府台說道，此事若不把他除掉，與職與夫人都大大不便哪，齊安問道，怎樣除掉他呢，知府說道，密囑獄卒把他害死在獄中也就完了，齊安復問道，那公事怎樣呈報呢，知府說道，就報稱他與李沛芝因口爭私鬥，持刀行兇，經黃茂才勸，亦被兇犯殺死，官軍聞信，趕去捉拿，該兇犯竟敢拒捕，旋經官軍用弓箭傷，方才被獲，解至衙，未及詳審，該犯因傷身死，這樣呈報也就是了，齊安點頭說道，大人這個辦法甚善，但有一件，把他的家屬放回，倘再去上告，如何是好，府台說道，請大人先把他們解到敝衙，卑府自有法子說諭他們，齊安紅了一紅臉，悄聲說道，那王天佑之女王秀琴，我甚愛他，大人如念同寅之宜，請把這件事，給我作成罷，知府笑道，這有何難，我必便大人償了素願就是了，現在我還得去福壽街去驗屍，無暇再談，就此告辭，說着，起身離了指揮府，回至衙中，尙未休息，衙役入報道，適才有李鳴前來報案，聲稱伊父李沛芝被梅天心殺死，知府說道，本府知道了，你速傳柩作，預備轎馬，

隨我前去驗屍。衙役答應退出，少時轎馬齊備。知府乘轎，至福壽街，驗屍已畢，打道回衙，升了大堂。命衙役把李鳴，帶至堂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李鳴跪在堂前，哭道：小民叫李鳴。因我父李沛芝，前日曾與梅鶴然，因為退婚事件成訟，經大人當堂判決，那梅鶴然之子梅天心，於昨夜持刀入室，把我父親殺死。請大人速拿兇犯，與我父親報仇，則存沒均感了哇。說罷，伏地痛哭，知府說道：你不要哭，兇犯業已拿住，你且回家辦理喪事去罷。李鳴叩了一個頭，起身回家去了。知府退堂，尚未休息，齊安又派人梅鶴然之妻周氏及王秀琴梅冷艷等解到，知府真是忙不勝忙，命人把周氏等帶至二堂聽審。衙役們在二堂站班。知府升座，見周氏與王秀琴等，都哭的像淚人兒似的，跪在堂前，再看那王秀琴，長的實在俊俏，兩眼含痛淚，好似一枝梨花春帶雨，令人一見生憐，又向梅冷艷細看了一眼，雖然年紀尚幼，嬌小玲瓏的樣子，也是可愛的很，心說：我若把這小家碧玉，收在身旁為妾，艷福可不淺哇，胡思亂想了一回，定了定心神，向周氏問道：你怎麼縱子行兇，去指揮府行刺呢？這事要據實上詳，你們不得抄家滅門。周氏哭道：罪婦怎敢縱子行兇，他夤夜過家，我們全家的人都不知道哇。後來官軍把罪婦等，捉到指揮衙門去。罪婦事前無聞，事後方知詳細，請大人開天地之恩，曲予原宥吧。說着，磕了一個頭。知府說道：現在你子已然自行投首，收押監中，你們並沒有什麼罪。

了，今天把你們開釋，你們回家好好度日去吧。周氏一聽，兒子已然入獄，心中難過的很。哭着說道，大人恩典，叫罪婦母子見一面吧，知府說道，案情重大，豈能隨便接見，你們就此回家去罷，說罷，起身退堂。可憐周氏帶着兩個姑娘，哭哭啼啼，回歸家中。周氏終日以淚洗面，王秀琴忍氣吞聲，百般勸解。在這樣愁苦中，度過了兩日，這日得信，梅天心已死監中，周氏母女，放聲痛哭，哭的死去活來。王秀琴一邊哭着，一邊勸解，哭了多時，周氏母女，方才止淚，忙去求鄰舍，幫着去府衙領屍，把屍領回，備棺成殮，雇人抬入塋中葬埋，這一場喪事辦完，周氏就患病在床，一病不起，王秀琴與梅冷艷，衣不解帶的，伺候湯藥，這天，周氏的病略有轉機，忽有一個賣花的甯婆子，前來看望，王秀琴讓入屋中，寧婆子問道，老安人在家那嗎，王秀琴說道，現在患病呢，寧婆子說道，呦，怎哭病了，姑娘快同我看一看他老去吧，王秀琴說道，你隨我到裏屋來吧，寧婆子走入裏間屋中，見周氏斜倚靠枕，正喝粥呢，冷艷在一旁伺候着，忙着走到床前，施了一禮，斜身坐在床沿，問道老安人得的是什麼病啊，周氏嘆了口氣，很細微的聲音說道，咳，我這病是因悲傷過甚所致呀，寧婆子皺了皺眉，把眼睛閉了一閉，作出很難過的樣子說道，你老家中所遭的事，我都聽說了，怎奈我總沒脫開功夫，沒前來請你老的忙哇，你老好好的養病吧，當言說的好，否極泰來，你老過了這步壞運，自

然就轉好時氣了，這也可算好運。善交吐，周氏著淚說道，愛，我們家都絕戶了，還有什麼好時氣呀，寧婆子說道，現在我來，就是喜事臨門那，周氏放下粥盞，很驚異的說道，你來有什麼喜事呢，寧婆子說道，這個喜事，可是天掉下來的，就怕安人不允那，周氏問道，究竟是什麼事，你直截了當的說吧，寧婆子說道，現在齊總指揮大人，打算說一個二夫人，不惜重聘，只若人品長的好就行，夫人若肯把令甥女，許配與齊大人，管保突然爾富，這豈不是天大之喜嗎，周氏聞聽，怒氣填胸幾乎暈了過去，冷艷忙著過喊叫，王秀琴向寧婆子嬌叱道，你這老東西，跑在這裏，信口亂說，把我舅母氣壞了，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梅冷艷一邊給母親拂着心口，扭頰說道，姐姐你還跟他費什麼話，趕快叫他滾了出去吧，王秀琴聞言，推着寧婆子的背說道，去，去，以後別上我們家來，寧婆子怒沖沖的說道，好去就去，以後你們拿人抬大轎去接我，我也是不來了啊，說着，一直去了，王秀琴回至屋中，見舅母已然緩醒過來，哭泣不已，王秀琴忙上前勸道，舅母哇，你老不要傷心了，請你老好好的養病吧，倘若你老人家要有個好合歹，拋下我們姐妹二人，不是更得受人的欺負了麼，說道此處，止不住熱淚滾了下來，梅冷艷聞聽，心裏一酸，也是氣不可仰，周氏閉着眼睛，搖着頭，一語不發，那淚珠兒，順着眼睛角，不住的滴達滴達的，如斷珠似的落了下來，心裡那種難受，不問可知，沉寂了

多時，周氏緩了一口氣，道說愛，我這病是不能好了哇，我死無恨，只是拋下你們，是不能瞑目的呀，王秀琴與梅冷艷聞言，泣不成聲，周氏說道，你們不要哭了，哭會子當的了什麼，咱們這裡沒有什麼三親六故，我死之後，你們可去求金山長老，給你們找一個安身的所在吧，那長老乃是道高德高的人，必能替你們想法子，最好你們沙隔壁張大叔，到金山寺把長老請來，我面托付々々他，我死了也好放心，王秀琴哭道，舅母不要多慮，又是沒有絕人之路的，望你老人家安心養病吧，明日就求張大叔請長老去好了，周氏點了點頭，閉目養神不語，王秀琴背着梅冷艷，跑至佛堂，燒了一股香，跪在佛桌前，哭祝道，現在小女子的舅母，病勢沉重，望神佛保佑，轉危爲安，小女子情願，割肉療我舅母之疾，並願納與我舅母壽數二十年，說罷，磕了一個頭，從袖中取出一把刀子，將要解衣割肉，忽聽冷艷驚叫道，姐呀，姐呀，你快來罷，我媽要个好哇，聽見，嚇的魂飛魄散，也顧不得割肉，忙起身跑出大堂，見冷艷腿流滿面，站在階前，急的直蹀脚，亂叫姐姐不住，看此情形，更是看急，三步兩步，跑過來問道，妹妹叫我作什麼呀，冷艷哭道，你快進去看一看去吧，我媽不行了哇，王秀琴急跑至房中，看周氏臉如白紙，揚面躺在床上，眼睛反視，出氣如絲，不由的大哭叫道，舅母哇，舅母哇，梅冷艷也把媽叫個不住，喊聲與哭聲，加雜在一處，悲慘的不忍聞那，驚動了隔壁張大叔，

跑了過來，說道，兩個可憐的孩子別哭了，什麼事都有大叔替你們作主，你們快給換壽衣吧，人是不行了，等着我去把你們大叔叫來，幫住你們辦理後事罷，來至院中，隔着牆，叫道，二格他媽呀，你快過來罷，周大嫂子不行了，聽那院答應了一聲，跑過來一個半老的婦人，向周大叔問道，怎麼周大嫂不行了嗎，這可怎麼辦哪，周大叔說道，你先別慌，幫助兩個孩子先穿一穿壽衣罷，周大嫂忙走入房中，此時王秀琴與梅冷艷，一邊淚流，一邊翻箱倒櫃的找衣服吧，張大嫂趕過去幫着找，隨找隨說道，這緞子的棉袄，是穿不得的，穿了去是要斷子的，梅冷艷哭道，我哥哥都死了，那還有許多忌諱，反正什麼好，給他老人家穿什麼就是了，找不多時把衣服找着，七手八腳的給穿戴完畢，周大嫂這才進來，放了靈床幫助把周氏放在靈床上，周氏業已全魂歸斷身歸那世去了，玉秀英等了服却是現成，急忙換上，跪在靈床前，嚶嚶的痛哭，張大叔與張大嫂大也是流淚不住，末在舉哀之間，忽聽外面有叫門之聲，張大叔走出觀看，見是賣花的寧婆子，遂問道，你來作什麼，寧婆子說道，我來串門，張大叔說道，人家都落了白事，你還串門來哪，赶快走吧，寧婆子說道，傻呀，大概是周老安人過去了罷，張大叔說道，正是老安人過去啦，寧婆子說道，這怎麼話說的，拋下兩個姑娘可怎麼辦哪，張大叔說道，請你不要操心了，你趕緊走罷，我還得幫着辦理事去呢，寧婆子說道，你先別瞞我，我

此來爲給小姐保媒，現在周老安人去世，他們孤苦無依，我若把這媒保妥了，他們不有了倚靠了麼。這事你若幫着辦成了，管保你發個小財，張大叔冷笑道，我天生窮命，不能希圖發財，你這老虔婆，不要利用我，也不要拿善好人家的鬼女，往火坑裏送，請你留點德罷罷。齊婆子說道，你既然不幫這忙，也犯不上說這些閑話，好，我走了。說着，轉身走去，張大叔把門關上，走入屋中，張大嫗問道，是誰叫門來着，張大叔說道，是街上賣花的那個老虔婆，不是好東西，已叫我輩走了，王秀琴聞聽，心裏暗自生氣，說不出口來，付之一慫而已，張大叔說道，得啦，得啦，別哭了，你們找一找老安人的請蓋，我好給買棺材去，梅冷艷由箱子裡，找出一包銀子來，約有四五十兩，遞與張大叔說道，請你老拿去給買壽材罷，張大叔接銀在手，起身出去，不大的工夫，買來一口棺木，把周氏裝殮起來，王秀琴等，又哭了個死去活來，張大嫗極力的勸解，張大叔支出去延高僧高道，超度亡魂，擱了一七，這纔出靈，梅冷艷頂喪駕靈，張大嫗在一旁慘音，在棺材前一走着，一邊痛哭，王秀琴我後相隨，也是大哭不止，看熱鬧的人見這兩個可憐的女孩子，哭的那麼慘，無不酸鼻，箇斷截說，把靈送至墳地，葬埋已畢，張大叔夫妻兩，帶同王秀琴等，回轉家門，用完了飯，張大叔令張大嫗，給王秀琴等作伴，自回家中去了，單說張大嫗等數日勞乏，天將日落，把都安寢，終是老人覺輕。

在天將亮時，把睡醒了，睜開眼睛，揉了揉，坐了起來，見那盞油燈還沒滅呢，回頭一看見，這冷艷攤被睡的正香呢。又往炕頭一看，不由的大吃一驚，原來王秀琴的踪跡不見，被在一旁撩着，再看窗戶大開，心中甚是納悶。忙把梅冷艷喚醒，冷艷睡的怔眼巴睜的坐起身來。問道：你老這麼早叫我作什麼呀？張大嬸說道：你姐姐怎麼會沒有了呢？可是上那裏去了哇？梅冷艷聞聽，轉過拍去一看，果然，不見了秀琴姐。當時，大哭起來。說道：我們家家怎麼這麼不幸了哪？我姐姐一定是被人搶去了罷？張大嬸說道：你不要急，等我把你張，叔叫過來，想個辦法罷。說着，下了地，來至院中，叫道：二格他爹呀，你快過這院上罷，有要緊的事，跟你商議呀，張大叔應了一聲，說道：我這就過去，你把街門開開罷，張大嬸把門開放，張大大走了進來，一同走入屋中。張大嬸皺眉說道：你看，真是屋漏又遭連夜雨，這可怎麼辦哪？張大叔作急說道：究竟是什麼事呀？張大嬸說道：王秀琴不知怎麼會丟了，張大叔驚訝道：什麼？王秀琴丟了，說着，往牀看了看，果然只勝梅冷艷坐在牀上哭呢，復向張大嬸問道：辯時丟的呢？梅冷艷接言說道：睡官，上了一宵覺，人就不見了。你老說這事怪不怪？張大叔說道：不要慌，回頭我去報官，請家查找，准能找着，正說着，忽見外由面走進一個老僧，梅冷艷一看，原是哥哥的師傅金山長老來到，忙起身下地行禮，伏地放聲大哭。金山長老說道：不要哭，且起

來什麼話對我說明，我自有辦法。梅冷艷把一切經過哭訴了一番，金山長殺聞聽，不由
的，老淚縱橫，嘆了口氣，說道：「唉，老僧出遊月餘，不想你們家中，就遭了些這麼不幸
今的事。老僧昨晚回歸，聽廟中的僧人，說你兄身死之事，我所以這麼早，就趕了來，
聽你這麼一說，我已明瞭內情，你趕緊收拾收拾東西，隨老僧去罷，必給你找一個安身
之處，冷艷立起身來，泣道：「我秀琴姐失蹤的事，師請傳給想法子找一找罷，金山長老
說道：「此事老僧自有辦法，你就趕快隨老僧去罷，不然你也有丟失之虞呀。冷艷忙着，收
拾應用之物，收拾已畢，泣向張大叔說道：「我們家中所有的粗笨的東西，請叔叔搬了利
罷，這所房子請叔父租了，給每年的租價就作為叔父零由之資。現在房契也在這裏，倘有
人干涉，叔父就說我已經賣給你了，張大叔戚然說道：「你所有家中的東西，為叔替你收
存，準保將來你回家時，一個草芥不缺，房子我給你租出去，每年資價，我替你積蓄着
着，將來好作你的嫁資。梅冷艷尚未答言，金山長老合十向張大叔說道：「這位張施
主，真是俠腸義胆，使老僧欽佩之至，張大叔說道：「高僧太過獎了，我怎敢担俠腸義
胆，不過，本着我的良心去作呀，金山是老說道，彌陀佛，施主本着良心去作，求於世
間中，很不可多得呀。現在老僧就要帶冷艷去了，請施主代為照料門戶吧，說着，打了
一個問訊，梅冷艷提着包袱，一同離了家門，遂向西天竺冷禪庵而來，不一時，來至

庵前，扣打山門，忽聽呀的一聲，門分左右，走出一個幼僧來，向金山長老打合十，說道，師伯今天怎麼這麼閑在呀，金山長老說道，我雲遊回歸，特來望看你們方丈，你可給回稟一聲去吧，幼僧說道，你老請進來吧，還回稟什麼呀，說着，往裡相讓，金山長老帶着冷艷，走入廟中，至禪堂前，幼僧進裡面報，本廟方丈冷禪大師，迎接出來，相見之下，彼此爲禮，謙讓入內，分賓主落座，金山長老說道，貧僧此來，特拜求一件事，望師兄無論如何，慨允爲荷，冷禪大師問道，什麼事呀，請上人說明，金山長老笑着冷艷說道，貧僧給你帶這麼一個徒弟來，請師兄收留下吧，冷禪大師細看了看冷艷一番，搖頭說道，此女乃風塵中的人，不是佛門的弟子呀，金山長老笑道，貧僧並不是叫他出家呀，是叫他跟你學習武術哇，冷禪大師說道，他要跟我學習武術，那倒能行，我看他面有英氣，身有俊骨，是個可造之材呀，金山長老見冷禪大師，看中了冷艷，心中甚喜，忙命冷艷上前行拜師之禮，冷艷上前，拜了幾拜，冷禪大師，用手攙起，讓冷艷坐在一旁，復向金山長老說道，請上人把他的來歷詳細示知道，金山長老感然說道，他乃是我的徒弟梅天心之妹，名叫梅冷艷，現在他的父母雙亡，他的哥哥也不幸死去，只勝他這麼孤苦的一個女孩，若帶我廟中去多有不便，所以，才問師兄慈悲，收留廟中，傳授他武術，實在功德無量，冷禪大師驚問道，噯呀，令徒梅天心何時故去了呢，金山長老把詳

細的情形說了一遍。冷禪大師聞聽，慨嘆不已。說道：我看此事，是齊安的禍端哪。就是王秀琴失踪，多一半也是那齊安的牙爪盜去呀。金山長老說道：師兄所材不差，貧僧今晚去探一探，以便把王秀琴救了出來，送到師兄這裏。望師兄也收入門牆，作個徒弟吧。冷禪大師說道：上人如此的仗俠，貧僧豈能袖手。與上人同去探一遭罷。金山長老說道：貧僧一人前去足矣，不勞師姑再往。如貧僧把他救出，師兄能肯收留，就感激不盡了哇。冷禪大師說道：上人放心，收留無依幼女，貧僧義不容辭，事後即便走歸消息，冤齊安找至廟中。貧僧拚了這條老命，也不能使弱女受強暴的欺凌。金山長老大喜說道：師兄如此高義，貧僧且欽且佩，就此告辭，少時在見罷。遂又向冷艷說道：大令師把你收作門徒，你的造化不小哇，你就安心在這裏住着。跟入師學習武藝吧，武藝學成，將來好替你父母哥哥們報仇。冷艷眼含痛淚，連聲應諾。金山長老把袍袖一抖，飄然回歸小金山寺。來至寺中，用了齊飯，候至天晚，改扮俗家裝束，暗帶戒刀一口，離了小金山寺，直奔杭州城，霎時至城下，飛身爬上城去。由馬道下城，遂向指揮府巨來。來至切近，由後牆躍入，施展飛簷走壁之能。至中廳後，見裏面燈燭輝煌，伏在窗下，由窗隙往裏窺視，見齊安與一個面貌兇惡的人，對坐飲酒呢。聽齊安說道：你把王秀琴難然盜來，怎奈他執意好允，使我倒爲了難了哇，聽那兇惡的人說道：那有什麼

可爲難的。常言說的好，鐵打房梁磨繡針，工到自然成，慢慢磨他，那怕他不允，聽齊安說道，我因爲愛上此女，不想出了許多人命，反正我的孽已作成，勢成騎虎，不得不把他弄得手中。誰知經那婆子們百般勸解，他毫無回心轉意，還有什麼法子磨他呢，聽那兇惡的人談道，勸解不行不會拷打他嗎，大騾子大馬，都打的過來，何況一弱小的女子呢，高僧聽到此處，不由得氣往上升，有心躍入，斬殺了齊安與那兇惡的人，復又一想跟他們動起手來，就沒工夫搭救王秀琴了，我還是救人要緊，想罷，離開大廳，暗到名處，尋找王秀琴的下落，尋至一所院落見上房屋中，燈先明亮，來至窗下，往裏窺視，見有兩個婆子，圍着王秀琴勸解呢，聽王秀琴哭道，你們不用勸我了，天已不早，歇息去吧，反正我是不能依從的，聽那兩個婆子說道，姑娘啊，你這麼聰明的人，心眼可太死呀，指揮大人，爲你費盡了心機，把你弄了來，你不依從能够行嗎，倘若招惱了他，把你殺死，豈不是白死，再說，你給他作個二房，總比嫁個窮儒强的多呀。我們惜乎沒有女兒，若是有的話，還巴結給他呀，長老越聽越有氣，回手抽出戒刀，縱入屋中，把兩個婆子，一刀一個，殺死在地，在殺婆子的夾當，王秀琴猛向桌子倚角撞去，把頭撞了一個窟窿，血流不止，長老忙過去扶起，扯了一塊床圍子，把傷口給纏住，背在身上走出屋外，身縱上房，躍出府外，施展飛術行，越城而出，直向上天竺冷禪庵而來，

來至切近，不暇叫門，飛身躍入，到在禪院，進入禪堂。冷禪大師與冷艷正等候着呢，見長老把王秀琴救來，忙起身迎接，長老把王秀琴放在禪榻上，冷禪大師警問道，「噯呀，他怎麼這麼一身的血呀，長老把過經學說了一遍，冷冷大師聞聽，甚是感嘆。冷艷走至秀琴的身旁，泣道，「姐姐呀，你心裏覺着怎麼樣啊，妹妹在這裏呢。王秀琴在昏迷之際，忽聽耳畔，有人呼喚，方才悠悠氣轉，微睜二目，見冷艷在一旁，泣道，「噯呀，妹妹呀，我們是在夢裏相見見，冷艷泣道，「並人是夢裏呀，遂把長老解救之事，詳細說了一遍，秀琴舉目四顧，見地下椅子上，坐着，一老僧與一老尼，欲起身叩謝，怎奈頭目暈迷，抬不起身來，冷禪大師，明白他的意思，忙上前說道，「好孩子，你不要客氣，好好的養傷罷，一會兒，我給你配一付藥，敷上就好了，秀琴淚流如雨，很微細的聲音說，「傳，蒙二位師傅這樣疼我，我是感激的很哪，但是我的傷勢甚重，恐難全愈。一位師傅的大恩大德俟報之來生吧，冷禪大師慘然說道，「你不要怕傷勢並不要緊，決沒有危險，秀琴閉着眼睛搖了搖頭，緩了一口氣，睜目注視着冷艷，說道，「妹妹，你過來，你跟我說話說。冷艷至床前，伏身問道，「姐姐有什麼話說，秀琴拉着冷艷的手，戚然說道，「現有一切的事情，我都明白了，那李家件婚，爹々合舅々過害，都是那齊安的陰謀哇，舅母出殯之後，那天夜裏，齊安派他手下護衛，叫一陣風邱虎，把我槍至府中，使幾個婆

子看着我，並勸我嫁與齊安爲妾。愚姐寧死不從，幸得師傅解救，脫離虎口，但是愚姐人世間，是沒有生存的必要了。你想，李家退婚，不定悞認我怎麼不守閨訓呢？今又在齊安的府中困了一夜，外人誰能知道，守身如玉，寧死不辱的節操，一定要造出不好謠言。愚姐姐在若苟且求活，難洗清白呀。說至此處，泣不成聲。冷艷哭道：姐姐不要生厭世之念，好人直是好人，謠言何碍。秀琴喘了口氣，忍淚說道：妹妹呀，我現在自知是活不成了，因爲傷勢過重，流血過多，我跟你說話，是強扎掙着，我死不足惜，所恨的是因我一人，咱們的全家都歸於盡，望妹妹，好好的跟師傅們習武，武術練成，想法報仇就是了。此時的聲音，更是微細，顏色漸漸的慘變，眼睛往上一翻，面上浮出笑容，兩眼角的辭行淚流出，可憐個絕代的佳人，碎香消了哇，冷艷伏屍大哭，把姐姐叫個不住，高僧們也是傷慘的了不得，忙着給了一回經，命人備棺盛殮，葬於上天竺，孤松嶺下，金山長老幫看葬埋秀琴之後，始回金山寺去了，從此冷艷隨冷禪大師習武，轉眼十五載，冷艷練的內外工，琴瑟上乘，又過了一年，冷禪師圓寂，冷艷守墓三年，服滿離廟下山，來至家門前一看，門庭依舊，景物皆非，與老鄰居一打聽，那張大叔與張大媽，已物故多年，心中感歎不已，又打聽齊安的消息，早已撤差，回京去了，那知府也不知離向，明朝定鼎，所有貪官污吏，都被淘汰無遺。政治一新，聖一班罷吏，治的京城。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大非昔比，冷艷很是替人民慶幸，自己想道，我此番下山，專爲報仇，何必依戀新鄉，赶快上京去罷，主意拿定，常時離了杭城，直奔京都，這日行至一道土山之前，忽由山後轉出一兇惡之人，手提斫刀，截住去路。看此情形，知道是劫道的，上前嬌叱道，你把去路截住，是用意，那兇惡的賊人說道，你這個女子，快把金銀給我留下，我好放你過去，冷艷冷笑道，你這們個賊，也不睜開眼看看，我若無絕技在身，憑一弱女，敢獨行嗎，那兇惡的賊冷笑道，不管你有絕技沒有，反正你得把財物給我留下，不然，我就要你的命，冷艷大怒，左脚飛起，把賊人的刀踢出了手，跟着，右脚又踢去正跟在賊人小腹之上，把賊人踢倒，撿起刀來，蹀住賊人喝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爲什麼要富強盜，快說來我聽，賊人哀求着說道，我叫一陳風邱虎，前十幾年，我也當差來着，後來因主官離任，我也就失掉了差事，無法生活，才作這無本的營生，望你老饒恕我罷，冷艷一聽，正是夜叉表姐王秀琴之人，心中暗喜，深嘆循環報應不爽，冷笑了笑說道，你若不把姓名說出，我還能饒你一條狗命，現在我却饒你不得，說着，手起刀落，把邱虎殺死，棄刀於地，登程趕路，這日來到京都，在鼓樓大街，春明客棧，找了間包房住下，住了幾日，不想，因受了一路風霜之苦，染病在床，幸有一個賣花婆子，住在隔壁，憐閔冷艷是一個異地的弱女，自動的趕過來伺候病症，伺候

了多日，冷艷的病勢，方才痊愈，病勢雖好，資斧斷絕，冷艷變賣釵環，用以度日，究竟釵環能有多少，不幾日，就賣了個精光，處此境况，不用說是個女子，就是英雄至此也不英雄了哇，那個賣花婆子，見冷艷無以為生，暗喜有機可乘，遂試探着說道，大丈夫都得能折能彎，何況咱們作女子的呢，姑娘你現在處此這舉日無親，水窮山盡的時候，總得作個打算哪，不然的話，脫下了店飯帳，可如何是好呢，冷艷說道，依媽媽的主意，可又有麼辦法，解決我目前的難題呢，賣花婆笑道，這個難題，不難迎刃而解，就怕姑娘不肯哪，冷艷說道，我是無可不可，請你自管說吧，賣花婆說道，姑娘若投身青樓，不但生活充裕，將來還能覓一如意郎君，這話我說的可莽撞一些，你可別怪罪呀，從不從不是得由着你嗎，冷艷本是豁達的女子，並不以賣花婆之言為怪，說道，你的主意，也可以使得，就求給我介紹一處吧，賣花婆大喜，忙去把巷把開窰倡的找來，開窰的一見冷艷美如天仙，如獲異寶一樣，當時立了字據，過付了銀子，把冷艷接入窰倡中，冷艷自入窰倡，病勢痊癒，掌班的說道，你的病已好，每日得隨姐妹們見客去，冷艷說道，什麼叫見客，我是不懂咧，掌班的怒道，客來了過去見一見，有什麼不懂，冷艷說道，你董的你就替我見去吧，我是不見的，掌班的氣往上升，冷笑道，我們花銀把你買了來，你不去見客行嗎，不但見客，你還得和我接客留客呢，不然的話，我就要打

你的，冷艷問道，你要講打嗎，請你打來我看，掌班的氣極轉笑說道，好哇，你敢跟這樣說話，我不給你個厲害，你也不認我是誰，說着，由牆上摘下皮鞭，舉鞭就打，冷艷斜身躲過，把鞭子奪了過來，一掌把掌班的打倒在地，掄鞭了抽，一邊抽着，一邊說道，我今天替那些可憐的姐妹們出一出氣，也叫你嘗，嘗這鞭子的滋味，說着，刷刷，沒頭沒腦的抽個不住，打的掌班的狼嚎鬼叫，滿院中的姐妹們都跑了過來，一見掌班的挨打，無不趁願，可是不能不過去勸，上前把冷艷拉開，把掌班的扶起，掌班的站了起來，哭罵道，這小蹄子，打得我好，我找饒的了，我誓不爲人向冷艷笑道，你還算人嗎，不過是個老豬狗罷了，不但打你，惱一惱我的性子，我就宰了你，你也不知道我的厲害，我練一手工夫，叫你這老豬狗看一看，說着，立着一掌，向棹子角劈去，竟將棹子角劈了下來，掌班的一見，吓的不敢哭罵了，帳房的先生聞信趕了來，冷艷說道，姑娘不必動怒，有話咱們慢的商議，冷艷說道，我並不敢動怒哇，這個老豬狗無原無故，拿起鞭子就要打我，我才打的他呀，術也要照對待旁人似的對待我，他是錯翻眼皮了，我對你們實說吧，我拿我清白之身，投入倡門，就與的是給這些姐妹出出氣，以後他不用說是打我，他就是再打旁人，我也是不依的，我在這裏住了幾天，我就看出你們窩子裏的黑暗來了，可憐這些苦命的姐妹，紅顏薄命，墜入這人間的地獄裏，拿着父母

的遺體，給賺金錢，臨完了他還非打即罵。他也太慘無人道了，先生笑道：「姑娘啊，我們就是這個行當，不得不如此呀，以後改善就是啦。」冷艷說道：「有我在這裏，你們不改善也得行啊，我也不能白使用他的銀子，我也照常見客，但是我買臉可不賣身。倘若逼着我或誘我留客，別說我把怨都打死，然後蹶脚一走，還有一件，還許把我轉賣與他家，我這兩個條件，你們能依從不能吧？」先生忙答道：「能依從，能依從。」冷艷說道：「你說的不算，得一問問老猪狗，掌班的沒等着問，接言說道：「姑娘你怎麼說怎麼是，我是百依百隨，就請姑娘別一口一句老猪狗的罵了。」冷艷笑道：「你要我不罵你是老猪狗也行，你可傳別作老猪狗的事，先生勸道：「姑娘啊，不用再說別的了，現天不早啦，快上人了，請梳洗梳洗，預備見客吧。」冷艷說道：「你們得給我預備潔淨的屋子，除婆子外，還得給我個丫環，掌班的一聽，心說：「我們花銀子買他，小姐來了，心裏雖然這樣想着，口裏答道：「婆子丫環都現成，請你先看好了房屋，一會兒我就給你撥過去，簡截的說吧。」冷艷從此艷幟堅起，因為從小跟他父親讀書，學的詩詞歌賦，無不精通，一班文人墨客，都聞名來訪，無論是誰，冷艷也是不即不離的招待，暗中訪問齊安的住址，並於無人時，寫了一張呈狀，帶在道旁，倒霉的齊九思，被齊興勾引到梅冷艷的香巢，梅冷艷間明是齊安的兒子，他假意的傾心，得報大仇，才入府報仇事完，自行投首，當堂獻出

呈狀來，府尹看罷，呈狀，明白了真像，暗自讚嘆，遂向冷艷說道：「你這個案子，情有可原，本府必從輕判斷，冷艷磕了一個頭，說道：「犯女還有密事告稟，望大人屏退左右，丙尹訝問道：「你還有什麼密事？」冷艷說道：「這事關重要，犯女不能當眾明言。」府尹遂把左右屏退，遂散了差人，這才問道：「現在人都屏退，有什麼事你說罷。」冷艷就把暗碧橋宮的情形，回稟了一遍，府尹一聽，白道：「教要擾帝都，不由的大吃一驚，暗想：此事可實在關乎重大，我必須入宮奏聞，想罷，令衙把冷艷帶上收監，退堂回歸書房，辦了回奏摺，急忙乘轎入朝，總管把尹府帶入養心殿，洪武帝問道：「卿此時入宮何事？」府尹拜罷，奏摺，「臣有密府，恭請御覽。」說着，雙手捧上，總管轉呈與洪武帝，洪武帝展開觀看，看完了冷艷的稟案情，不覺歎道：「這個女子，可算是個風塵的俠女呀，及至看到碧橋宮之事，不由的大怒，說道：「大胆白蓮教，竟敢潛入帝都，真是目無王法呀，說着，又看了一遍，看罷，提筆批道：「齊安已死不究，冷艷告密有功，罪減一等，發配杭州城，碧橋宮之事，自有處置，著該府尹勿打草驚蛇，須守密欽此。」批罷，察原摺交與府尹，說道：「卿照批行事，回府去罷。」府尹跪接奏摺，拜辭出宮，回府去了，洪武帝傳旨，召燕王入宮，不大的工夫，燕王來到，洪武帝問道：「朕命你訪查那些宦閣子弟的，有無不當行為，你怎麼多日不入報朕知呢？」燕王跪奏摺，「兒臣刻正密訪碧橋

宮的內情，無暇及此，那碧梧宮大半與白蓮教有密切的關係，若不查辦，爲害匪淺，只因尙未查屬實在，不敢忘奏天聽，洪武帝大喜，說道，我兒真有心人哪，你不用查訪了，那碧梧宮確係匪教，你可率羽林軍前去抄廟就是了，燕王奏摺，父皇怎麼知曉呢，洪武帝把冷艷的事，略說一遍，燕王奏道，那冷艷既是俠女，請父皇開恩，把他釋放，令他協助兒臣捉拿教匪罷，因爲那些教匪，都是有驚人的武術，竟憑官軍抄拿，是無濟於事的，如把教匪拿住，那冷艷便可將功折罪，豈不一舉兩得，洪武帝說道，你這辦法也使得，你這辦法也使得，你就傳我的旨意，去應天府開放冷艷，與他共議白蓮教之事去罷，燕王拜辭退出，至宮門外上馬，舉僕從，直奔應天府，展眼來到，令人通知府尹接旨，府尹忙官服出迎，迎至中廳，燕王傳了聖旨，府尹拜罷，這才敘禮，一同落坐，府尹命人把冷艷釋出獄，帶至中廳，少時冷艷帶到，府尹令冷艷拜見燕王命冷艷平身，賜了坐位，冷艷謙遜了半天，方才斜坐一旁，府尹向冷艷說道，你榮耀的很哪，聖上御賜了個你美號，叫作風塵俠女呀，冷艷忙跪倒向南拜了八拜，遙謝聖恩，謝罷起身，燕王說道，你坐下，孤有話講，冷艷只得歸坐，燕王說道，今聖上開恩，把你釋放出獄，爲的是叫你幫孤辦理碧梧宮之事，如果如白蓮教拿住，可將功折罪，現在孤府中有位尙老俠客，乃是燕北有名的大俠，你可訪他爲師，將來好有倚靠，也可就得棲身之所，現

在且隨孤回府，好辦明白蓮教之事，冷艷說道，千歲且請回府，晚饗我自己去罷。若是同行，惹人注目，有些不便，燕王點了點頭，起身，回歸府中，見了尙老俠，說明經過，尙老俠聞聽，很是讚歎，展眼天色已黑，從人點上燈燭，燕王與尙老俠對坐飲酒，在飲酒間，忽聽房上姍姍有聲，尙老俠欲出去觀看，見由外面姍姍走入一個女子，燕王說要，俠女來了，遂與尙老俠引見，冷艷與尙老俠行禮，尙老俠以半禮相還，一同入坐，冷艷說道，蒙千歲開恩，救出獄中，無以為報，願去獨探碧梧宮，尙老俠說道，老夫已去探數次，始終未探出實情，今俠女已探明是白蓮教，就不必再去探了，今晚請千歲調一枝羽林軍，把廟圍住，我們入廟去拿人，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方能成功，燕王說道，老俠客的辦法甚善，孤這就去調羽林軍，老俠說道，少時我們先去廟中，隱身暗處等候，千歲率兵一到，我們便搜拿賊人，計議已定，用罷酒筵之後，燕王率人去調羽林軍，老俠客與冷艷，收拾緊襯俐落，各帶軍刃，起身離府，直向碧梧宮而來，來至切近，繞至廟後，飛身躍入，窺房越脊，至鶴軒後，由窗隙往裏窺，見顧青蓮與李青萍，正對坐商議事呢，聽顧青蓮說道，自那天鳳雲與暮雲，去殺齊泰未能成功，你就沒再派他們去，此事非我親身去辦不可呀，李青萍說道，師兄一人去太孤，可帶瑞雲彩雲去罷，顧青蓮說道，大可以不必，因為人去多了，反不嚴密呀，現在我就先去黃子澄的額中，去殺

黃子澄的全家，殺完了黃子澄，再去殺齊泰。反正慢慢挨着個兒的殺罷，幾時殺絕了拉倒。現在天已不早，我就要去了，尙老俠聽到此處，那還能容他去行兇，忙把寶劍抽出，躍至鶴軒前，喝道：大膽的教匪，竟敢要胡作匪爲，現有尙浩然在此，趕快出來受死。顧青蓮聞聽，吃了一驚，忙把燈燭吹滅，與李青萍率五雲，各拉軍刃，縱出軒外，此時冷艷也縱至軒前，捧劍上前，嬌叱道：那個不怕死的，過來與我一戰，鳳雲縱至近前，舉劍就斫，冷艷冷身躲過，轉捧劍進招，與鳳雲殺在一處，尙老俠在旁觀看，見冷艷的劍法精絕，甚是驚歎。冷艷與鳳雲鬪了數合，賣個破綻，用一招，鳳雲單展翅的招數，將鳳雲殺死在地。彩雲一見，怒氣勃然，捧劍從至近前，喝道：好賤婢，你還我師兄的命來。冷艷冷笑道：人死不能復生，怎能還你。你如想他，你可以找他去罷。彩雲說道：你休要咀油說着，掄劍就剝。冷艷畧一閃身，擺劍還招。兩個人戰了多時，並未分出勝負，顧青蓮一見，說道：大家上罷，說着，擺劍上前，李青萍與暮雲，夢雲，瑞雲，一齊擁了上去，尙老俠大喝一聲，說道：群寇休要以多爲勝，說着，捧劍迎了上來，大展身手，與衆人戰在一處，戰了多時，忽聽外面，砲聲大作，老俠客知道是燕王率羽林軍來到，遂向冷艷說道：我們可努力捉賊，一個也別叫他等跪了哇。冷艷說道：你老人家放心罷，他們一個也跑不了哇，說道：把手中的寶劍，緊了一緊，大喝一聲。

一劍把夢雲斫倒在地，老俠客一變招數，把瑞雲刺倒，李青萍見勢不妙，乎哨了一聲，縱身將要逃走，被尙老俠一個箭步，趕了上去，掄劍斫，李青萍側身一閃，換手劍，反臂扎了過來，老俠客臥腰一脚，把賊人的寶劍踢飛，跟着一劍斫去，把賊人斫倒，冷艷把暮雲等拿住，只剩顧青蓮，尙自苦戰不休，尙老俠與冷艷雙戰顧青蓮，顧青蓮毫不害怕，把一口寶劍舞動如飛，又酣鬪多時，虛恍一劍，飛身縱出圈外，一縱上房，逃走了，尙老俠與冷艷，在後緊追，追出廟外，見顧青蓮疾如脫兔一般，越過官軍的重圍，及至官軍放箭，已然逃了出去，反把尙老俠等攔住，不得前進，致賊人脫逃，尙老俠只得會合燕王，率兵入廟，把受傷的賊人，完全捆上，抄了廟產，押着賊人解交應天府收押，諸事完畢，燕王把翔林軍遣回，同尙老俠等，回歸府中，歇了一宿，第二日，燕王入朝，奏明經過，洪武帝聞奏，說道，可惜那顧青蓮在逃，還是大患哪，燕王奏道，臣料那顧青蓮，必逃回五斗山去，臣擬明日趕回大同軍前，以捉拿賊人，肅清地面，洪武帝說道，既然如此，明日無須入辭，就趕緊回去罷，燕王口稱遵旨，拜退歸班，少時散朝，回至府內，第二天，與尙老俠率冷艷起身，够奔張北口，這日來到，廉斌列隊相迎，燕王歸入中軍大帳，向廉斌問道，近日戰況如何，你怎恁沒率軍進剿賊巢呢，廉斌說道，魏鎮台現在戰事，很在順利，末將恐賊人，抄襲後路，故未進兵，燕王點了點頭

，復問道，波羅上人，現往那裏去了，廉斌說道，他老人家，因尙老俠與千歲入都，到軍前助戰去了，燕王說道，明日你與尙老俠，率一枝軍馬，前去助戰，以期早日肅清，卑便入朝獻俘，孤率大軍，在此坐鎮就是了，廉斌遵命，次日，與尙老俠冷艷等，率一枝大軍，直向五斗山開來，不幾日，大軍開到，魏鎮台出營迎接，廉斌與魏鎮台合兵一處，紮下連營，一同入帳落坐，廉斌向魏鎮台問道，大人與賊近日戰況如何，魏鎮台說道，現在賊人退入五斗山中，只取守勢，沿山佈置伏弩與串地錦，及平地一聲雷，等等的埋伏，實是不易近攻哇，廉斌問道，大人如何知道賊人設若許埋伏呢，魏鎮台說道，只因時玉奎曾去探山，被埋伏拿住，辛會卸鎖法，逃了回來，述說賊人的設備，方才知曉，廉斌說這，我料賊人不止死守，必有竅謀，我們不可不防，魏鎮台說道，我也料及於此，已派遊擊劉冠軍，回守大同去了，廉斌笑道，大人如此的顧慮周密，何愁賊人不破，正說着，忽有探子報道，現有遊擊劉冠軍大人，身帶重傷，來在營外求見，魏鎮台大吃一驚，忙命報事的官軍，趕快去請了進來，報事的官軍退出，不大工夫，把劉冠軍讓入帳中，劉冠軍跪倒說道，末將失於防守，城池被賊攻破，請大人治以應得之罪，魏鎮台說道，你且平身，可把失守的事情，速對本鎮說明，本鎮必曲宥於你，劉冠軍站起身來，氣喘噓噓的，稟明經過，稟明了之後，因傷勢過重，噴了一口鮮血，翻身栽倒。

當時身死，魏鎮台命人備棺成殮，抬出葬埋，始向廉斌說道，請將軍在此防禦，木鎮去奪大同，並請尙老俠等協助，廉斌尙未答言，尙老俠說道，老夫與旬顯，旬耀，時玉奎，黃培基等，同去助見人破賊罷，魏鎮台說道，老俠若肯相助，何愁賊人不破，城不奪回，飛龍道長說道，尙老俠初由京都趕回，一路勞乏，不得休息，怎好又去大同，再說此處也甚重要，非老俠不足禦賊，貧道願代老俠一行，魏鎮台笑道，仙長若肯隨去，更是求之不得，說着，出營調集人馬，與飛龍道長等，率兵回向大同府開來，行不多時，已然開到，紮住營寨，出營觀看，見城上遍插白蓮教旗號，賊兵在城上，如螻蟻盤窩的一般，往來梭巡，究竟賊人怎麼奪取的大同城呢，原來獨尊教主唐志奇，見魏鎮台善於用兵，遂撒兵入山，沿山佈置埋伏，加意防守，這日時玉奎又去探山，被鋪地錦纏住，串鈴一響，驚動婁兵，過來把時玉奎捆上，押至大廳，唐志奇一見，勃然大怒，喝道，小輩你調理的我太甚，今日被擒，你尙有何言，時玉奎冷笑道，我已竟被擒，還有何言，只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不咧，唐志奇怒喝道，你真是說夢話那，我看你怎樣走法，時玉奎笑了一笑，暗把繩鎖解開，一拍巴掌，說道，我就這樣走法，翻身打了一個反提，翻出廳外，縱身上房，疾如閃電的一般，逃走了，唐志奇忙率人追趕，追至山前，果然不見時玉奎的踪跡，只得退回大廳，恨不已，混沌教主說道，師兄何必爲一時玉

奎動怒，且想法破官軍要緊，唐志奇說道，那魏鎮台用兵如神，怎能破他呢。混沌教主田志申笑道，小弟今有一計，不但可破官軍，且可收全功，唐志奇忙問道，師弟計將安出。田志申尚未答言，嘍兵入報道，顧教主現已回山，唐志奇與田志申，及藥尙，蓮月等，忙出去至寨前，把顧青蓮迎入聽中，延了上坐，唐志奇問道，教主去京攪亂之事，是否成功，顧青蓮嘆了口氣，說道，唉，天不從人願那，遂把經過，說了一番，田志申說道，教主勿憂，我現在已然想了一條計策，足可以大破官軍，顧青蓮說道，你且說來我聽，田志申說道，官軍舉全力進攻我們山寨，那大同城必然空虛，我情願率一枝裨兵，前去奪取大同城，斷絕官軍的歸路，那時教主再出攻敵營，必然大獲全勝，顧青蓮搖頭說道，此計甚是平常，必不可行哇，田志申說道，請問教主，怎不可行呢，顧青蓮說道，大凡用兵，都注意在後路，何況魏鎮台甚於用兵，更不吃這種虧呀，田志申笑道，若由前寨出去，繞走官軍之後，那是決對不能行的，我軍若由後山出兵，由右側山後繞過，橫越仙人嶺，穿過仙人洞，便可直達大同城下，使敵人疑為兵從天降，猝不及防，大網垂手可得呀，顧青蓮大喜，說道，我並不知有此密道，還以為由寨前出兵呢，這樣襲取，那是最好不過，就照你的計劃去行罷，田志申諾々連聲，遂點好了一隊裨兵，由後山潛出，順山道繞至南山後，直至仙人嶺，穿過仙人洞，來至大同城下，揮兵猛攻，

官軍猝不及防，婁兵攻入，斫開城門，田志申統兵入城，殺至街心。遊擊劉官軍，人不及甲，馬不及鞍，率兵迎戰，與田志申相遇，大戰十字街前，戰了數十合，那裏是田志申的對手，身被數劍，滿身是血，尙自死命相拚，怎奈手下官軍，紛紛退去，勢難支持，只得殺出重圍，闖出城外，逃走了。府台大人雖然是文官，素伍劍術，率一枝官軍迎戰，與田志申戰了多時，怎奈城上完全被賊兵佔據，官軍已無鬥志，逃走無遺。府台雖勇，寡不敵衆，被田志申殺死。田志申得過城池，縱兵把城中搶了一空，搶完之後，方分撥婁兵，四門防守，次日天將午初，魏鎮台已率兵來到，把城圍了個水洩不通，飛龍道長同魏鎮台說道，城中糧餉充足，賊人有所恃而不恐，就是困他數個月，他也不怕，若以兵力攻打，城池堅固，不但不易攻，且徒傷士卒，依貧道的拙見，必須如此如此，魏鎮台鼓掌稱善，遂照飛龍道長的計劃安排，且說田志申，見鎮台率兵奪城，把城中的百姓驅到城上，令婁兵督飭，防守城池，相持一日，並不見官軍攻城，料着官軍怕傷守城的百姓，不肯力攻，自以爲得計，又過了一日，至黃昏的時候，只見官軍紛紛潰散，有一枝婁兵，打着五斗山的旗號，趕殺官軍，心中大喜，忙調齊一枝婁兵，出城接應，將要過城壕，官軍圍攔上來。那枝五斗山的婁兵，原來是官軍假扮，魏鎮台親自率領，攻殺上來，左邊是旬顯率兵攻殺，右邊是旬耀率兵夾攻，田志申情知中計，忙率兵

向城中退來，退至城下，城上一聲砲響，飛龍道長站在城頭，令官軍砸打滾木擂石，田志申一見，叫苦不迭，棄了婁兵，殺由重圍，田原來的道路，逃回五斗山去了。這可算，怎麼來的，怎麼又回去了哇，鎮台大獲全勝，率兵入城，出告安民，搜查奸細，諸事已畢，請飛龍道入衙署休息，第二日，鎮台向飛龍道長說道，此城經賊所破，民心不安，我必須在此鎮守方妥，請道長到軍前，向廉將軍代伸下懷罷，飛龍道長說道，大人當然不能離開此處了，貧道等必須趕赴軍前，以便早破賊巢，說着，起身告辭，率甸顯等，回歸營中，與廉斌尙老俠等，說明經過，尙老俠笑道，道長妙計如神，殊令老朽欽佩，飛龍道長說道，這不過是微倖成功罷了，老俠客不要過獎，叙談多時，各自休息，過了幾日，這天探子入辭道，啓稟將軍得知，現在燕王千歲，統大軍來到，已離此不遠了哇，廉斌聞報，忙整軍出營，列隊以待，待不多時，燕王的前軍已到，又待了一會兒，大軍陸續到來，燕王乘駿馬，懷抱兵符，緩行至軍前，紮下大營，隨廉斌等，來至帳中落坐，廉斌等施禮已畢，分坐一旁，燕王說道，孤聞大同失守，才提大軍趕來，至中途接得捷報，已把大同奪回，是飛龍仙長之謀，孤心甚喜，今孤到此，望諸公教以良策，以期速收厥功，尙老俠說道，千歲請勿心急，賊巢防守甚嚴，不可攻之全力，必須待機而動，方爲上策，燕王說道，賊人死守，避不出戰，我們可有什麼機可待呢，尙老俠說

道，那驢尙與運月在九門口逃走，並未知會顧青蓮，顧青蓮決不能滿意他等，再說唐志奇與田志申，都很都很，顧青蓮與樂尙，也必不能甘心，長此一往，必起內變，他們內變一起，我們不是有機可乘了麼，燕王點頭說道，老俠客料敵，洞若觀火，但是曠時費日，也非上策，老俠客未及答言，司馬然說道，我願與李純一，潛入賊巢，作爲內應，千歲如見信火飛起，率兵攻山，必能一戰成功，尙老俠說道，這個辦法，並不妥當，還是徐圖良策罷，司馬然與李純一，齊聲說道，我等情願作孤注一擲，事成賊巢可收全功，事不成只犧牲我們二人，也於我軍無損，望千歲就允許我們這個辦法罷，燕王無奈，只得應許，司馬然與李純一大喜，候至夜晚，收拾俐落，離了大營，直奔賊山，來至山下，施展輕功，攀援而上，來至山上，躲着埋伏，潛至寨下，由僻靜地方，爬上寨去，乘賊兵不防，過了大寨，來至二寨，至寨墻下，方要縱入，忽聽一陣羅明，由暗道裏，衝出一隊婁兵，爲首一賊，手提七節鞭，攔住去路，司馬然擺劍向前，那爲首的賊人喝道，來者何人，快報名姓，司馬然並不答言，揮劍就劈，那賊閃身躲過，抖鞭還招，兩個人一時爭戰起來，李純一忙拉軍刃上前助戰，那賊虛恍一鞭，縱出圈外，婁兵圍攔上來，撓勾亂伸，套鎖抖起，一時把二人連鈎套，拉倒在地，捆了個結實，賊兵頭目，率募兵，把二人押至紫寨，推入大笑之中，田志申一見，是擴廊鐵木新，手下的心腹人

不由的大怒，吩咐婁兵們，把他等推出殺了，婁兵頭目，當時命婁兵，把二人推至廳外，舉刀要殺，忽由房上飛下一塊瓦，把婁兵頭目打倒，殺散婁兵，割斷二人的綁繩，二人一看，見來的乃是時玉奎，忙問道，時兄來的怎麼這麼巧，時玉奎說道，此時何暇細談，快隨我走罷，說着，縱上房去，二人後隨，將要向寨外逃去，田志申與樂尙等，已竟追趕了來，時玉奎忙率司馬然等，轉向後山逃去，逃至山坡下，早被賊兵等，擋住去路，亂箭紛紛射來，時玉奎忙與司馬然等，向刺斜裏逃走，逃出約有里許，又被一枝婁兵攔住，時玉奎向司馬然等說道，啊哈，我們入了賊人的埋伏陣了，我們還是由前山逃走罷，說着，又轉向前山逃來，却被唐志奇截住，田志申也由後面追到了，時玉奎一聲身，施展燕子三抄水的功夫，竟由唐志奇的身上飛縱過去，唐志奇轉身一追時玉奎，司馬然等，乘勢向北逃走，田志申忙追了下去，單說時玉奎見唐志奇追來，忙伏身拿石塊在手，向唐志奇打去，唐志奇躲過石塊，時玉奎已跑出多遠，氣的唐志奇怪叫如雷，時玉奎隨跑隨拾石塊，拾了一兜，遇有賊兵，便以石塊爲贈，賊兵禁受不起，只得讓開道路，時玉奎逃至前寨，縱了出去，回歸大營，見了燕王稟明經過，燕王說道，孤本遣欲司馬然等入山，今果然陷於賊窟，性命怕不保了哇，尙老俠說道，千歲勿憂，聽時玉奎所說，他們二人，或無危險，燕王問道，老俠客何以見得呢，尙老俠說道，唐志奇既

然進趕時玉奎，已無人阻止，他們便可以逃脫呀。燕王皺眉道：「若能逃脫，此時也該回來了哇。」尚老俠說道：「千歲憂愁會子，也是枉然，只好憑天由命吧。」燕王點了點頭，說道：「也只得如此，現在時光不早，我們暫且歇息，來日再議破賊之策吧。」尚老俠等退歸已帳歇息，翌日晨，齊集帳中，共議軍機，正在計議之間，忽見司馬然與李純一走了進來，燕王問道：「你們怎會得逃回來？」司馬然等把經過學說了一遍，燕王聽罷，甚是驚異。尚老俠也是異常納悶，原來司馬然被田志申進至北山前，墜入陷坑之中，田志申命婁兵，用撓勾把二人勻出坑外，將要捆綁，忽由山麓，縱出一人，帶着隔面具，看不清面目，把婁兵殺散，救了司馬然等，向山上跑去。田志申大怒，率婁兵仍在後面緊追，追至上山，那帶面具的人，翻身殺了回來，與田志申戰了數十合，被那帶面具的人，飛起一脚，踢下山去，率着司馬然等，跑至叢山，石洞中，給二人身上撓勾勻傷之處敷上藥，司馬然等，謝了救命之恩，請問姓名，那人把面具除下，露出本來面目乃是一個老翁，笑向二位說道：「你們不必問我姓名，我送你等出山就是了，展眼天已明亮，老翁把二人送出山外，把道路指示明白，說道：「你們回去，替我拜上燕王，俟大軍攻山之時，老朽暗助一臂之力，司馬然說道：「老恩公既肯臂助，何妨隨我等去見燕王呢？」老翁說道：「老夫無須乎前去，你們把我幾句話，對燕王說明，賊巢既可破矣，司馬然說道：

，請問恩公是那幾句話塗祈示知，老翁說道，破賊山，須用反間，切防後路，勿顧目前，你們記住這四句言語，回去稟明燕王就是了，司馬然等，拜謝而別，歸至營中，向燕王稟明，燕王聞聽，向尙柁俠說道，這老翁必是位世外高人，老俠客何不去訪他一訪，尙老俠說道，少時我同司馬然去一趟吧，燕王命人擺上酒筵，共坐飲酒，不多時用罷酒筵，尙老俠與司馬然，起身離營，繡走賊山，司馬然頭前引路，進入叢由，見白雲如紫，迷了山道，再也找不着了，真個是，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尙老俠與司馬然，悵終而返，回歸營中，燕王問道，老俠客可訪着也未，尙老俠說道，雲迷山道，無法尋找哇，燕王慨嘆道，如此高人，失之交臂，可惜，可惜，老尙俠說道，破山之後，此人必能見的着哇，研究研究他四句話吧，燕王說道，第一樣用法呢，老俠客說道，這個反間計，用却不難，只是切防後路之句，關乎重要，我料賊人，不定要結連，那路賊人攻我軍路哇，燕王說道，大同有魏鎮台防守，諒無舛錯把只是張北口缺重兵把守，倘被賊人所乘，我軍糧道斷絕，我軍不戰自乱了哇，尙老俠說道，千歲所料不差，可令廉斌與朱能，前去張北口駐守，可保無慮，燕王點頭稱是，立命廉斌朱能，率一枝勁旅，趕回張家口，廉斌等遵命去了，燕王自廉斌走後，心中畧安，與尙老俠商議用反間之策，尙老俠說道，賊人避兵不出，這反間不易用啊，必須待他出戰，方能成功啊，燕王皺眉說道

賊人若永不出戰，這反問就不能用了哇，尙老俠說道，賊人隊能永不出戰呢，我料已人若連接黨羽，截我後路，必能同時出兵咧，我們只以靜待動吧，燕王點頭稱是，從，按兵不動，過了多日，這日，燕王正與老俠等，共議軍情之際，探子入報道，賊人現已出山佈陣，勢欲進攻，請千歲定奪，燕王把探子遣去，請陶隱雲，率火槍隊，去寨前此嚴加防守，陶隱雲遵令去訖，又有遠探入報道，現有雁門關混元山聽山寇，分兵兩路，一路攻打大同，一路繞道來攻打張北上口，賊勢浩大，每路約有數千之衆，燕王聞報，暗自吃驚，吩咐，再探再報，探子去訖，賊兵攻了上來，攻了多時，被陶隱雲火槍隊擊退，究竟賊人怎麼會突然出兵呢，原來蓮月聞知燕王親率大軍來到，當向唐志奇說道，燕王統軍到此，後路必然空虛，我們若把混元山的寨主，賽孟貴尤元慶，結連好了，使他分兵取大同與張北口，燕王必然搖動，我們同時出兵，一鼓可破敵軍哪，唐志奇說道，此計雖善，可是雖接連他去呢，蓮月說道，此事非我親自前往不可，雁志奇說道，教祖若去，大事濟矣，我們專待教祖的好音就是，計議已定，蓮月扮作行腳僧的模樣，由寨出去，逕向混元山而來，這天來至山下，順山道，直至寨前，巡山的婁兵，上前盤問道，那裏來的僧，少往前進，蓮月說道，貧僧乃是你們大寨主的故友，請你分神代爲通稟一聲，就說蓮月特來拜望，婁兵聞聽是大寨主的故朋，不敢怠慢，忙入寨中通報，不多時，忽聽一棒鑼鳴，寨門大開，衝出一隊婁兵，分列左右，爲首一賊，正是尤元慶，

白蓮月抱拳說道：那陣香風，把僧兄的大駕吹來，蓮月合十說道：雲遊到此，特來拜謁。尤元慶往裏相讓，至紫寨大廳中落埃，婁兵獻上茶來，茶罷。尤元慶命人擺上酒筵，與蓮月共座飲酒，酒至半酣，蓮月把杯說道：不瞞賢弟說，貧僧的廟宇被官軍所破，逃至連環套，連環套失守，又逃至五斗山，又與官軍對峙之間，我想五斗山若破，賢弟這裡，也必受波及呀，故此前來與賢弟，共議破敵之計，尤元慶說道：並不是小弟懼怕官軍，也並不是不與五斗山合作，只因官軍不來撩撥，我又何必去撩撥他，僧兄與弟，實無共議破敵之必要哇，蓮月笑道：豈知安全並不是苟且所能圖的，那燕王破了五斗山，能放得過賢弟嗎，憑賢弟一山之力，能抵得住燕王嗎，為令之計，必須與五斗山合作，以破官軍，破了官軍，長驅大進，奪取幽燕之地，霸業可圖。豈比佔此區々一山，強的多嗎，尤元慶聞言，沉吟了沉吟，說道：僧兄此言，未嘗不善，但是恐怕不能那麼容易吧，蓮月笑道：天地間那有容易事，可是話又說回來，有志者事竟成，難事也便不難了哇，賢弟何必為難，如賢弟之英才大略，大可以縱橫天下，若老守荒山，殊為可惜呀，尤元慶的性最喜諛，聽蓮月這麼一捧，心中甚喜，眉飛色舞的說道：僧兄之言，實使小弟雄心為之一振，餘僧兄轉達唐寨主，我當與之合作，共破官軍就是了，蓮月說道：如賢弟與唐寨主合作一話，就請分兵攻取大同張北口，截斷燕軍的糧道，尤元慶說道：分兵兩路，豈不匹滅兵力麼，蓮月說道：若不分兵，大同與張北口的官軍，互相伏應，賢

弟豈不要背腹受敵，必須分兵，雙管齊下，方爲萬全哪，尤元慶點頭說道，僧兄之言甚善，小弟照計而行，蓮月問道，賢弟幾時出兵呢，尤元慶說道，僧兄不問幾時出兵，反正在半月期間，我必攻到大同與張北口，蓮月說道，在半月煙間五斗山也必出兵響應，尤元慶說道，好，咱們是一言爲定，不一時，酒筵用罷，蓮月起身告訴，回五斗山去了，尤元慶在第二天，招集各寨寨主，說道，現在賊軍攻取五斗山，我們這裏也不免要殺兵火災爲今之計，不如先發制人，你們必須齊心努力，與我共破官軍，你們可願意否，衆賊說道，我等離爲前驅，尤元慶大喜，當命二寨主如虎生翼武鵬，與手下四名頭領率兵三千，攻取張北口，命三寨主左熊把守山寨，自率婁兵三千，進攻大同府，分撥已畢，翌日，尤元慶俟武鵬率兵去後，始起兵進攻大同府，這日，兵臨城下，揮兵攻城，以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雖知城上防守甚嚴，滾木雷石，砸打下來，相待多時，並未得手，只得把兵收回，安紮營寨，營寨尙未紮妥，魏鎮台已率軍出城，反攻上來，尤元請揮兵迎戰，兩下裏混殺起來，戰了多時，天已昏黑，方才罷戰，尤元慶收兵，回營回營，次日，到開陳撈，親自出馬討戰，討了多時，官軍置之不裏，不由的大怒，揮動婁兵進攻，攻至切近，官軍營中，洋槍火炮，迎頭射來，當時死傷了一片，忙傳令收兵，兵尙未收回，魏鎮台率兵突出，縱殺上來，殺的賊兵，紛紛逃散，尤元慶忙催戰馬，舞動一對雷鼓赤金錘，往來縱橫，趕殺官軍，魏總鎮忙馬掄刀，迎上去，接住尤元慶

殺。未及十合，尤元慶大喝一聲，用錘把魏總鎮的大刀磕飛，魏總鎮震的虎口崩裂，兩臂麻木，忙撥馬率兵敗回。尤慶拍馬就追，直追入營中，橫衝豎闖，馬踏連營，官軍那裡抓抗得住。被惡賊衝了個五零六落，守城的官軍，連忙開弓放箭，向寇人射去，把賊人射退。魏鎮台始率兵退入城中，嚴守城池，尤元慶乘勝，把城團團圍住，相持多日，忽接五斗山的轉牌，是令尤元請分兵攻燕軍之後，尤元請自率兵困城。今巡山總寨拚命熬神胡振羽，率兵一半，去攻燕軍，胡振羽遵令，率兵攻殺燕軍後路而來，行離不遠，忽啊一聲砲响，由林中衝出一枝官軍，截住去路，爲首一將，手提短刀，喝道，夕，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山賊縱此過，留下買路財，胡振羽一聽，心說，好哇還有聽規山大王的呢，真是豈有此理，仔細一看，打的是燕軍旗號，不由的吃了一驚，只得挺槍上前，喝道，那裏來的敵軍，赶快閃開道路，不然，本寨主殺你們一個乾乾淨淨，那官軍爲首的人，哈哈大笑，說道，賊子真是說藝語哪，今天遇到某時玉奎的手裏，是你的命盡之日呀，究竟時玉奎怎麼來至此處呢，皆因五斗山的賊人，出山追官軍到陣，燕王深恐後路爲賊所乘，命時玉奎與蓋元傑，率兵一枝，去後路十字嶺下，密柳林防守，時玉奎等遵令，率隊狂奔密柳林中埋伏這，見一枝賊兵，馳驟而至日時玉奎遂命砲手燃砲，白與蓋元傑率隊，衝出林外，截住賊人的去路，與賊首胡振羽一答話，胡振羽勃然大怒，抖槍就扎，時玉奎縱身躲槍，擺刀進抬，當時戰在一處，開約數十合，賊人越殺越

勇，把一條槍，遊的如遊龍戰水一樣，時玉奎身手雖然敏捷，難抵賊人的勇猛，戰約數十合，漸不支，蓋元傑把盤蛇棍一抖，槍至近前，說道，時兄且退，待我殺此兇賊，時玉奎虛幌一刀，縱出圈外，說道，賢弟多加小心，此賊甚是扎手，蓋元傑說道，管他怎扎手，好歹我要他的命就是了，說着，抖棍就抽胡振羽側身躲過說聲來的好，擰槍分心便扎，蓋元傑把棍往賊人的槍上便纏，賊人抽槍頭，掉槍尾，攔腰就掃，蓋元傑伏身躲了過去，棍走下盤，向賊人雙腿纏去，賊人聳身躍起，躲了過去，不防蓋元傑的棍又往轉上來，把脖子纏住，忙欲縮頭脫出，蓋元傑用刀一帶，賊人身不由己，爬在地下，時玉魁一縱身，由蓋元傑的頭上躍過，繃在賊人的脊背上，把賊人給彩了一個兩頭冒，嘔的一聲，翻了白眼，當時全魂氣斷，蓋元傑揮金衝殺上去，亂殺婁兵，把婁兵殺了個回散奔逃，蓋元傑與時玉奎率兵追殺，直殺的婁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方才收兵，回營交令，燕王嘉獎了一番，擺筵請功，正飲筵間，探子入報道，現在賊人，分紮三個營寨，每寨距離三二里，其間加雜着幾個小寨，看那種情形，是欲取包圍之勢，請千歲定奪，燕王聞報，吩咐再探，探子去訖，尚老俠說道，賊人這種紮寨主法，是要環攻我軍，可速按長蛇勢紮營，以免首尾不能兼顧，燕王稱善，遂把營寨伸張長了，命陶隱雲爲左翼，請飛龍道長爲右翼，自與尚老俠等，爲中軍，也一字排開，紮成三座營寨以防賊人進攻，命句耀在左翼，兩寨主間，紮一小寨，命句耀在合翼，兩寨主間，紮一小寨

以取連絡，安紮已畢，忽有遠探報道，現在張北口已然失守，我軍已敗數陣，請令定奪，燕王聞報大喜，遣去探了，向尚老俠說道，賊人必中廉將軍之計了哇，尚老俠笑道，千歲所料不差，廉將軍之敗，必是誘敵之計，波羅老尼說道，老俠客怎見得廉將軍是詐敵呢，尚老俠笑道，那廉斌智勇廉全，且有朱能爲副，賊人豈是對手，再說若是真敵的話，告急的文書，也就早投了來啦，由這幾點看來，必是誘敵之計，波羅老尼說道，雖然如此，也不要疎忽哇，貪僧願丟一遭，方保萬全，尚老俠說道，就是張北口真被賊人攻破，也不防事，我有一計，可立解張北口與大同府之圍，燕王插言問道，老俠客計將安出，尚老俠說道，營如此這般辦理，那兩處之圍，不就解了麼，燕王聞言，連稱好計，遂請波羅老尼，協助黃培基，率一枝動旅，照尚老的計劃辦理去了，波羅老尼與黃培基去後，燕王復向尚老俠客問道，那反間之計，究竟應當怎樣用呢，尚老俠說道，波羅高僧與黃培基率兵此去，一則以解大同與張北口之圍，二則就是反奸之計呀，燕王鼓掌說，老俠客之計，一齊爾得，真是妙不可言，尚老俠說道，可命時玉奎，趕奔張北口，命廉將軍如此這般辦理，方能成功，燕王深然其說，遂向時玉奎吩咐道，你可速去張北口，今廉將軍照老俠的計策行事，不得有悞，你到那裏，不必再趕了回到，就幫忙廉將軍破賊吧，時玉奎飲了王諭，當時起身，離了大營，趕奔張北口，他的脚程，是最快不過的，何消多日，便來到張北口，來到之後，遙見張北口的瞭望樓上，盡插的是賊人

的旗幟，向土民打聽，方知官軍已退出張北口脫北，三里之外紮營，遂繞走張北口的街市，來至官軍營中，與廉斌相見，備了燕王的口諭，始叙禮歸座，廉斌問道，我軍退出北口，大概千歲知道了吧，時玉魁說道，已有遠探報知了哇，但是千歲與尙老俠客，都認爲將軍詐敗，必有用意，廉斌笑道，千歲與老俠，真是料事如神，我的確是詐敗，打算把賊人包圍起來，用裏迎外合之計，以破賊人哪，現在朱將軍在張北口街裏埋伏着呢，時玉魁問道，將軍怎樣詐敗的呀，廉斌備說了一遍，時玉魁說道，想不到賊人這樣的兇惡呀，究竟廉斌怎樣詐敗的呢，原來武鵬率婁兵攻到混北口之後，廉斌與朱能，率軍迎敵，兩下裏，排陣勢，互相衝殺，朱分勝負，相持數日，武鵬未能進展，甚是焦急，遂率婁兵盡全力猛攻，廉斌見賊勢甚猛，命官軍以洋槍火砲抵禦，賊人直攻了一天一夜，方才收兵，廉斌見賊人的銳氣甚，與朱能商議道，我看賊人大有破釜沉舟之勢，我軍不可以力抵，必須以智破之，朱能說道，依兄應如何策破賊呢，廉斌說道，請賢弟率軍一枝，去刺兒山出埋伏，我與賊戰，忽輸詐敗，退避三舍容賊攻入張北口，我回軍把賊兵圍住，那時賢弟由刺兒山中殺出，裡應外合，以破賊兵，朱能說道，小弟幾時去埋伏呢，廉斌說道，今晚賢弟就去埋伏好了，計議已定，待至天晚，朱能率兵去說，翌日，天將發曉之時，廉斌率兵，直攻賊營，武鵬督婁兵夜戰，混戰多時，廉斌率兵敗退武鵬探兵追殺了一陣，奪取了張北口，第二天，廉斌揮軍殺回，把賊人截住，未欲遣人去知

會朱能，裏外夾攻，忽見巡兵，提着一枝箭走入，那箭截上綁着一封信，遂問道，此箭是在那裏拾得，巡兵說道，是由賊人在瞭望樓上，向我營射來的，說着，把箭呈了上來，廉斌接箭在手，取下書信，展開觀看，上面寫道，木寨主中汝誘敵之計，被圍核心，汝計不足爲奇，怨某失於檢點，望汝三日內，火速解圍，退避三舍，否則，屠盡市中商民，看汝居心何忍此啓，廉斌看罷，大吃一驚，暗道，賊人若真把商民屠了，我孽大矣，忙命人去知會朱能，暫勿出攻，聽令施行罷。自率大軍解圍而退，在五里鋪紮下大營，另想破賊之法，籌思數日，並無善策，深恨弄巧成拙，及至時玉魁來，說明經過，時玉魁也是毫無禪法，因爲賊人以商民之性命要挾，不能犧牲民命，在這無可如何之時，探子入報道啓稟，主得知，朱將軍中了賊人詭計，全軍覆沒，請令定奪，廉斌聞報，又吃一驚，忙問道，你可知覆沒詳情麼，探子說道，詳情尙不得而知，聽說大概是爲賊用火攻攻破，廉斌點了點頭，吩咐再探。探子去訖，遠探又來入報道，大同失守，總鎮陣亡，賊人不久，就要去襲燕王千歲的大營，與五斗山取夾攻來勢，廉斌忙命再探，急用時玉奎商議對策，究竟大同如何失守，朱能怎樣戰敗。尙老使用何等反間之策，那司馬然在賊人後山，所過的老翁爲誰，白蓮教反白蓮教，賊匪竟自擒賊匪。倒取八卦蓮花島，竊匪遂走徐鴻儒，二帥失機中奸計，兵道敗遙島被圍，衆高人突圍大戰，種種新奇都目，盡在十九集中完全投露，請看下回分解。